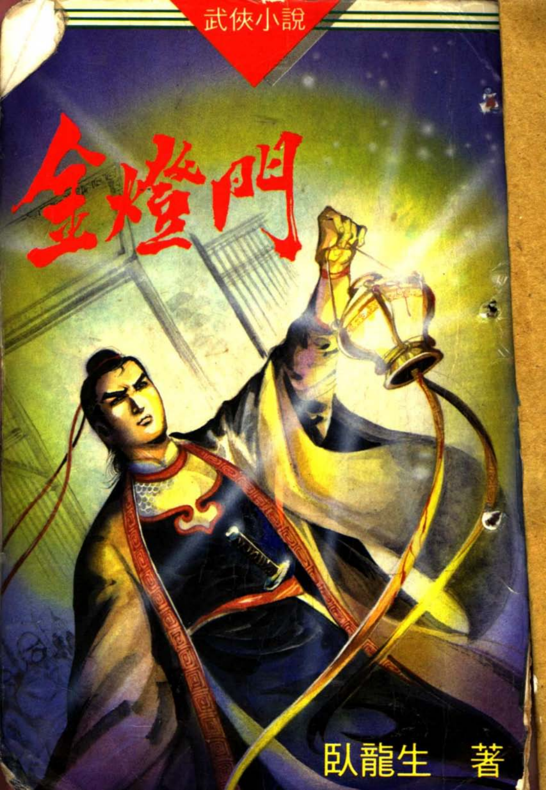

武俠小說
金燈門
臥龍生 著

金燈門

神秘金燈

一夜風雪，遍地瓊瑤，把大地裝飾成了一片銀色世界。

王俊打開大門，想欣賞一下早晨的雪景，但打開大門，却使他大大的吃了一驚。

門外橫卧着一個人，大部份的身軀已被大雪埋住，祇露出半張臉來。

由雪中露出的一些鬚髯上判斷，這該是一個四十以上的中年人。

王俊的心震了一下，推開積雪，伸手按在那人的鼻息間，發覺尚有一絲微弱的氣息。

這是一個穿青衫而身軀魁偉的大漢，祇是不知在大雪中躺了多久，全身都已凍僵了。

王俊活動了一下雙臂，抱起了那青衫人，急奔廳中。放下青衫人，掃去他身上的積雪，室中早燒起了一盆炭火，增加了不少暖意。他掩上房門，取來一條棉被蓋在青衫人的身上。

這青衫人的個子很大，王俊已無法把他抱入卧室的木榻上。

王俊略懂急救的常識，他立即煮一碗薑湯，灌入那青衫人的口中。

也許這青衫人特別健壯，喝了一碗薑湯後，居然清醒過來。他睜開了眼睛，可見一對很黑的眼珠子，那該是一對很有神采的眼睛，但却早已失去了應有的光采。

一夜的風雪酷寒，似乎還沒有使他的神志痲木，祇見他禮貌的對王俊頷首微笑一下。

王俊有些羨慕的忖道：這人不但有一個健壯的身軀，也有着過人的意志。

移動了一下火盆，王俊緩緩的開聲說道：「兄台，你好好的休息，我替你燙壺酒驅逐寒意。」

青衫人微微搖了搖頭，苦笑一下，說道：「我很舒適，也很清醒，但我沒有太多的時間了。」

王俊震動了一下，然後有些奇怪的說道：「你已很快的清醒過來了……」

青衫人盡量保持自己的平靜，也盡量露出和藹的笑容，道：「像我這樣的身體，就算是再大一點的風雪也不會困住我，是麼？」

王俊點點頭，不得不承認的說道：「是的，你這樣快清醒過來，體能和意志確非常人所能及，但你却倒在風雪中。」

「我受了傷，很重很重的傷。」青衫人盡量保持着聲音平靜。

「傷！」王俊吃驚地叫了起來：「我沒有看到啊！」

一抹微微笑意，顯示出了那青衫人的無畏勇氣，祇聽他道：「很重的傷，致命的一刀。」

王俊奇怪的道：「是刀傷？」

「是！一把很鋒利的匕首。」青衫人仍毫不畏懼地道：「由後背直透而入，刺中了心臟要害。」

「啊……」王俊尖聲而叫。

青衫人解釋道：「刀！仍留在我的身上，所以，沒有流出血來。」

王俊呆了一呆，道：「甚麼人殺了你？爲甚麼？」

青衫人又微微搖搖頭，徐徐的說道：「不知道是甚麼人，我也不想知道。」

「你不想報仇？」王俊有些大惑不解地問道。

「是的！我不想報仇，也不想我的朋友替我報仇。這世界上有很多更重要的事要做，私人的仇恨至少是不太重要的。」

王俊有些肅然起敬的感覺，望着那青衫人，却想不出一句措詞適當的話來。

青衫人輕輕吁一口氣，緩緩的接道：「我個人死了算不了甚麼，但我却不想我的志願隨着我的死亡而幻滅。」

王俊無可奈何的嘆口氣，道：「可惜我不是一個很好的大夫，我祇是由書本上知道一些急救的常識……」他略一沉思，接道：「三里外有一位很好的大夫，我去請他來看看你的傷勢，也許還有救治的希望。」

「不可能的！」青衫人斬釘截鐵的說道：「就算世上最好的大夫，也無法替我修補起洞穿的心臟。」

王俊有些茫然，道：「兄台，我能為你盡些力麼？」

青衫人道：「能！」

王俊有些微微震動，道：「那就請兄台吩咐吧！」

青衫人道：「你實現我未完的志願。」

「我能麼？」

「能！祇要你肯全心全意的認真去做。」

兩人說了不少話，但王俊還無法確定這青衫人是幹甚麼的。

「你請說吧！我能為你做些甚麼？」

青衫人用右手很吃力的取下了身上的一個革囊，道：「這裏面有一盞可以折疊的金燈，明夜請你把它懸掛起來。」

「一盞金燈？」王俊有些丈八金剛完全摸不着頭腦的感覺。

青衫人道：「很可惜，我無法給你很詳盡的解說了，但我相信，你一定會依照我的話去做。」

王俊有些不由自主的點點頭，問道：「懸掛在甚麼地方？」

青衫人道：「我說過，我不能再作詳細的解說了。」

青衫人忽然推開棉被，掙扎而起。

王俊大吃一驚，道：「你要幹甚麼？」

「我要離開這裏，趁我還有些體能，可以支持我再走一程。」

「你受了很重的傷，風雪雖停，但積雪滿地，就算是未受傷的人也不易行走！你……」

「我非走不可，因爲，我留下來，你也無法救我的性命，對麼？」

「話是不錯，但我不能眼看着你走向死亡。」

「一樣是死，我不死在大雪中，會死在你這裏，那會給你添了無窮的痲煩。」

「可是你一旦離開這裏，便會死得早些。」

「是！但却不會連累到你，人命關天，你會被帶到官府中去，那時你無法解釋我死亡的原因……」

「我不是兇手，問心無愧。」

青衫人臉上露出了滿意的微笑，道：「看來，我沒有選錯人。」

「你說甚麼？」

青衫人長長吸一口氣，道：「死亡是一件大事，官府中找不出兇手，會給你平添無窮的煩惱，輕則拖累你坐上三、五年牢，重則會加給你一個謀財害命的罪名。」

王俊道：「就算有些麻煩吧！我也不能讓你這樣離開。」

青衫人已舉步向外走去。

王俊心中大急，伸手抓住了青衫人的右臂，嚷道：「你還有救治的希望，爲甚麼不請一個大夫瞧瞧？」

青衫人淡然笑一笑，道：「像我這樣的傷勢，沒有治癒的希望了。」他輕輕一揮手臂，王俊遂感覺到有一股很强大的力量湧上身來，他不由自主的跌出五、六步遠。

他掙扎着站起來，那青衫人已迅速的奔出了大門，而且，順手帶上了門戶。

王俊衝出大門，祇見白雪茫茫，已不見那青衫人行踪在何處。

望望灰黯天空，王俊有着一種如夢疑眞的感覺，一個受傷的人，在風雪中凍了一夜，怎的一醒來就有着如此的體能？快速的奔行身法。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他本是和衣而臥，忙匆匆揭被而起。

啓簾望去，祇見一個身着青衣的少女，坐在一張竹椅上，爐內的炭火熊熊，分明是經過了加薪。旁側木案上放着那盞已經折疊好的金燈。

這是一個很美的少女，瓜子臉蛋，彎彎秀眉，雪樣的肌膚，長長秀髮梳了垂肩的雙辮兒。祇見她緩緩轉過臉兒，兩道秋水一般的眼神，打量了王俊一眼，輕啓櫻唇，婉轉傳出一縷清音，道：「是你掛起了這盞金燈？」說得不徐不疾，臉上沒有喜悅，也沒有怒意。

但王俊却感覺到那清脆平靜的聲音中，隱隱間含有一種懾人的威力。

王俊點點頭，也盡量保持着平靜的說道：「是！」

「你撿到了這盞金燈？」

「不是！有一個人送給我這一盞燈。」

「哦！」青衣少女臉上現出驚異，但很快又恢復了平靜道：「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王俊道：「一個身軀魁偉的青衣大漢，可惜他沒有告訴我姓名。」

「人呢？」

「走了，他受了很重的傷，倒卧在風雪中，喝一碗薑湯後，留下了這一盞金燈。」

「他傷在何處？」

「一把鋒利的匕首，由後背刺入心臟，那是致命的重傷，但我沒有看到血，也沒有看到他背上的匕首。」

「甚麼人傷了他？」青衣少女雖然盡量在抑制着自己，但王俊却看出她的情緒有着很大的激動。

「他沒有說明是誰。」

「就這樣簡單麼？」

「他說，他不願追究甚麼人殺他，這世上還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哦！」青衣少女微微一閉雙目，兩行淚珠兒滾落了下來。

「我想攔住他，一個受了重傷的人，孤獨的走在大雪中，很難有生存的機會，可惜我攔不住他。」

青衣少女垂着頭，似想把悲傷埋藏起來。

但她的聲音却充滿着悲苦悽涼：「大哥就是這樣一個人，你已經盡了心了。」

王俊吁一口氣，道：「我很慚愧，姑娘認識他麼？」

「認識，他是我們最敬重的大哥。」

「啊！這一盞金燈是他唯一的遺物，既是姑娘的大哥，我就交還給姑娘。」

拭去臉上的淚痕，青衣少女緩緩抬起頭來，臉上是一副奇詫的表情，緩緩說道：「兄台可否見告姓名？」

「王俊，一個讀書不第、流落異鄉、教書糊口的人。」

「失敬了，小妹來得匆忙，舉止失態，王兄不要見怪才好。」

「不敢。」王俊輕輕嘆息一聲，道：「姑娘和令兄都不是平常的人，可悲的是，在下未能阻止令兄的離去，他那樣健壯的身體，應該有救治好的希望。」

青衣少女搖搖頭，道：「大哥他一生中不打誑語，他如能活下去的話，決不會甘心死去，他有很多的心願未完。」青衣少女轉變了話題：「王兄你可想聽聽這一盞金燈的事麼？」

王俊沉吟了一陣，道：「在下對江湖上的事物知曉不多，但姑娘和令兄及這一盞金燈，似乎有很多的隱秘，在下是局外人，知道得太多祇怕不太方便。」

「不會的！在你沒有作出決定之前，我不會告訴你很多事，但我一定要告訴你這盞金燈的事，這對你很重要，是一種權利，也是一種義務，不過，你原不屬於我們這一個組合中人，所以，你還有選擇的自由。」

「既然如此，在下就洗耳恭聽了。」

「這一盞金燈，代表着一個組合、一種精神。」青衣少女臉上泛起一片凜然的莊嚴：「誰

執着這盞金燈時，我們就稱他爲掌燈的大哥……」
王俊有些驚異的接道：「哦！但我不是你們之中的人，我有這一盞金燈，祇是一個偶然的巧合。」
「所以，你有選擇的權利，但我們傳統中，祇有掌燈人才有權選擇接替他的人。你無意取得金燈，但那是上一代掌燈人，親手交給你的，在沒有另一個接過這一盞金燈之前，你就是我們的掌燈大哥。」
王俊苦笑一下，道：「聽起來，那掌燈人有着很大的責任。」
「也有很大的權利。」
「如果這金燈落入一個壞人手中呢？」
「我們相信掌燈大哥的眼光，他寧可使這一盞金燈像他的生命一樣，消失在人間，也不會把金燈傳到壞人手中。」
「姑娘，能不能告訴我，你們是一個甚麼樣子的組合，這金燈代表的精神又是甚麼？」
「金燈像它放出的光彩一樣，象徵着光明，它有着逐走黑暗的力量，金燈照耀的地方，充滿清明祥和，它懲奸除惡……」她舉手理一下鬢邊的散髮，緩緩接道：「我們是甚麼樣一個組合，在王兄沒有確定是否接掌這盞金燈之前，小妹不便奉告。」

「那麼，在下就把這盞金燈無條件交還給姑娘吧！」

「金燈有着絕對的權威，這世間不可能同時有兩個掌理金燈的人。」

王俊怔了一怔，緩緩說道：「那是說，祇有這個人將要死亡時，才能交出金燈？」

「這是傳統，我們已行之有年。」

事情已說得很明顯，王俊祇有一個交出金燈的辦法，那就是他必須自絕死亡。

「這傳統有些不合情理。」王俊有些不滿。

「是的！對一個局外人而言，這確是有些强人所難，但我們一直有着很精密的計劃，對掌燈人也有很精密的保護，但這一場大雪，使我們的計劃有了差錯。」

「和這場風雪有關？」

「是的！如果沒有這一場風雪，我們照着掌燈人留下的暗記追踪而至，就算他不幸遇害，我們也會很快的趕到，這一盞金燈也不會落入你王兄的手中了。」

王俊忽然覺得有點口乾，伸出手去。

美麗的青衣少女似乎早已看穿他的心意，很快取過桌上的茶杯，替他斟滿了一杯茶。

她的動作看上去一板一眼，但連續動作的過程，却快過了常人幾倍，王俊剛剛伸直了手，滿滿的一杯茶已到了他手中。

這祇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但如能仔細的想它，就會有着凜然的感覺。

他一口氣飲乾一杯濃茶，緩緩放下茶杯。

這一段緩慢的過程，使王俊有了較多的思慮時間。

「我祇是一個流浪在外的教書人，這是個很小的村莊，一共祇有七、八個上學的孩子，我已經習慣於安貧樂道的生活。」

青衣少女道：「我知道，王先生，我們無意強迫你接掌金燈……」

「但也無法修正你們的傳統。」

青衣少女神情間有些迷惘，也有些惶惑，但也無法解開這一個死結。

少女黯然的點點頭，緩緩說道：「我想，應該有一個辦法解決，不過，我還沒有想出來。」

王俊輕輕吁了一口氣，道：「姑娘，不論這一盞金燈代表着甚麼，但那祇屬於金燈門下的事，我王某和金燈門全然無關的，在一種偶然的巧合下，我取得了金燈，金燈門的傳統，不應該對我有約束的力量。」

「王先生，你說得很有道理，」青衣少女有些詞窮無以爲對的感覺：「但怎會呢？大哥爲何會把這一盞金燈交給你……」

她抬頭望着室外不停飄落的雪花，自言自語的接道：「他還有帶走金燈的體能，但他爲甚麼不肯帶走？」

「也許他知道你們要來，祇是想借我之手，把金燈還給你們。」

祇看她倒一杯茶的快速，王俊已感覺到這青衣少女有着一身很好的武功。

但她也是個很懂道理的人，王俊的說詞，顯然已使她有着理屈的感覺。

青衣少女搖搖頭，有些抱歉的笑道：「王先生，再等一會吧！我想我們會屈服在先生的道理之下，這樣大的風雪，今天不會有人來上學吧？」她極力想換一個話題。

「不會，已是臘鼓頻催的時間，就算沒有這場風雪，也不會有人來上學，祇是這大風雪，使這裏更冷清一點。」

「哦！就要過年了，先生怎不回家過一個團圓的年節。」

「我是流浪的人，無家可歸的流浪人，父母都已謝世多年了。」頓一頓道：「姑娘貴姓？」

「我姓蕭……」

「蕭姑娘。」

「小名飛燕，他們都叫我小燕子。」她很想表現出女兒家的溫柔，把氣氛改變得輕鬆一些。

「蕭飛燕！很雅緻的名字，我雖不會武功，但我看得出姑娘是一位身懷絕技的人，我們是兩種性格絕不相同的人，我們有着太遠的距離，很難合在一起。」

王俊鋒利的言詞，使得蕭飛燕有着招架不住的焦急：「王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

「那很好，蕭姑娘請便吧。對這盞金燈的事我永遠不會再提起，我自己也會逐漸的把它淡忘。」

蕭飛燕有些羞意，低垂着頭，低聲說：「王先生，多給我們點時間，他們就該到了。」

王俊一皺眉頭，緩緩站起身子道：「蕭姑娘，孤男寡女不宜久處一室，你可以走了。」

蕭飛燕無可奈何的站了起來，道：「王先生如此逐客，小妹也不便再厚顏相求多留片刻了。」蕭飛燕緩移蓮步，向外行去。

王俊回顧了仍放在木案上的金燈一眼，高聲說道：「蕭姑娘，請帶走這盞金燈。」

蕭飛燕緩緩回過身子，清澈的雙目中，滿含着晶瑩的淚水，臉上是一片迷惘和委屈的神情，搖搖頭道：「王兄，恕小妹很難從命，金燈門是一個很講理的組合，王兄理直氣壯，小妹欲辯無言，但在我們想不出如何處置這盞金燈時，祇有先把金燈置放此處了。」

明明是有着一身武功的人，但卻寧受着無比的羞窘，不肯發作。

王俊逐客的心志忽然有些動搖，忖道：「看來，這金燈門下，當眞是一個明是非、知禮

儀的組合，本來她一舉手、一投足間，就可以把我打成殘廢，但她却寧願忍着羞辱，極力委屈着自己，不願有逾越失禮的舉動，這是何等忍耐的功夫，而且，她還是一個年輕秀美的女孩子。」一念轉動，不覺間，對那盞金燈生出了一種敬重、仰慕之感。

祇聽蕭飛燕清脆的聲音，叫道：「二哥、三哥，你們怎麼才來啊？」聲音中充滿着委屈，兩行淚珠兒順腮滚落。

她心中充塞了太多的委屈、痛苦，一刹間爆發出來，再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

王俊轉頭看去，不知何時，在蕭飛燕的身側已多了兩個穿黑衣的男人。是兩個健壯的大漢，穿着一樣的衣服，兩人的年齡都約莫在五十歲左右。左首一人年齡較大，短鬚繞頰，環目濃眉，自具一股威嚴的氣勢。

祇見他一揚濃眉兒道：「五妹，你……」

蕭飛燕迅速拭去臉上的淚痕，接道：「我很好……」目光轉注王俊的身上，接道：「這位就是大哥傳下金燈的人。」

顧不得再多問蕭飛燕甚麼了，兩個黑衣人齊齊向王俊抱拳一禮，撩衫跪倒。

王俊急得連搖着雙手，道：「兩位壯士快快請起！快快請起！」

兩個黑衣人站了起來。

蕭飛燕道：「王先生雖受大哥金燈相傳，但他却無意於掌管金燈。」

「在下手無縛鷄之力，不宜混身於江湖之中。」王俊解釋得清楚一些。

那短鬢繞頰的黑衣人，突然伸手從身上摸出一張白簡，向前行了幾步，對着金燈展開，朗朗讀道：「血手七醜已選中保定府張百萬家，定於大年夜下手，旨在翡翠八駿馬，查七醜行刼做案，一向心狠手辣，老少婦孺，一體誅絕，從不留一個活口，張百萬積善之家，修橋鋪路，遠親近鄰，多受其惠，每年入冬，捨飯三月，三十年從未中斷，食客年逾萬人，爲保定府第一行善之家。」

黑衣大漢唸完簡上所記，雙手遞向王俊，輕輕吁了一口氣，王俊不由自主的伸手接下。黑衣人向後退了兩步，肅立不言。

王俊忽然間感覺到肩頭上壓下了一副千斤重擔，望着那黑衣大漢，不知如何措詞。

兩個黑衣人也不多問，祇是垂手肅立，一副待命神情。

王俊茫然了，望望桌上的金燈，又望望蕭飛燕，道：「蕭姑娘……」

「小妹在此。」

王俊苦笑了一下，說道：「我……我該如何？」

蕭飛燕道：「此等事向由掌燈大哥裁決，小妹不敢妄言。」

「咱們應該救救張百萬一家人，對麼?」

蕭飛燕道:「大哥明察。」

王俊道:「大年夜間下手，祇不過隔七、八天的時間了，此地距離保定府還有二百里以上的行程。」

蕭飛燕道:「快馬飛車，最遲兩天就可以趕到保定府。」

王俊沉吟一陣，道:「我們有多少人?」

「六個，連大哥一道計算在內!」蕭飛燕恭敬的說明內情。

「整個金燈門祇有六個人?」

「是!所以金燈門在江湖上，知曉的人並不太多，我們雖祇六個人，但一向無往不利。」

望望手中白箋，白紙黑字寫得十分清楚。

「還有兩位，是麼?」

王俊想到那魁偉大漢臨去之際的期望，心中生出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勇氣。

他暗暗的想道:我不會武功，但他爲甚麼選中了我呢?他定然感覺到我有能力擔當起這件事，我讀了很多書，我可以很精密的計劃。

一股强烈的好奇，化成了一種豪勇之氣。

那虬髯繞頰的大漢恭敬應道：「我和三弟、五妹在此，四弟和六妹已趕往保定府。」

簡單的幾句話，已勾繪出金燈門中大概的情形，六個人中，有兩個是女的。

蕭飛燕臉上泛起了笑容，道：「大哥，決定掌理金燈了？」

王俊望望金燈和那虬髯大漢，道：「蕭姑娘，我試試吧！」

蕭飛燕道：「我相信掌燈大哥決不會選錯接替他的掌燈人。」她望望那虬髯大漢，接道：「這是二哥于重，三哥方昭，四哥是言小秋，六妹是黃媚。」

王俊點點頭，道：「于兄，小弟……」

于重急急揮動着雙手，臉色莊嚴的說道：「我們五兄妹，都以年齡排序，但掌燈的大哥例外。」

「掌理金燈的人，就是金燈門的大哥。」站在右首的黑衣人方昭補充了一句。

「他是唯一不受年齡限制的人，那是金燈門中的規矩，也是對掌燈大哥的敬重。」蕭飛燕解說得清楚一些。

「既是傳統的規矩，我就從命了。」

于重忽然從身上取出一把短劍，雙手奉上道：「這是金燈門傳下來的寶劍，受着嚴格的使用限制，祇有一個人適合了某種條件時，才能夠自由運用它。」

方昭接口道：「祇有掌理金燈的大哥可以自由的使用它。」

王俊肩負起了金燈門的責任，也伸手接過短劍。

他已明白，這金燈代表的組合中，有很多傳統的規矩，是不容違抗的。

方昭一躬身，道：「當年創立這金燈門的師祖，早想到了有一天這金燈會傳到了一個不會武功的人手中，所以，鑄了這一把短劍，這把劍和金燈一向是分開保管，金燈是本門的信徽、權威，這短劍却是本門的執法刑具。」

「方三弟，可否說得清楚一些？」

王俊顯然還無法一下瞭解那短劍的作用。

「回掌燈大哥的話。」方昭一直保持着對王俊的尊重：「這短劍祇有一個不會武功的人接掌了金燈之後才可以自由的用來對敵。第二個作用，就是追殺金燈門中的叛逆；這些年來，金燈門從沒有一個背叛的弟子，歷代掌燈的大哥，也都是本門中武功最好的人，所以，這把劍恐怕已有數十年沒有用過了。」

于重把短劍的使用之法仔細的解說之後，接道：「我和三弟，必需盡早趕往保定府去，血手七醜不是簡單人物，四弟和六妹兩個人一旦和他們衝突起來，力量就太過單薄一些了。」

「留下五妹侍候大哥，她對本門中的事務知道得很詳盡，大哥有甚麼不解之處，祇管問她就是。」方昭接着說。

「二弟、三弟，請快些上路。」

王俊逐漸習慣了這些稱呼。

目睹兩人去後，蕭飛燕才溫柔一笑，道：「大哥，金燈門中有很多的規戒，一時間也解說不清，容小妹慢慢的奉告。」

「我已知曉了一個大概情形，這件事倒不用太急了。」

蕭飛燕道：「大哥已下令去解救張善人一家老幼，是否也要到保定一行呢？」

「去！」王俊斬釘截鐵的說道：「我留下一封解館的書信，咱們立刻上路。」

* * *

保定府是個大地方，張百萬更是保定府中的大富豪。

過年的氣氛已很濃烈，家家戶戶都在匆忙中準備年貨。

連年的豐收，使這個年充滿着一片昇平的氣象，但這不是說，保定府已經沒有了窮人，因爲，張百萬施捨的冬飯，每餐仍有着很多人。

一則是，張家施捨的菜飯、稀飯、饅頭、麵條，應有盡有，雖然說不上美味可口，但比

起一般中下的家庭生活，却算得上很豐盛了。」

一身黑色棉衣濺滿了油泥，散亂的長髮掩去了本來面目的蕭飛燕，她正坐在一張長木欖上，吃着張百萬施捨的菜飯。她旁側坐着一個身着青衫，但已被洗得發白的文士。他使人一眼就能看出是一個很落魄的人。

事實上，如不是很落魄的文士，誰又會來吃這施捨的飯呢？

這個人就是王俊。

顯然，兩人都經過了一番很細心的改扮，以便混入這些人羣中，而不會有任何特殊和異常的地方。

王俊手中捧着一大碗麵，但目光却不停的轉動着，四下瞧着。

他希望能發現于重、方昭，或是未曾謀面的言小秋和黃媚。事實上除了于重和方昭之外，就算是見到了，也是無法認出來，但他相信蕭飛燕一定會告訴他。

忽然間，一個衣着光鮮的年輕人，緩步由張家大門中行了出來，似乎是在巡視施飯情形，轉了一圈，又回入府中。

這時，午飯時刻已過，趕來吃施飯的人，已然大部星散。其實，張府外面一條竹簾搭成的長棚下，至少還有百人以上，祇不過，不像剛才那樣擠罷了。

蕭飛燕緩緩把身軀移近王俊，低聲說道：「大哥，瞧到了剛才那位衣着很光鮮的年輕人麼？」

「瞧到了，他好像是張府中的管事，出來查看施飯的情形。」

蕭飛燕道：「那就是四哥。」

王俊道：「和你說的不大相像啊！」

蕭飛燕道：「金燈門每次行動中，一直盡量隱蔽自己，除了掌燈大哥有時出面應酬一下之外，其餘的人都盡量不見生人。」

王俊道：「哦……」

蕭飛燕道：「一則是因爲我們的人數太少，怕別人瞭解了我們的實力；二則，我們是以人間的道理和正義論是非，識人太多，難免會受人情牽扯的影响；第三是因爲我們結仇太多，若多認識一個人，就少了一分安全，所以，我們在江湖上的活動，向以隱蔽爲主。」

王俊道：「我明白了，掌燈大哥所以受人敬重，是因爲他一直是金燈門中首當敵鋒的人，別的人都不露面，掌燈大哥就是人家報仇暗殺的唯一對象了。」

蕭飛燕微微一怔，道：「我們從沒有這樣想過……」

王俊微笑着接道：「這也是金燈門所以能夠保持不衰的原因，受盡尊敬的大哥，自然也

應該擔當這些危險，正因爲金燈門有殺之不絕的大哥，這一個組合才能永遠存在人間。」

蕭飛燕道：「哦！看來大哥畢竟是多讀了一些書的人，看法比我們深刻多了。」

「五妹，我們這一個組合中，都是以兄弟、姊妹相稱麼？」

蕭飛燕道：「是！我們都是以年齡相序，祇有掌燈的大哥不受限制。」

王俊長長吁一口氣，緩緩說道：「五妹，對江湖中事，我知道得太少，應該如何行動，還要五妹指點指點才行。」

蕭飛燕道：「大哥，金燈門中祇有大哥的令諭，小妹祇能提出一些意見，但如何下令行動，還要大哥作主了。」

王俊道：「我接過了這盞金燈時，已決定以身貢獻，我會爲金燈門貢獻出自己的才智、性命……」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五妹，現在是否發覺了血手七醜的行踪。」

蕭飛燕低聲道：「還沒有，四哥的認人之能，天下無出其右，他若發現了可疑之處，就會及時告訴咱們。」

王俊道：「現在，咱們應該如何？」

蕭飛燕道：「三哥得到的消息是今夜血手七醜就要行動，我想今天他們必有行動。」

王俊道：「咱們一直在這裏等下去麼？」

蕭飛燕道：「四哥已發覺咱們的行踪，有事情自會過來招呼我們。」

王俊低聲道：「他發覺了咱們的行踪，也不會認識咱們？」

蕭飛燕道：「我們金燈門中有一種特殊的連絡信號，四哥已經看到了我們的信號。」

王俊道：「我還沒有見過言四弟。」

蕭飛燕道：「他已認識你了。」

兩人這一陣談話的工夫，聚集在竹棚下的食客，又散去了大部份。

王俊雖然是流浪天涯，但還是第一次參與這等事情，內心中充塞着一種緊張的感受。

蕭飛燕低聲道：「大哥，我要離開一下，你坐在這裏別動。」

但蕭飛燕的陡然離去，也逼得王俊開始留心周圍的事情，盤算着應變之法。

蕭飛燕去了半個時辰之久，仍未回來。

王俊摸摸袖中的短劍和懷中的金燈，一切都還是那樣眞實。

竹棚中的人，已散去了十之八九，很大的竹棚中，祇餘下十幾個人。

十幾個人在一個可容數百人進餐的大飯棚下，看上去太稀疏了。

但王俊仍未發現蕭飛燕或是于重等人。

忽然間，一個穿着青綢長袍的老者，快步行了過來。

王俊很快的就確定了他是對着自己而來的，因爲，在他附近兩丈之內，再無別人。

初臨江湖，心中不免一陣緊張，王俊開始考慮着如何對付那青袍人。

青袍人看似是緩步而來，其實動作快極，王俊心中打轉，還未想好應該如何對付那青袍人時，那人已到了身前，躬身一個長揖，道：「你是王先生吧！」

王俊輕輕咳了一聲，不知是否應該承認下來。

這突如其來的變化，完全不在四書五經之內，王俊雖然是一位飽學之士，但也不知該如何應對才好。

一個低微的聲音傳入耳際，道：「大哥，小弟方昭，咱們人手不足，所以，行事祇求效率、可行。我們都已經混入了張府之中，血手七醜也已現身，他們已來過一次。」那聲音接着道：「他們的舉動很小心，已隨着那散去的食客離去，但他們已瀏覽了張府中的形勢，今宵必來，已然無疑，大哥請隨小弟暫入張府，共議拒敵之策。」

王俊仔細看去，果然由那青袍人的眉宇之間，瞧出了一些方昭的神韻。

王俊緩緩站起身子，一揮手道：「那就有勞管家帶路了。」

方昭向前行了兩步，突然停了下來，說道：「奴才不敢擅進，還是先生請吧！」

一種心理上的戒備，使王俊警覺到事情又有變化。

盡量保持着神色的平靜，口中嗯了一聲，王俊舉步向前行去。

借王俊的身子遮掩，方昭低聲說道：「留心前面那個大孩子似的年輕人。」

王俊感覺中已進入了針鋒相對，短兵相接的局面。

生平中第一次參與這等事情，王俊內心中有着一種難以言喩的緊張和好奇。

緩緩轉頭看去，果然見一個十六歲的孩子，臉上帶一片稚氣的笑容，一對圓圓的大眼睛，也正望着王俊。

如若這就是血手七醜中人，却實在並不醜，而且還有些可愛。

對王俊的注意，似乎也引起那年輕人的警覺，笑一笑，轉身緩步而去。

唯一使王俊覺得可疑的，就是那年輕人穿着的衣衫——一身寶藍色的長袍，不像是來吃施飯的人。除了這一點可疑之外，王俊再也瞧不出任何可疑的地方。

如若沒有方昭的暗中指點，王俊做夢也想不到他是血手七醜中人。

年輕人繞出了竹棚，消失不見。

王俊却被引入張府大門，讓進前廳之中。

保定府的首富大家，氣派非凡，前廳雖是祇接待一般訪客的地方，但它的佈置，却已極見豪華。

王俊從來沒有見過這麼豪華的大廳，紅毯舖地，白綾幔壁，八仙桌上舖着黃色的桌布，紅漆的木椅上也放着黃緞子的坐墊。

方昭一直緊隨在王俊的身後，低聲道：「大哥，放輕鬆一些，你是一位深藏不露的儒醫，能醫治各種疑難雜症。」

王俊呆了一呆，道：「我……」

方昭接道：「大哥，請放心，我們都爲你安排好了，你會藥到病除。」

王俊輕輕吁一口氣，王俊忽然感覺到，這金燈門的大哥並非是一個很好的差事。

兩個青衣女婢，魚貫行入了廳中。

一個手捧木盤，盤中放着一隻白玉茶杯，另一個却捧着金光閃閃的水烟袋。

王俊被讓到八仙桌旁的客位上，方昭却垂手站在一側。

兩個女婢敬獻過香茗、水烟之後，悄然退了出去。

王俊四顧了大廳一眼，不見別人，才緩緩說道：「三弟，你們究竟作了甚麼樣的安排，我一點都不明白，在應對之間，祇怕會露出破綻。」

方昭道：「事情太緊急了，無法事先和大哥講說明白，四弟動了手脚，使得張府中的大少爺忽生怪病，引進了二哥，但他祇能止住張家大少爺的病勢暫緩發作，還得大哥妙手回

春，醫好張家大少爺的怪病。」

王俊點一點頭，說道：「果然是很有效的方法。」

方昭道：「這方法也不太妥當，但事情太緊急，咱們必須先瞭解張府的形勢，不用此法，很難混得進來。」

王俊道：「四弟怎能一下混入張府，引進了二弟，又安排了你也在張府當差？」

方昭道：「四弟的花招最多，六妹、五妹，也都被他設法引入了內院，詳細情形，等一會要四弟面報大哥。」

*　　　　*　　　　*

一個五十左右的老者，戴着一頂員外巾，穿一件海青色的湖綢長袍子，外罩團花馬褂，緩步行了進來。是一個長像很慈祥的老者，神情間却帶着一抹淡淡的憂愁。

方昭低聲說道：「大哥，這位就是保定首富、號稱張百萬張大善人了。」

王俊還未來得及開口，那張百萬已搶先抱拳，道：「這位想是王大夫了。」

「不敢，在下王俊。」

「老朽張伯年，爲犬子之病，勞動大夫跋涉遠來，老朽心中甚是不安。」

王俊笑一笑道：「員外言重了，懸壺濟世，救人至上，但不知目下令郎的病情如何？」

「沉重，一直昏迷不醒，唉！老朽承祖上餘蔭，經營幾種行業，都賺了大錢，但老朽自信不是愛錢如命的人，也沒有作一件虧心的事。」張伯年似有着無限的感慨。

「員外的善名，這方圓數百里內婦孺皆知，吉人天相，在下覺得令郎自會平安的渡過這一次劫難。」

「願大夫妙手回春，挽救他一條性命，但得犬子疾體早癒，至於診金，可任由大夫吩咐。」

王俊笑一笑，道：「救人要緊，在下想先瞧瞧令郎的病勢。」

「老朽帶路。」

* * *

一個雅緻的臥室，紫檀雕花的大木床上，仰臥着一個臉色略顯蒼白的少年，微閉着雙目，睡意甚濃。一個四十上下的中年婦人和一個十七、八歲的清秀女婢，分守在床側。

王俊心中估算了一下，這少年大約有十四、五歲的年紀。

「王媽！少爺醒過沒有？」張伯年口氣中滿是憂慮。

王媽道：「沒有，我一直守在這裏。唉！我把寶生由小帶到十五歲，除了偶爾受一點風寒之外，從沒有讓他病過。這一次，想不到病得這樣沉重，要是寶生少爺的病好不了，我也

無顏活着見老爺了。」

「這不能怪你，我這大半輩子，仰不愧天，俯不怍地，寶生病勢不能好，那是我們張家祖上無德，怨不得別人。」

王俊雖然未習歧黃之術，但他心中明白，這張公子之病祇是兄弟們佈下登堂入室之計，遂笑一笑，道：「員外，令郎的病情並不重，祇不過是肝火上升太急，直逼玄關，人才暈了過去，吃上兩劑藥，就可以好了。」

張伯年有些驚喜，但又有些不放心的說：「大夫，你……你有把握麼？老朽祇此一子……」張員外掩不住父子天性。

「員外但請放心，在下有把握。」

王俊的鎮靜和堅定的口氣，似乎給了張伯年很大的信心。

那清秀女婢已輕輕揭開紅綾被，取出那少年的左腕。

一個細微如絲的聲音，傳了過來，道：「大哥，我是六妹黃媚，祇要用力按緊他左腕脈穴，他就會發出一些聲音，然後，去開藥單子，你要裝作得神乎其技，要他們對你敬若神明，我們才方便行事。」

聲音細如蛛絲，但王俊却聽得十分清楚。王俊心頭微微震動一下，感覺到金燈門行事的

精密、迅速，無怪雖祇有五、六個人的力量，却能發揮出莫可匹敵的威力，計劃精密，步步搶制先機，該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王俊微微頷首示意，緩緩伸出了右手三指，搭上了張公子的脈穴。

他熟讀經書，對簡單的醫理稍有瞭解，閉目點頭，裝作得維妙維肖。

忽然間，三指微微加力，壓緊了張公子的左腕脈穴，張公子重重吁一口氣，突然睜開了眼睛。

張伯年心中驚喜，難以自禁，急說道：「寶生，你好些了麼？」

王俊放開了手指，張公子又閉上雙目。

「大夫，犬子睜開過一次眼睛。」

王俊淡然一笑，緩緩說道：「在下開個藥方子，照方子吃上兩劑藥，就可以使病勢消退了。」

「大夫妙手……」

行入書房，張員外親自奉上筆管。

王俊接過筆，心中忽然生出了不安之感，既不通醫理藥道，自然很難開出藥方子。

幸得方昭及時傳音入耳，王俊振筆疾書，開的却是方昭傳來的藥方子。

張員外派人去抓藥，自己却親自把王俊讓入了二進院子裏的一座跨院裏，又撥來一個伶俐的書僮隨侍聽差。應付過張公子的病情，王俊才開始想到血手七醜的事，今夜中祇怕要有一場很厲害的搏殺血戰。

金燈門這個奇怪的組合，似是以救人除惡爲宗旨。

這是崇高的組合，忘我的俠義行爲，不求利祿，不求聞達。

但這一次方昭並未同來，王俊心中雖仍有甚多不解之處，但無人可以探問。

晚餐很豐盛，滿桌佳餚，祇有王俊和張伯年兩個人。

酒席之間，張員外告訴王俊，張公子已醒過了兩次，人雖然還未完全清醒過來，但已能吃能喝。張伯年說盡了恭維之言，祇聽得王俊臉上發燒，暗叫慚愧。

夜幕低垂，張府中燈火輝煌。

王俊急欲知血手七醜是否改變了今晚的行動，如果沒有改變，他們要如何下手？金燈門中人要如何應付？自己要作些甚麼？

他心中的問題太多，忙推說力不勝酒，辭席回到了跨院住處。

遣走了隨侍書僮，王俊獨對着一盞孤燈，等候進一步的消息。

初更過後，仍不見于重、方昭等傳來信息和行動的方法。又等到二更將近時分，才見人

影一閃，蕭飛燕突然出現室中。

王俊急急問道：「五妹，血手七醜改變了計劃麼？」

「沒有，七醜是目下江湖中最著名的匪盜之一，他們既經決定的事，不會改變。」

「咱們要如何應付呢？」

蕭飛燕道：「小妹正要來稟告大哥。」

「五妹請說，他們如何行動，咱們如何對付，我應該做些甚麼？」

「本來不敢驚動到大哥，但小妹知道大哥已存心參與這件事。」

「說下去。」王俊急於想知曉內情了。

蕭飛燕笑一笑，道：「血手七醜已決定三更時分下手，大哥也該準備一下了。」

王俊霍然站起身子，道：「準備甚麼？」

蕭飛燕道：「小妹已替大哥選好了一個地方，大哥在那裏可以看到全盤的事。」

王俊站起身子，道：「天已二更，時已不早，咱們也該準備一下了。」

蕭飛燕道：「大哥，搏殺凶險，大哥祇怕是很少見過了。」

王俊搖搖頭，苦笑一下，道：「沒有，從來沒有見過。」

蕭飛燕道：「大哥要沉着一些，七醜武功高強，動手過程極爲凶險，大哥如是稍有驚

慌，祇怕小妹保護不週。」

「我會盡量使自己平靜下來，我既然無法推辭掉這金燈門的掌燈大哥之位，醜媳總得見公婆，總得長些見識才行。」

蕭飛燕呼的一聲，吹熄了書案上的燈，道：「大哥還記得那短劍施用之法吧？」

「記得。」

蕭飛燕道：「大哥，握着那一把短劍，記着施用之法，必要時用它對付敵人。」

一種緊迫危急的形勢，構成了一種無形的力量，硬把王俊推入了生命的另一層境界。

蕭飛燕伸手扶起了王俊，低聲接道：「大哥，我扶你走吧！」

「不！」王俊搖搖頭：「我自己會走！」

蕭飛燕道：「小妹帶路了。」

那是正廳，前面的大院落，靠東方一角處，早已安排了一張大椅。

「大哥，坐上去，我會隨時守護在你的身側。」

王俊嗯了一聲，未再多言。他心中有着太多的話，但一時間却不知從何說起。

這形勢如虎，自己已被推上了虎背。金燈門中的掌門老大，總不能連一番應對的話也不會說。於是，王俊開始思索應付各種情勢變化的方法和應對之言。

一時間，腦際間思想雜亂，盡都是過去未曾想過的事。

玄思冥索之中，不知過了多少時間。

忽然耳際間響起了蕭飛燕的聲音，道：「大哥，來了，不教而殺謂之虐，咱們金燈門還有一個規矩，那就是臨事勸人三思，血手七醜雖然是窮兇極惡之徒，但咱們也得勸他幾句。」

王俊呆了一呆，正想問問應該勸他些甚麼才好，但還未來得及開口，突然間，亮起了一道燈光，燈光照射着三個全身穿黑衣的人。

王俊無法認出他們是不是血手七醜，但這却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穿着這樣衣着的人。那是濃黑的對襟密扣的黑色勁裝。

三個人並肩而立，中間一人四十多些的年紀，個子很瘦小，背上斜插着一把寶劍，留着一綹稀疏的山羊鬍子；左面是一個女的，黑帕罩頭，包起了滿頭青絲，身佩雙刀，面目娟秀，看上去祇不過是二十多些；右首的是一個白面無鬚，二十左右的年紀，猿臂蜂腰，長得十分英俊。

三個人很沉着，在一道強烈的燈光射照之下，一直肅立着不動。

王俊看那燈光是由屋頂上直射而下，似乎早已有人在屋頂上等候着。

祇見那居中而立的黑衣人冷笑一聲，道：「咱們兄弟走南闖北，經歷過不少風浪，見識過不少場面，朋友這麼做法，嚇不住咱們，但紅花、白藕、青蓮葉，三教本是一家人，朋友亮個底兒，咱們兄弟總會有一個交代，犯不着爲張百萬這種人賣命。」

顯然，那一陣突然射出的燈光取位之準，已使得來人有了很高的警覺，也受到了很大的震懾。

那不是一般的燈光，而是江湖中人常用的孔明燈，光度强烈，隨意轉動。

一般情形，在燈光照射的局面下，亦必在匣弩、暗器瞄準之下。

王俊等候了片刻，不聞有人接口，才意識到這是掌燈大哥應付的事。

也許，蕭飛燕等都隱藏在附近，但金燈門中，一向對外的祇有掌燈人一人出面。

他雖然早已想過很多種應付的辦法，但事到臨頭，仍有着手足無所措感覺。

良久之後，他才輕輕咳了一聲，道：「諸位是……」

那居中而立的黑衣人接道：「血手七義，江湖上的朋友們也有叫咱們血手七醜的。」

照江湖上的一般規矩而言，人家既然報上了姓名，王俊也應該立刻說出自己的身份、來歷才是，但王俊不知道這些江湖規矩。不過，他究竟是讀書的人，胸藏經綸，逐漸的恢復了鎮靜之後，擺起了教書先生的架子，嗯了一聲，道：「閣下是……」

這等不按江湖常情的答話，使得來人也有些高深莫測了。

居中人怔了一怔，接道：「在下耿光，在七義中排名第二。」

王俊道：「原來是二當家的，你們的大當家爲甚麼不來？」

聽到對方口氣咄咄逼人，耿光皺皺眉頭，似想發作，但却又强忍下去，道：「大當家有事延誤了一下行程，不過，四更左右必到。」

王俊的每一句話都不在道上，使得耿光這頭老狐狸，完全無法猜測對方的身份、來歷，所以，一直强忍着胸中的怒火。强烈的孔明燈光，也使得耿光心理上受着很大的威脅。想像着四週的暗影中，正有數十件暗器對準着三人。

輕輕吁一口氣，耿光緩緩說道：「咱們兄弟已亮了字號，閣下可否見告大名呢？」

「王俊。」完全沒有思索，一下報上了自己的姓名。

耿光右手捻着顎下的山羊鬍子，口中一直重複着說道：「王俊，王俊……朋友是……」

這名字太陌生了，耿光迅快的想過了江湖熟知的人物，完全想不出這麼一個人來。

經過這一陣對答之後，王俊已逐漸適應，朗朗說道：「咱們不是公門中人，也不是張家的護院武師，但咱們兄弟很巧的趕上了這件事，張伯年積善之家，冥冥中自有一種持護的力量，盜亦有盜，貴兄弟在江湖上極具身份，對張家這等積善人家下手，良心何安？天理何

容？」

這完全是一副教訓的口吻，不帶一點江湖口氣。

耿光怔住了，沉吟了良久，才緩緩說道：「王兄也是道中人麼？可否給兄弟一點面子，也好讓兄弟有個交代？」

王俊道：「道不同，難相爲謀，我們是完全不同的人，但我們遇上了這件事，就不許你們任意肆虐，諸位請回吧！」

耿光完全摸不清王俊的來路，一直忍讓着，希望能探出對方一點口氣。

但王俊完全不着邊際的回答，已使得耿光怒火上衝，他冷笑一聲，道：「姓王的，憑你這幾句話，就能叫咱們兄弟退走麼？」

這一下，王俊呆住了，講理說道他可以應付，但這等硬碰硬的對答，王俊不知如何應對才好了。

耳際間，響起了蕭飛燕的聲音，道：「大哥，你表現得很好，咱們金燈門素來不和江湖同道交往，也沒有甚麼規戒，咱們行俠義之方，祇要佔着道理就行，好好教訓他們一頓。」

王俊心中暗道：「好好教訓他們一頓容易，但他要是逼我出手，我又如何應付？」

他明白眼下之人個個武功高强，自己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書生，實在無法擋人家一拳一

掌。

祇聽蕭飛燕接道：「大哥，金燈門掌燈大哥具有無上的權威，也具有判人生死的大權。」

王俊還沒有完全想明白蕭飛燕話中的含意，耿光已等得不耐，厲聲說道：「姓王的，咱們已盡了江湖禮數，朋友，再不給咱們明確的答覆，休怪我們無禮了。」

王俊很希望聽到蕭飛燕的回答，但却很失望，在這重要的關口，蕭飛燕却不知在何處，王俊等候了半晌，仍然不聞一點聲息。

他明白了，蕭飛燕有意把這件事交由他自己處理了。

這是打鴨子上架的事，王俊鎮定了一下心神，緩緩說道：「三位可是要準備出手麼？」

耿光冷冷說道：「閣下如果不肯答覆咱們甚麼，咱們祇好掂掂閣下的份量了。」

他右手一抬，長劍出鞘，立刻閃起了一片劍花。

在他想像中，拔劍出手必將會招來暗器齊發，所以，劍已出鞘，就舞出了一片護身的劍光，但大出意外的是，不見一枚暗器射來。

這又是一次意外的變化，耿光收住了劍勢，道：「閣下這些措施十分奇怪，叫人敵友莫辨，你究竟是甚麼人？」

「我是王俊，不忍看你們對一個善良人家施行搶劫屠殺，我不願輕易出手殺人，最好的

辦法就是諸位立刻退出此地。」

耿光道：「咱們血手七義，有一個規矩，決心下手的事，決不中途住手，除非是閣下能使咱們知難而退。」

王俊道：「閣下如何才能知難而退呢？」

耿光哈哈一笑，道：「咱們在江湖走動的人，總不能試作幾篇文章以分勝負，自然是要以武功分個高下了。」

王俊一皺眉道：「動手相搏？」

耿光道：「不錯……」目光一掠那白面無鬚的英俊少年，接道：「去！老六，會會王大俠，究竟是哪一道上的高人？」

那面目英俊的年輕人一抬右腕，抽出了背上的一把長刀，緩緩向前行了五步，左手搭在刀背上，欠身一禮，道：「在下血手七義中老六丁坤，懇請王大俠賜教幾招，咱們兄弟如是自知不敵時，自會知難而退。」

王俊目光轉動，不見蕭飛燕存身何處，心中大感不安。

丁坤等候良久，不見有人現身，不禁心頭火起，冷笑一聲道：「姓王的，咱們兄弟可是把你當個人物看待，你閣下這做法眞不够朋友了。」

王俊伸手摸着短劍，緩緩站起身子，舉步向前行去。

他這一生之中，從來沒有和人動過手，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書生，面對着手執長刀的江湖巨盜，內心中的驚愕和惶恐，實非筆墨所能形容。但他壯着膽子向前行去。

逐漸的，兩個人照了面。

王俊手執短劍，神情木然，看不出是喜是怒。其實，他內心太過緊張，驚急交集，早已經嚇得麻木了。

丁坤望望王俊手中的短劍，一欠身，道：「閣下是王大俠。」

王俊道：「好說，好說。」他太過緊張，連說話也有些聲音發抖，音調不對，短劍執在手中，冷冷的站着，神情是一片木然，既未擺出門戶，亦無出手的準備。

丁坤久走江湖，會過不少武林高人，但却從未見過一個人，在如此對敵時的神情是那樣冷漠，是那樣木然，似乎是根本沒有把自己放在眼中。

王俊道：「你當眞要動手麼？」

丁坤實在無法估透王俊，心中也有些發毛，重重咳了一聲，道：「不錯，王大俠，請賜教。」

王俊道：「你會死……」

死字出口，突然由身後飛起了一道寒光，經天長虹一般，直對丁坤捲了過去。

這一擊，快迅、凌厲、突然而至，丁坤揮刀上封化起了一片寒雲似的刀芒，一陣金鐵交鳴之聲傳了過來，緊接着是一聲震耳的慘叫。白光收斂，場中的景物又恢復了沉寂。

那飛來的光擊斃了丁坤之後，又疾如流星一般，隱入了暗角之中。

祇見丁坤倒在地上的身軀突然冒出來一股鮮血，整個身軀裂成了兩半。

原來，那飛來的白光一擊之下，竟然把丁坤活活劈成了兩半。

祇因行動太快，丁坤的屍體倒下去之後才湧出鮮血。

耿光和那黑衣女子全都愣在當地，望着丁坤的屍體呆呆的出神。

但更震驚的是王俊，他一生中從沒有見過這樣悽慘的場合，從沒見過一個人被人生劈成了兩半。

心中暗暗的忖道：這是甚麼人呢？是蕭飛燕？還是其他的人？

良久之後，耿光才緩緩把目光注視到王俊的臉上，道：「甚麼人出的手？」

王俊吁了一口氣，道：「用不着甚麼人出手，要報仇找我姓王的就是。」

耿光回顧了那黑衣少女一眼，低聲道：「七妹，咱們走吧！」說走就走，轉身一躍，人已到一丈開外。那黑衣少女緊隨身後，疾躍而去。

望着那兩個遠去的背影，王俊有些茫然無措。
耳際間又響起蕭飛燕的聲音，道：「大哥，你在想甚麼？」
王俊冷冷一笑，道：「我在想血手七醜和咱們金燈門……」
蕭飛燕緩步行了過來，伸手從懷中摸出一個玉瓶，從瓶中倒出一些白色的粉末，彈在屍體之上。片刻之後，一具巨大的屍體，化成一灘清水。
蕭飛燕合上瓶塞，接道：「大哥，這是另一種生活的境界，是不是有些不大習慣。」
王俊冷聲道：「血手七醜，當眞是很壞的人麼？」
蕭飛燕道：「千眞萬確，他們殺人越貨，積惡無數。」
王俊說道：「哦！這麼說來，他們是該死了？」
蕭飛燕道：「是！血手七醜中，人人都滿手血腥，死有餘辜。」
王俊道：「五妹，咱們金燈門又是個甚麼樣的組合呢？」
蕭飛燕道：「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祇求心之所安，不求聞達於世。」
王俊點點頭，說道：「剛才是你出手殺了他？」
蕭飛燕搖搖頭，道：「不是。」
王俊道：「那是甚麼人？」

蕭飛燕道：「大哥，這件事慢慢你就會知道了。」

王俊仰首望天，自言自語的說道：「好快的一劍，像一道閃光似的，一閃之間，人就橫死倒地。」

蕭飛燕道：「金燈門中的老大，有着無比的權威，衹要他判定一個人死亡時，那人決不會活下去。」

王俊說道：「我愈來愈有一種奇怪的感受了。」

蕭飛燕道：「甚麼感受？」

王俊道：「事實上，金燈門並不需要我這樣一個大哥，我沒有一點幫助你們的能力，反而成了累贅，要你們分出很多精神來保護我。」

蕭飛燕道：「你對金燈門還未完全瞭解，等你完全明白了後，你就會知道掌門大哥的重要。」

王俊沉思了一陣，道：「五妹，我這個大哥說的話眞能算數？」

蕭飛燕道：「祇要不違背金燈門的傳統、規戒，掌燈大哥的話自然是金科玉律，人人都會遵從。」

王俊道：「這祇是一種道義上的束縛，事實上，我這個金燈門的大哥並沒有約束你們的

能力。」

「對接掌金燈門的大哥，我們都是由衷的敬服，你不用太過謙遜了。」蕭飛燕一直很小心的解釋着。

王俊道：「五妹，我想見見金燈門所有的人。」

蕭飛燕道：「金燈門雖然是一個組合，但並不龐大，咱們一共祇有六個人，除了掌燈大哥外，還有五個兄弟，二哥、三哥，和我，你都很熟悉了，祇有四哥、六妹，你還不認識，此間事了之後，我們會爲新的掌門大哥舉行一次接掌金燈門的宴會，那時四哥、六妹，都會趕到赴會，大哥到時就可以仔細的看看他們了。」

王俊哦了一聲，道：「五妹，他們都很忙麼？」

蕭飛燕道：「是！」

王俊道：「你好像不太忙？」

蕭飛燕道：「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件主要的工作，小妹主要的工作就是保護大哥的安全。」

王俊道：「于重，方昭呢？」

蕭飛燕道：「二哥、三哥都已經離開了這裏。」

王俊怔了一怔，道：「他們走了？」

蕭飛燕抬頭望望天色道：「血手七醜祇現身耿老二，帶着老六和老七共三個人，還有老大帶着另外三個人沒有現身。」

王俊雖然讀了一肚子詩書，但他對這等江湖中的事情却是知曉不多。沉吟了一陣，道：「于、方二位賢弟追他們去了？」

蕭飛燕道：「是的！血手七醜不但心狠手辣，一向作案不留活口，而且還狡猾無比，二哥怕他們要出花招，追踪偵察去了。」

王俊道：「目下這張百萬的府中，祇有四弟、你和六妹！」

蕭飛燕道：「四哥也出動了，實際上，留在這府中的祇有我和六妹。」

王俊心中一動，道：「那剛才出手殺死丁坤的，是六妹黃媚？」

蕭飛燕道：「大哥心中仍是有很多懷疑，小妹似是不能再有甚麼隱藏了。」

王俊笑一笑，道：「五妹，不瞞你說，我心中確有很多疑問，我雖然是金燈門中的掌燈大哥，但我對金燈門中的事却是知道得太少了，所以，我希望能對本門中人知道得多一些。」

蕭飛燕沉吟了一陣，道：「大哥，剛才那揮劍一擊，六妹已用盡了平生之力，目下人仍

然在坐息之中，咱們的人手太少，力量太薄弱，不能讓對方瞭解了咱們的實力，所以，六妹一擊成功之後，就立刻退了回去。」

王俊道：「她現在甚麼地方？」

蕭飛燕道：「現在室中坐息。」

王俊道：「我可否見見她？」

蕭飛燕道：「大哥，如是一定要見，自然是可以見了，不過現在最好是不要見。」

王俊道：「爲甚麼？」

蕭飛燕低聲道：「因爲她正在暗處坐息療傷，何況那耿老二是否眞的已經走了，咱們還無法料定。」

王俊半信半疑道：「怎麼？他們難道還沒有走麼？」

蕭飛燕道：「很可能，江湖上的險惡狡詐，不是大哥這等讀書人所能瞭解的。」

王俊道：「五妹，還要多少時間我才能對金燈門全部瞭解？」

蕭飛燕道：「很快的，大哥！就是這三、五天的時間，此間事完之後，我們會安排一個很隆重的場面，五個弟妹會參拜大哥，那時，大哥心中有甚麼疑問，都可以當面提出來了，我想，大哥都可以得到一個圓滿的回答。」

王俊沒有再問，但內心之中的疑問，却是愈來愈多。

蕭飛燕帶着王俊，又回到原來的暗角，低聲道：「你坐一會，小妹四下去巡視一下，很快回來。」

王俊點點頭，蕭飛燕飛身而起，一掠兩丈多遠，再一躍便消失不見。

大約過了頓飯工夫左右，蕭飛燕却突然由王俊背後的大廳中行了出來。

輕輕吁了一口氣，蕭飛燕滿臉歡愉之色說道：「大哥，血手七醜已經出門而去，六妹那一劍似是已經發揮了震懾敵勢的力量。」

王俊哦了一聲，道：「二弟、三弟呢？」

蕭飛燕道：「二哥、三哥還未回來，消息是由四哥帶回來的。」

王俊道：「現在我應該如何？」

蕭飛燕笑道：「大哥，這一次的事情辦得很好，咱們殺了七醜中的丁坤，竟然沒有驚動到張府中人，大哥可以請回房中好好睡一覺，明天你還得應付張員外的酬恩宴會。」

王俊道：「酬恩宴會？我對他們有甚麼恩？」

王俊從沒有應付過這樣的場面，精神上的緊張使整個人有如一張拉滿的弓，此刻聞得血手七醜完全離去，緊張的精神頓然間鬆弛下來。

祇覺一陣倦意襲了上來，蕭飛燕突然伸出手來，扶住王俊，行入了臥室之中。

由於濃重的睡意，使得王俊很快的睡熟了過去。

醒來已經是日上三竿的時分，但見陽光滿窗，室外傳來了吵雜的人聲。

祇聽一個女人的聲音說道：「王大夫還未醒來，我看咱們別驚擾了他，等一會再來。」

那聲音很陌生，王俊雖然聽得很清楚，但却不知是甚麼人。

蕭飛燕的聲音傳了過來，道：「夫人說的是，王大夫急急趕來，一路風霜，確是很辛苦，讓他多睡一會也好。」

張員外的聲音接道：「我說，燕姑娘！王大夫在大年下趕路來此爲犬子醫病，單是這份仁慈之心就叫人感激不盡，咱們在這裏等候一會可矣，又算得甚麼？」

蕭飛燕道：「怎好有勞員外？」

張員外道：「不要緊，姑娘別驚動了王大夫，咱們在此坐候片刻就是。」

蕭飛燕道：「既是如此，員外、夫人請坐，小女子進去瞧瞧，看大夫醒了沒有。」

張員外道：「姑娘，千萬別驚動他，我們老倆口反正沒有事……」

蕭飛燕接道：「小女子知道。」

蕭飛燕推門行入卧室。

這時，王俊已悄然下了木榻，正感不知如何應付才好。

蕭飛燕緩步行了進來，低聲道：「大哥，張員外帶了一份厚禮，準備奉贈。」

王俊道：「咱們不能接受。」

蕭飛燕接道：「大哥，咱們要生活，不能偷，不能搶，也不能接受人家的酬謝，咱們吃甚麼？」

王俊怔了一怔，道：「五妹，咱們應該受酬了？」

蕭飛燕低聲道：「是！不過，咱們也不能收人家很多的金銀。」

王俊道：「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不能亂敲竹槓。」

蕭飛燕道：「大哥，張夫人是一個篤信佛教的人，所以她建了一座佛堂，大哥要提出到她的佛堂去膜拜一下。」

王俊道：「為甚麼？」

蕭飛燕道：「張夫人佛堂中，有一個供奉神位的香爐，大哥看到之後，就不妨開口討取吧！」

王俊為之呆了一呆，接道：「這個如何使得？」

蕭飛燕笑一笑，道：「驟然間聽起來，自然是不便取人之物，但如大哥仔細的想一想，

那就有些不同了。」

王俊道：「我這作大哥的想不明白，請明說了吧！」

蕭飛燕道：「那隻香爐放在張夫人的佛堂之中，也祇能當作一個香爐使用，如果到了我們手中，那就不大相同了。」

王俊說道：「五妹，可否告訴我詳細的內情？」

蕭飛燕道：「張員外夫婦都還在廳中候駕，咱們不能躭誤得太久了。」

沒有容得王俊回答，蕭飛燕已轉身行出內室，高聲說道：「員外，夫人，王大夫已經起來了。」

這麼一來，王俊就算是不想出來也不行，祇好緩步行了出來。

一方首富的張員外，竟然一挽袍拜了下去，道：「大夫，張家人丁單薄，四代單傳，犬子的重病，多虧先生大施妙手，救他於垂死之中，如非先生大德，伯年這家產，雖承繼無人，但可以捐助貧苦人家，也還罷了；祇是香火斷絕，張家一脈，由我而終，那就愧對歷代的先祖列宗了。」

張夫人亦跟着拜伏於地。

王俊伸手扶起了張員外，但却不便去扶起張夫人，急得雙手互搓，道：「員外，夫人快

快請起，王俊祇不過略盡心力罷了，如何當得起如此大禮？」

張員外歎一口氣，道：「大夫，犬子之症來得怪異，羣醫束手，如非先生跋涉風塵而來，犬子焉有命在？」

張夫人接道：「何況先生於年近歲晚時離家來此，這盛情我們夫婦眞不知如何報答。」兩人一開口，有如連珠炮轟，完全沒有王俊接口的機會。

張夫人的話剛落口，張員外又搶着說道：「張家得先祖餘蔭，財源廣進，伯年這一代又聚集不少的財富，先生是一代儒醫，伯年本不敢以阿堵物唐突先生，但繼而一想，這些財物轉存於先生之處，以先生的絕代醫道，廣開善路，懸壺濟世，不收藥資，豈不是可以加惠很多貧苦人家麼？」

他說的道理堂皇，王俊倒是不便婉拒，自然也受了蕭飛燕勸說的影响，略一沉吟道：「員外如此仁善，在下倒也不便拒人於千里之外了。」

張員外喜道：「先生深明事理，惠然肯允，蒼生有福。」一面說話，一面由袖中取出了一疊銀票，遞了過去。

王俊伸手接過，本是漫不經心，但目光一觸到那銀票的面額，不禁吃了一驚。

那是一張伍千兩銀子的巨額銀票。王俊出身寒微，做夢也沒有想到，一下子能持有這麼

多銀子。銀票一共十張，合計是五萬兩銀子。

王俊盡量保持着鎮靜，但他持拿銀票的右手仍然有些微微的顫抖。

張員外輕輕吁一口氣，道：「先生可以開幾家大的藥舖，施捨藥物，如有虧損，百年願每年補貼。」

王俊還未來得及答話，蕭飛燕的聲音已傳入耳際，道：「大哥，收下吧！張伯年富甲一方，五萬兩銀子雖然是個大數目，但在張百萬的眼中，却算不得甚麼，對張家聚集的財富而言，祇不過是九牛一毛罷了。」聲音微微一頓，又道：「大哥，記着，張夫人佛堂中那隻香爐。」聲音很細小，但却很清晰。

王俊轉眼看去，祇見張員外的臉上是一片虔誠之色，似是正等待王俊的答覆。

看神情，張員外兩夫婦並沒有聽到蕭飛燕的聲音。

王俊緩緩收起了銀票，道：「在下會珍惜這五萬兩銀子，作一些有益世道人心的事。」

張員外道：「笑納！笑納！」

王俊目光轉注到張夫人的臉上，瞧了一陣，道：「夫人可是位篤信佛祖的人？」

張夫人怔了一怔，道：「不錯！不錯！先生好眼光。」回顧了張員外一眼，低聲道：「老頭子，我瞧這位大夫一臉書香氣，不但是一位好大夫，而且還是位神通的人。」

王俊輕輕咳了一聲，道：「夫人，如果在下沒有看錯，這張府之中，應該建有一座佛堂了。」

這一下，張員外也愣住了。

原來，張夫人那佛堂建在後園之中，那是連三尺童子亦不准涉足的禁地，這座佛堂知道的人並不多。

張夫人滿臉訝異之色，道：「先生，你怎麼知道的？」

王俊暗道了兩聲慚愧，笑道：「夫人可是晨昏兩次到佛堂叩拜？」

張夫人道：「是啊！十年如一日，從未間斷。」

王俊點點頭，道：「在下除了研習醫道之外，也研討佛理，見夫人眉宇間，隱隱透出祥瑞之氣，必是佛門中甚得佛性的方外弟子。」

張夫人道：「原來如此。」

不聞張夫人的邀請，王俊祇好硬着頭皮說道：「夫人，在下可否見識一下那座佛堂？」

張夫人怔了一怔，道：「這個……」

王俊道：「昔年在下曾在峨嵋山苦行洞面壁百日，能見佛光瑞祥，也許能爲夫人指點一些甚麼。」他飽讀詩書，滿腹經綸，被形勢逼得滿口胡謅起來，自非一般江湖人物可比了。

張員外點點頭，道：「大夫想見識一下你的佛堂，咱們就陪大夫去一趟吧！」

張夫人笑一笑，道：「老爺說的是。」

她目光一顧王俊，又道：「大夫，既然如此，老身帶你一觀。」

王俊覺着臉上有些發燒，內心也有些怦怦跳動，一抱拳，道：「那就有勞夫人在前帶路了。」

這是座廣植奇花的大花園，佛堂建築在花園一角處的綠蔭之下。

張夫人停下脚步，回顧王俊一眼，道：「大夫，這座佛堂祇有我們夫婦和一位打掃佛堂的老尼去過，就是犬子也未涉足一步，大夫恐怕祇能一個人進去。」

原來，蕭飛燕也跟着行入了後園。

王俊點點頭，道：「如是確有不便之處，在下也不用看了。」

張員外道：「既然來了，豈有不看之理，夫人請帶路吧！」

就這樣，蕭飛燕被擋在佛堂之外。

綠蔭下，一堵紅磚圍牆，把佛堂和花園分隔成兩個境地。

張夫人輕叩木門，前來開門的是一個獨目老尼。她穿着一件黑色的袈裟，顯得有些冷漠和孤寂。放進了張夫人和張員外，却橫身攔住了王俊，道：「施主，這是私人佛堂，除了男女主人之外，外人不得涉足。」

張夫人道：「妙花師太，不可無禮，這位王先生是我們張家恩人，已得我夫婦允許他進入佛堂。」

獨目老尼一合掌，道：「如此，施主請進吧！」

王俊感覺到一陣微風掠體而過，舉步行入佛堂。

四支高燒的巨燭把這座有些陰沉的佛堂，照得一片通明。

王俊遊賞過的寺院不多，但直覺的感覺到這座佛堂色彩很怪異。那是黃色的牆壁，藍色的屋頂，再加上一幅白色的神幔。這顏色並不衝突，但却極不調和。

目光轉到了佛堂前面，果然看到了一隻古色古香的香爐。說不出那是甚麼東西製成的，看上去不是鐵，也不是陶瓷燒成，說不出甚麼材料製成。

王俊目光的轉注到那香爐之上，道：「這是一件古物。」伸手抓去。

張夫人吃了一驚，道：「王大夫，你要幹甚麼？」

王俊道：「在下想看看這隻香爐。」

張夫人搖搖頭，道：「大夫，這隻香爐很名貴。」

王俊道：「哦！」

張夫人道：「所以，你最好不要動它。」

王俊微微一笑，道：「夫人，這香爐能值多少銀子？」

張夫人道：「總在數千兩到萬兩之間。」

王俊道：「如果在下希望把它買下來，不知夫人肯否出賣？」

張夫人說道：「大夫，你要這隻香爐幹甚麼？」

王俊心中大急，沉吟了一陣，道：「這個，可以作配藥之物。」

一直沒有接口的張員外道：「配藥用？」

王俊道：「是！這是石中之膽，用來配藥，可以醫治很多的病症。」

張夫人望了張員外一眼，張員外微微頷首示意。

張夫人輕輕吁一口氣，緩緩說道：「可以，如若大夫喜歡，你就請拏去吧！」

王俊似是未想到得來如此容易，不禁一呆，道：「這個！這個！在下實在是有些失禮了。」

張夫人道：「大夫，這個佛堂除了香爐之外，再無其他名貴之物，大夫可以去了。」這幾句話說得很明顯，簡直是單刀直入，一開口就說出了王俊的用心。

王俊想辯解幾句，但覺有口難開，無法想出一種理由來作解釋。

張夫人輕輕吁一口氣，道：「難道還要選一件甚麼東西？」

王俊祇覺被羞辱的感覺直上心頭，但却又無法說出一個所以然來，祇好强忍下一口氣，拿起香爐，舉步向外行去。張員外沒有阻攔，張夫人也沒有阻攔。

那獨目老尼仍然站在佛堂的大門口處，獨目中神光閃閃，射出濃重的殺機。

王俊不自覺的打了一個寒戰，說道：「師太！」

獨目老尼冷哼一聲，道：「你拿這香爐作甚麼？」

王俊道：「此物承蒙張員外夫婦送給在下。」

獨目老尼道：「貧尼也略通醫道，祇可惜，小少爺沒有先來找貧尼看看他的病勢，那就不會受你的要挾了。」語聲一頓，接道：「先生也研究佛理，博古通今，但不知是否知曉一句話？」

王俊道：「師太請說！」

獨目老尼道：「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先生根本不會武功，又如何保存這隻香爐呢？」

王俊哦了一聲道：「師太的意思呢？」

獨目老尼道：「大夫如是聰明，就把這座香爐賜於貧尼。」

王俊冷冷道：「哦！你就不怕懷璧其罪了麼？」

獨目老尼道：「不怕，貧尼這把年紀早已把生死之事看得很淡然了，就算眞的有強盜，也得先殺老尼才能夠取走這香爐。」

王俊微笑道：「老師太，這又何苦呢？如果在下把這座香爐拿去，製成藥物，豈不是可

以濟世活人了？」

獨目老尼冷哼一聲，未再多言，但她擋在門中，却無讓路之意。

還是張夫人低聲說道：「老師太，讓他去吧！」

獨目老尼一臉冷厲之色，連連冷笑了兩聲，才讓開去路。

王俊雖然捧着那古色古香的香爐離開了佛堂，但他內心之中却越想越覺得不是味道。

蕭飛燕站在佛堂外一棵老榕樹下面，看王俊手捧香爐而出，並未立刻迎上來。

王俊大步而行，一口氣走到了蕭飛燕的身前，道：「這個給誰？」

蕭飛燕低聲道：「現在，你最好自己捧着，咱們立刻告別。」

王俊好不容易要到的香爐，總不能丟下不要，祇好跟在蕭飛燕的身後離開了後院。

本來是極受尊重的貴賓，但自王俊得到了香爐之後，張夫人、張員外竟然不肯再出來見面，祇派了一個管家把王俊送出了張府。

這正是過年的期間，家家戶戶張燈結綵，大人、小孩也穿着新衣，街巷之間，是一片恭喜發財之聲。

王俊出了張府大門，那送行的管家就轉身而去，如非正在過年，大概立刻會關上大門。

蕭飛燕早已在門口等候，低聲說道：「大哥，前面街口有一輛馬車正在等候。」

王俊望了蕭飛燕一眼，欲言又止。

其實，那蕭飛燕根本就沒有給他說話的機會，快步向前行走。

轉過一個巷口，果然停着一輛馬車。蕭飛燕早已登上篷車，舉手相招。

年節時，竟不知她在何處僱了這一輛篷車。不過，這也不算甚麼稀奇事，有錢能使鬼推磨，祇要多出一些銀子，必有人會放棄了年節。

王俊登上了篷車，蕭飛燕立刻要車伕放下垂簾。篷車向前行去。

王俊忍了又忍，終於忍耐不住，道：「五妹，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蕭飛燕微微一笑，道：「大哥好機智，輕而易舉的就取得了這座香爐。」

王俊道：「這座香爐有甚麼名貴？咱們又爲甚麼非要取得它不可？唉！我本是很受敬重的貴賓，爲了這一座香爐，可算是受盡了白眼。」

蕭飛燕道：「大哥，這值得的。」

王俊歎口氣，道：「五妹，我這個作大哥的，心中有很多的話，不知是當不當說？」

蕭飛燕道：「大哥有甚麼話，自然是應該說了，不過，也不用急在一時……」

王俊接道：「還不用急在一時？何時才是我說話的時候？」

蕭飛燕道：「等一會，見到了二哥、三哥，以及四哥，六妹，大哥有甚麼話，可以盡量

的說出來。」

王俊道：「五妹，我現在就憋了一肚子疑問，難過得很。」

蕭飛燕道：「唉！我知道你不但有一肚子疑問，而且還有一腔怒火，覺得有一種被戲弄的感覺。」

王俊道：「你既有此想，就不應該如此對待我。」

蕭飛燕道：「大哥，我們兄妹情同骨肉，因才而用，並非有意麻煩大哥。」

她很會說話，而且婉轉動人，王俊一腔怒火，被她幾句話，竟然消去了大半。

王俊搖搖頭，歎口氣緩緩說道：「五妹，張員外也很奇怪。」

蕭飛燕道：「哪裏奇怪？」

王俊道：「他不吝惜珠寶、黃金，一送數萬，這座香爐雖是古物，也不過數千兩銀子的價值，怎的竟不願賜贈咱們。」

蕭飛燕微微一笑，道：「大哥，你是讀書人，應該知道藝術品的價值並不在乎它能值多少銀子，而是一個人對它有多少喜愛，能够鑑賞和喜愛古物的人，別人看來一文不值的東西，在他而言，雖萬金也不願以物相易。」

王俊道：「這樣說來，這座香爐是一件珍貴的古物了？」

蕭飛燕道：「大哥，對古物我知道的不多，我無法說明這香爐的價值。」

王俊道：「甚麼人知道？如若這一座香爐全無價值，你們總不會讓我去取吧！」

蕭飛燕道：「二哥知道……」

語聲一頓，接道：「大哥，再忍耐一些時間，你心中的疑團在見到了大夥之後，立刻就會給你解說明白了。」

王俊未再多言。篷車快速的向前行去，直出北門，行約十餘里路，篷車停下。

蕭飛燕當下抱起了香爐，行下篷車道：「大哥，到了，下來吧！」

王俊下車四顧，但見一片荒涼，目光所及處，不見一處房舍。

蕭飛燕已打發篷車離去，但聞輪聲轆轆，篷車去遠。

王俊輕輕吁一口氣，道：「五妹，這是甚麼地方？」

蕭飛燕道：「白猥坡。」

王俊道：「很荒涼的地方，二弟、三弟他們都在何處？」

蕭飛燕道：「傳說，這地方出了一隻白猥，能夠幻化人形，迷惑少年男女，原來居住於此地的人家紛紛搬遷而去，附近一些田地也因而廢耕，形成了這一片荒涼之區。」

王俊道：「咱們到此作甚？」

蕭飛燕笑道：「這一片荒地方圓三、四里，附近人家絕不涉足，所以，清靜得很，這地方可以讓咱們過一個又平安、又清靜的年節。」

王俊道：「四週不見房舍，咱們要棲居何處？」

蕭飛燕一面舉步而行，一面說道：「前面一片叢林，後面有一座很完整的宅院。」

王俊忽然覺得，江湖上的飄蕩生活和常人有着很大的不同。

穿過一片叢林，果然有一座青磚砌成的宅院。

看上去，像是座很古老的宅院，四週的青磚上都長滿青苔。

這座房子建築得很堅牢，看上去雖古老，但却沒有破損。

蕭飛燕走到大門口處，已高聲叫道：「掌燈大哥駕到。」

但聞一陣急快的步履之聲，三男一女快步迎了出來。當先一人，虬髯繞頰，正是老二于重，身後緊隨着老三方昭；第三位一襲青衫，劍眉朗目，長得十分英俊，王俊雖然沒有見過，但已猜想到是金燈門中的老四言小秋了；第四個一襲鵝黃短襖，鵝黃色的長褲，足穿鹿皮小劍靴，粉頰朱唇，秀眉鳳目，軀體玲瓏，全身透着一股勁兒。不用問，王俊亦可想是六妹黃媚了。

四個人一字排開，躬身一禮，道：「見過掌燈大哥。」

王俊抱拳還了一禮，道：「諸位賢弟賢妹，不用多禮。」

于重道：「廳中擺好香茗細點恭候大哥，小弟先走一步前面帶路了。」

蕭飛燕緊走一步，追在王俊身後，低聲道：「大哥，我們在江湖上行走，常常戴着人皮面具，以免到處招人注目，此刻，他們都未戴面具，是以眞面目和大哥相見。」

王俊哦了一聲，道：「整個的金燈門，祇有咱們這幾個人麼？」

蕭飛燕道：「不錯，就是咱們這幾個人，但兵在精而不在多，我們每一次行動都有很精密的計劃，各自發揮所長，無往不利。」說話之間，人已行入大廳。

大廳中打掃得很乾淨，一張八仙桌上，早已擺滿了香茗細點。

于重抱拳一禮，把王俊讓入上位。

王俊也明白無法推辭，一面坐了首位，一面說道：「各位賢弟賢妹請坐！」

于重、方昭、言小秋等依序入坐。

蕭飛燕把香爐放在桌子上，道：「掌燈大哥略施小計，就取得了這座香爐。」

王俊苦笑一下，道：「全是五妹在幕後指揮有方。」

蕭飛燕說道：「大哥的機智，小妹不敢居功。」

于重端起茶杯，道：「各位弟妹，以茶代酒，咱們先敬掌燈大哥一杯。」

喝完了一杯茶，王俊再也忍不住胸中的重重疑問，說道：「各位弟妹，王俊一個窮儒，課讀糊口，想不到竟因一時機緣，接掌了金燈，事情來得太突然，我又全無江湖經驗，對江湖上的事物，知曉得太少，目睹、耳聞，盡多不解之事，想向諸位賢弟、賢妹們請教一番。」

于重點點頭，道：「大哥說的是，咱們洗耳恭聽。」

王俊沉吟了一陣，道：「血手七醜是否被咱們殺了？」

言小秋道：「七醜中，五醜被誅，逃走了兩個人，但也都受了傷，大概不會再掀起甚麼風浪了。」

王俊哦了一聲，道：「七醜中兩個受傷的是甚麼人？」

于重道：「四弟設計，咱們全體出動，搏殺截擊，五個確已除去，兩個雖然逃走，但也委實受傷不輕，是老二耿光，和老七黑狐狸陳嫦。」

王俊目光轉注到那香爐身上，接道：「這是張員外佛堂之物，咱們爲甚麼要取到手中，雖非搶奪，但却是挾恩强索，這和咱們金燈門行仁江湖之旨，豈不是有些不符麼？」

嬌媚俏麗的黃媚突然啓動櫻唇，由口中婉轉傳出一縷淸音，道：「掌燈大哥，這是小妹的主意。」

王俊怔了一怔，道：「你的主意？」

黃媚點點頭，道：「是的，小妹借人皮面具掩護，混入張府數日之後，發覺了張府後園中有一座佛堂。」

王俊道：「那沒有錯，有錢人家建一座私人的佛堂有何不可？」

黃媚道：「佛堂沒有錯，但那看守佛堂的獨目老尼，却不是一個平常的人物。」

想到那獨目老尼的冷漠神情，王俊不自覺的點點頭，道：「那老尼確實有些陰沉可怕，但她和這香爐何關？」

黃媚道：「小妹聽得前任掌門大哥說過，這座香爐不但是一件古物，而且是一件奇寶，原是南京沈萬三家的藏物，沈家被抄家之後，此物被收入國庫，想不到竟落到張伯年的家中。」

王俊道：「沈家被抄距今已數十年之久，此物也許被人盜出，輾轉流落，張家有錢，把它收購了，也不算甚麼錯失。」

言小秋微微一笑，說道：「此物十年前出現過兩次，牽涉入一樁武林公案之內，咱們要大哥取出此物，用心在借物查證一段昔年的公案。」

王俊道：「哦！甚麼樣的公案呢？」

言小秋道：「更上一代的掌燈大哥被人暗殺的公案。」

王俊道：「原來如此。」

于重道：「大哥，咱們金燈門本不許爲私人的恩怨拚命，但由於更上一代的掌燈大哥，是因公而亡，咱們不能不查。」

王俊道：「找到這一隻香爐，就能找出兇手麼？」

于重道：「不能說找出兇手，祇能說找出一點頭緒。」

方昭輕輕吁一口氣，道：「大哥，那張伯年看來不是一個普通人物。」

王俊微微一怔，說道：「三弟之意，可是說那張員外，牽涉入謀殺更上一任掌燈大哥的事？」

方昭道：「目下情況還未明朗，咱們請掌燈大哥來此，就是要評斷此事，二則，也可使咱們兄弟團聚幾日。」

王俊點點頭，道：「說的也是，諸位賢弟、賢妹一片俠心，奔走風塵爲人受苦，過年時刻，大家實在也該休息一下了。」

方昭微微一笑，道：「大哥，咱們兄弟爲了保持江湖上行動的方便，從來不願被人認出眞正面目，所以，在江湖上走動之時，大都戴着一個人皮面具，祇有兄妹相聚一堂時，才以

眞正面目相見。」

王俊目光轉到了黃媚的臉上，祇覺她千嬌百媚，美艷絕頂，實在是很少見到的美女，任何人也看不出她是有着一身武功的人。

心中念轉，口中問道：「張府中那一劍，可是六妹出手？」

黃媚道：「是小妹獻醜。」

王俊道：「那是石破天驚的一劍，我想不到，人怎能把一支劍運用到那等神化之境？更想不到那一劍竟出自六妹之手。」

言小秋道：「咱們這輩兄弟之中，本以大哥的內功最深，六妹的劍術造詣最深，那一招『劍氣化龍』，確具有無與倫比的威勢。」

王俊道：「可笑的是，我這個作大哥的，竟然一點武功也不會。」

言小秋道：「金燈門歷來的掌燈大哥都武功高强，但他們很少能活過五年……」

王俊接道：「爲甚麼？」

言小秋道：「因爲我們這幾個兄弟們結下的仇恨太多，這筆賬都被算到了掌燈大哥的頭上，他們想找我們報仇，但却無法找到我們的行踪，祇好把這份仇恨算在大哥的身上了，因爲祇有掌燈大哥，永遠是以眞正的面目在江湖上出現。」

王俊道：「唉！如果掌燈大哥也戴上一個人皮面具，豈不是可以活得長遠一些？」

黃媚笑一笑，道：「掌燈大哥執掌着金燈，他代表了金燈門，一般而言，他們不願意戴着人皮面具，因爲一個標誌的隱晦，就等於把一個組合完全的神秘起來。」

王俊道：「諸位弟妹，江湖上是不是有很多人知道咱們這個金燈門的組合？」

方昭道：「知道，大部份江湖中人，都知道有這麼一個愛管閑事的金燈門。」

黃媚道：「我們行動迅捷，來去如風，江湖道上，祇知道有金燈門這個組合，但却不知道我們有多少人。」

言小秋道：「很多人認爲我們是一個很龐大的組合，他們從來不知道我們有多少人，我們行動迅速，手法乾淨，知道我們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黃媚道：「過去的掌燈大哥都有一身好的武功，但他們却都很快的死去，金燈再傳到了大哥的手中，金燈門的傳統是不保護任何私人，所以，我們很少照顧大哥，事實上，以前的大哥武功都高過我們很多，也用不着我們保護……」

黃媚目注王俊，嫣然一笑，接道：「這一次不同了，執掌金燈的大哥完全不會武功，不論從任何一個方面看，咱們都應該全力保護大哥，對麼？」

王俊道：「唉！在下無能，要勞動諸位賢弟賢妹保護我，豈不是浪費了很多人力？」

黃媚道：「不！我和五姊已被指定為保護大哥的人。」

王俊道：「這個……」

黃媚接道：「二哥說，我們女孩子比較細心一些，而且也有耐性。」

蕭飛燕道：「大哥你心中不是有很多很多的疑問麼？現在可以問了。」

王俊道：「有些疑問已在你們的談話中解說明白，有些疑問我想不用問了。」

蕭飛燕道：「為甚麼？」

王俊道：「我雖然還不完全瞭解，但我知道諸位賢弟、賢妹都是眞誠為天下造福的人了。」

蕭飛燕笑道：「大哥沒有經歷過江湖上的事務，對我的行為也許會覺得怪誕一些。」

王俊說道：「這個，在下眞是有些不大習慣。」

蕭飛燕道：「大哥，我們兄妹難得有如此閑暇的相聚，每一年中，大概祇有幾天，這幾天中，我希望大哥能多瞭解我們一些。」

王俊點點頭，道：「咱們實在太匆忙，唉！這倒體會到一件事了。」

蕭飛燕道：「甚麼事？」

王俊道：「生命的價值。有些人是在為別人活着，雖然大部份人是在為自己活着。」

黃媚道：「我們這些人都是爲別人活着的。」

王俊道：「六妹，爲別人活着的人是不是有些快樂？」

黃媚道：「不完全是。因爲我們究竟也是人，有血有肉的人，我也會覺得困乏，也會覺得空虛，我不知道幾位兄長和五姊的感覺如何？但我個人的感覺是這樣，常有着失落的感受。」

王俊道：「哦！」

黃媚笑一笑，接道：「不過，我覺得快樂的時刻比痛苦多一些。」

王俊道：「是的，六妹，不論是爲自己或是爲別人活着，都會有痛苦。」

于重哈哈一笑，道：「六妹，大哥，人生的問題太深奧，咱們想了很多年也沒有想通過，咱們難得有這麼幾天的集會，大家應該好好快樂一下。」

方昭道：「二哥說的是，六妹不但劍術造詣奇高，而且還燒得一手好菜，大哥祇怕還沒有品嘗過六妹的手藝吧！」

王俊道：「沒有。」

方昭道：「那就勞動六妹的芳駕下厨房了。」

黃媚站起身子，道：「大哥，別太聽三哥的誇獎，寄望太高，你會失望的。」站起身子，

向厨房行去。

蕭飛燕道：「我去幫幫六妹，我不會作菜，至少可以燒火洗菜。」站起身子，緊隨黃媚身後而去。

目睹兩女去後，二弟于重突然神色莊嚴的說道：「大哥，有一件事咱們還沒有告訴大哥。」

王俊一怔，道：「甚麼事？」

于重凝重地道：「關於更上一代掌門人的身份。」

王俊道：「二弟請說！」

于重道：「他是六妹的父親。」

王俊呆了一呆，道：「六妹知道麼？」

于重點點頭，道：「她知道，她明媚嬌艷，外面看來很柔弱，事實上，她是屬於那種很堅强的女孩子。」

王俊點點頭道：「這幾日的見識也使我覺得不能以貌取人。」

于重道：「在金燈門中，有一條不成文的規戒……」

王俊接道：「甚麼樣的規戒呢？」

于重道：「單根獨苗不收入金燈門中，我們身入金燈門後，就要下定了以身殉道的決心。」

王俊道：「這個……」

于重接道：「大哥有兄弟麼？」

王俊道：「沒有，不過，諸位賢弟可以放心，我也沒有了父母。」

方昭道：「如是大哥以身殉道，豈不是絕了王家的香火？」

王俊哈哈一笑，道：「諸位賢弟，在下孤身一人，老實說，生而無歡，諸位賢弟，可以不用為我擔心了。」

于重微微一笑道：「大哥已是金燈門的掌門之人了，既如此說，咱們也沒有話說了。」

王俊笑一笑，道：「于賢弟，很多疑團都已從諸位談話中得到瞭解，祇是還有兩點不明，希望于賢弟能多給我答覆了。」

于重淡淡一笑道：「大哥請說。」

王俊說道：「咱們這金燈門一共有多少人？」

于重道：「重要的人，眞正屬於咱們金燈門的人，祇有咱們六個，不過，金燈門是一個很有錢的門派，咱們需要甚麼人，都可以花錢請來。」

王俊道：「這話怎麼說？」

于重道：「如果咱們要請兩個鏢客，那麼咱們就去選最好的鏢局，去請他們……」

王俊點點頭，道：「哦！」

于重接道：「如若咱們要請兩個殺手，那麼派人去請兩個殺手來。」

王俊道：「咱們居無定處，金錢財物都放在甚麼地方？」

于重道：「都存在幾家大銀號中，其中以山西福記柳家的銀號存款最多。」

于重伸手從懷中摸出一個存摺，道：「大哥，這是一個十萬銀子的存簿，大哥請帶在身上，如有需用，隨時可以支取。」

王俊一生中從來沒有一下子懷有如此多的金錢，接款的手也有些微微發抖起來。

于重輕輕吁一口氣，道：「這筆錢，大哥可以任意去用。」

王俊道：「賢弟，這可是咱們全部的款數麼？」

于重道：「不是！這祇是要給大哥用的銀子。」

王俊道：「那是說，咱們幾個兄妹每人身上都有一筆巨款了。」

于重道：「咱們各位兄妹身上，每人都帶有一個存摺，上面都有着很多銀子存在銀號中。」

王俊道：「于賢弟，咱們行俠仗義，濟困扶危，向來不受人酬報，哪來的這麼多銀子呢？」

于重道：「大哥，這件事，兄弟要說明一下。」

王俊道：「甚麼事？」

于重道：「咱們金燈門這些錢財，都是取之有道的財物，大哥，過去咱們金燈門很富有，廉潔得一文不取，結果把所有的財產都變賣得精精光光，一無所有，以後，咱們開始得到應得的酬報。」

王俊道：「酬報有一個標準麼？」

于重道：「沒有，完全沒有任何標準，有錢的，咱們可以多取幾個，沒有錢的，咱們也可能要貼些銀子。」

王俊道：「這些錢都是人家送的，還是咱們要的？」

于重道：「大都是他們送的。」

王俊點點頭，道：「原來如此。」

兩人談話之間，黃媚和蕭飛燕已經端着酒菜行了過來。

很快的，擺好了酒菜。菜不多，但每一樣都做得十分可口。

六個義兄弟圍坐一桌，一面說笑，一面食用酒菜。

嬌麗的黃媚展開了笑靨，像一隻蝴蝶似的穿來飛去，優美的聲音像出谷黃鶯一般，使得全場中充滿着歡愉的氣氛。

王俊冷眼旁觀，發覺了嬌媚的六妹有着完全不同的兩種性格，她有時候很文靜，文靜得有些沉悶，沉悶得使人感覺到她是個很憂慮的女孩子，給人一種憂鬱和不安。她活潑起來時給人一種天眞可愛的感受。

這一頓飯吃得很愉快，飯畢，蕭飛燕和黃媚收拾了碗筷之後，六個人圍在一處。

蕭飛燕輕輕吁一口氣，道：「大哥，二哥和你談過沒有？」

王俊道：「談甚麼？」

蕭飛燕道：「關於張伯年。」

王俊道：「沒有啊！」

蕭飛燕道：「我們決心要追查一段往事，一段很沉痛的往事，但此事的動機不合咱們金燈門的規戒。」

王俊道：「這個，我又能如何幫忙呢？」

蕭飛燕道：「金燈門的大哥擁有一種特權，那就是他可以下令我們爲某一件事行動。」

王俊道：「這樣，不會背棄金燈門的門規麼？」

蕭飛燕道：「不會。」目光一掠黃媚，接道：「這事和六妹有着很密切的關係，我們這些人，本來不許爲私情行動，事實上，這一條門規已然不太合理，我們以身相許金燈門，咱們任何傷害都和金燈門有關，爲甚麼咱們的身軀不能和金燈門連在一起？」

王俊道：「理當如此。」

黃媚突然站起了身子，凝神聽去。

于重一皺眉頭，道：「六妹，甚麼事？」

黃媚道：「好像有人來了。」

于重道：「快些散開。」呼的一聲，吹熄了桌上的燈光。

原來，已是深夜初更的時分。

黃媚的嬌軀突然之間到了王俊身前，低聲說道：「大哥，跟我來。」

王俊感覺到一隻滑膩的玉手，抓住了自己的右腕。

王俊不自覺的站起了身子，悄然的一側行去。大廳外突然響起了一陣低沉的笑聲，道：「諸位的行踪雖然隱密，但仍然被咱們查了出來。」聲音突然轉高，道：「各位聽着，咱們已經在這裡佈下天羅地網，祇要一聲令下，立刻有無數的引火之物拋擲過去……」

于重冷冷接道：「這些房屋不畏火燒，閣下準備的引火之物，豈不是有些可惜麼？」

室外那沙啞的聲音又傳了過來，道：「除了那些引火之物外，還有十二個匣弩，十二個梅花針筒，諸位祇要離開此地一步，會立刻死於毒針之下。」

于重一面暗中指揮佈署，一面說道：「閣下帶了如此衆多的人手而來，不知道用心何在？」

方昭道：「你們又燒房子，又埋伏了匣弩針筒，誠心要置咱們於死地了？」

蕭飛燕道：「如果咱們非死不可，那祇有以命相拚了。」

幾個人一面說話，一面悄然的移動身形，戴上了人皮面具。

黃媚把王俊拉到大廳一角之處，又移過來兩張木桌，木椅，擋在了王俊的身前，低聲道：「大哥，好好的坐在這裏，聽小妹的話，不要亂跑。」

王俊點點頭道：「我手中短劍……」

黃媚低聲道：「大哥，我們應付得了，你不要放在心上。」

黃媚口中說話，人已戴好面具，忽然動身一躍，人到了大廳門口。

但聞金風破空，一排弩箭，疾如流星一般射了過來。

黃媚忽然右手一揮，祇見一道寒芒透體而生。

但聞一陣叮叮噹噹之聲傳入耳際，近身弩箭全被擊落。

黃媚衝出室外，引發了大部分的暗器，但她擊落了襲向身來的暗器之後，並未再向前衝出，祇是橫劍而立，冷冷說道：「這大廳外面的埋伏也不過如此而已，如若祇想憑藉這些暗器就把我們制服，那是有些白日做夢了，諸位既然敢找上咱們兄妹，想必是大有來歷的人，實也用不着藏頭露尾，請出來見見吧！」

這時，于重也快步行了出來，接道：「哪一位朋友來見咱們兄妹，請出來吧！」

但見人影一閃，一個全身黑衣的老人，緩步行了過來。

那似是一件黑色的生絲長袍，雖在夜色下也可以看到衣服上閃動的光芒。

他的臉很黑，黑得叫人分辨不出五官眉目，整個的臉部好像是一幅潑墨的畫，祇看到兩個眼睛閃動着光芒。

于重雖然是多年在江湖上走動的人，也沒有見過這樣的人物，不禁爲之一呆。

黑臉人停在七尺外，露出了一口白牙，笑一笑，道：「諸位都是金燈門中人了？」

于重答非所問，道：「閣下是甚麼人？」

黑臉人哼了一聲，冷冷說道：「先回答老夫的問話。」

于重一皺眉頭，道：「閣下可以問，咱們却未必要回答，閣下如是想要咱們回答，最好

是先回答咱們的問話。」

黑臉人冷笑一聲，道：「看來，咱們是很難談得攏了。」突然出手，一把扣向了于重的右腕脈穴。于重右手一縮，避開了一擊，左手擊出一拳。這一拳力道十分强猛，帶起了一股强烈的嘯風之聲。

黑臉人不閃不避，右手一抬，硬把于重的一拳給接了下來。

雙方拳、掌接替，響起了一聲蓬然大震，于重被震得向後退了一步，那黑衫人却靜站不動。雙方功力在這一拳交接之中，已然分出了高下，于重和那黑臉人有着很大的距離。

黑臉人突然又向前跨了一步，一拳擊出。于重略一猶豫，又舉手接了一拳。這一拳是那黑臉人擊出，力道更爲强猛，于重接下了一拳之後，身不由己的向後退了兩步。

黑臉人冷冷笑道：「你如若能再接下老夫一拳，老夫可以回答你任何問題。」

黃媚低聲道：「二哥，我來。」

于重一揮手，說道：「六妹，我還支撑得住。」

黃媚猶豫了一下，終於停了下來。

黑臉人哈哈一笑，道：「金燈門是一個很神秘的門戶，你們的行動一向飄忽不定，而且人人都戴着面具行動，這一點，老夫已經摸得很清楚了。」

于重道：「就算咱們戴着人皮面具，但也比閣下強一些，不會用黑灰把臉上塗滿。」

黑臉冷冷地道：「你對老夫知道得太少，老夫人告訴你，我是以本來面目出現於江湖，從來未戴過面具，也未經過化妝。」

于重道：「你是本來面目？」

黑臉人道：「不錯，你應該知道我是甚麼人了。」

于重道：「閣下是黑面神鄭同。」于重臉上戴着人皮面具，無法看出他臉上的神情變化，却看到了他眼神中，流露出一抹驚異之色。

黃娟年紀幼小，不知黑臉人鄭同是何許人物，眨動一下眼睛，低聲道：「二哥，黑面神是甚麼人？」

于重道：「他是一位息隱於江湖二十年的大俠，想不到今夜竟會出現於這等荒凉的地方。」

黃娟道：「二哥，如若他眞是一位曾經息隱於江湖的大俠，他就不應該來找咱們的麻煩了。」

黑面神鄭同冷笑一聲，接道：「老夫對你們金燈門的事，已經聽到了很多……」

于重接道：「既然聽聞很多，那就應該知道我們做的是對的事。」

鄭同道：「你們做得不錯，祇是太過嗜殺，殺的人太多，而且，誤殺了很多好人。」

于重道：「這個，也許我們手段上激烈一些，但我們作的事決沒有錯。」

鄭同道：「但你們殺了很多人，這些人都有親戚朋友，他們的家人、子弟找你們報仇，該是沒有錯了。」

于重道：「沒有錯，金燈門作甚麼事都是敢作敢為，祇要是我們殺的人，我們就不會不認賬。」

鄭同道：「那很好，你們如若是願意講理，現在咱們就揭開談談也好。」

于重道：「好吧！把事情說清楚，作一個徹底的了斷。」

鄭同點點頭，道：「老夫第三掌可以取你之命，但如金燈門願意講理，老夫倒願意作一仲裁，而且，如是金燈門真的沒有錯誤，老夫也願意支持你們，不過，唯一的條件就是金燈門從此之後，不能再很神秘的在江湖上活動，既然要行俠仗義，那就要堂堂正正的出面，打起金燈門的旗號，死也要死得堂堂正正，死也要死得名正言順，轟轟烈烈。」

于重為之沉吟了一陣，道：「老前輩說的是。」

鄭同道：「你叫甚麼名子？」

于重沉吟了一陣，道：「在下于重。」

鄭同道：「你能夠作得主麼？」

于重道：「不能，金燈門中的一切大事，都決定於大哥之命。」

鄭同道：「你排行第幾？」

于重道：「排行第二。」

鄭同道：「就老夫所知，貴門大哥已然死去。」

于重道：「不錯，他死了，但金燈門不可一日無大哥，誰能再接管大哥的權利，決定於上一任大哥的身上，他選擇的人，就是下一任金燈門的大哥。」

鄭同說道：「那是說，你們又有一位大哥了？」

于重道：「不錯，金燈門不可沒有掌燈人。」

鄭同道：「這一位掌燈人現在何處？」

于重道：「亦在此地。」

鄭同道：「可否請出一見？」

于重道：「可以，不過，在下先要取得閣下的保證。」

鄭同道：「甚麼保證？」

于重道：「咱們這一任掌燈大哥是一位讀書的人，不會武功。」

鄭同道：「不會武功？」

于重道：「他不會武功，閣下如若不能保證他不受傷害，咱們不能請他出面。」

鄭同沉吟了一陣，道：「好！老夫可以保證，在事情未得到結果之前，不許有人對他有所傷害，如是事情有了決定，那就應該照決定辦了。」

于重回顧了黃媚一眼，道：「六妹，請大哥出來吧！」

但聞一人應道：「我來了。」

王俊手執短劍，緩步行了出來。

黃媚吃了一驚，道：「大哥，你……」

王俊接道：「你們談話的聲音很大，我都聽到了，我雖然不會武功，但我已經掌了金燈門，我就應該出面，對麼？」

黃媚道：「大哥，事情還未決定……」

鄭同接道：「咱們立刻可以決定了。」

他提高了聲音接道：「諸位，你們可以出來了。」

但見人影閃動，暗影處現出數十個人，緩步行了進來。這些人的身份不同，有高有矮，也有婦女、童子。大都佩有兵刃，兵刃不同，顯然是來自很多不同的門派，但這些人有一點

相同之處，那就是每個人的臉上都帶着一片仇恨。約略的估算一下，大約有二十餘人。

四、五十道目光，盯在于重的身上，充滿着仇恨的怒視。

鄭同的目光環掃了全場一眼，道：「你們聽着，金燈門已決定和諸位談談，如果你的家人枉死於金燈門弟子的手中，金燈門會給諸位一個很公平的交代，如果他們作惡多端，確有該死之因，那就無法怪責金燈門，老夫也無法為你們報仇。」

二十餘人臉上泛現出不同的神色，有的驚奇，有的發怒，但卻沒有一個人反對鄭同。

于重輕咳了一聲，道：「鄭兄，咱們請到大廳中坐吧。」

鄭同點點頭，舉步向內行去。大廳中點起了四支蠟燭，照得一片通明。

這大廳中有一張很大的長桌，所有的人都圍桌而坐。

王俊、于重、方昭、黃媚、言小秋和蕭飛燕全部都參與了這場會談。

黃媚和言小秋分坐在王俊的兩側，隱隱有保護之意。

金燈門和鄭同帶來的人保持了分明的壁壘。

于重對王俊低言數語，王俊點點頭，站起了身子，道：「諸位大伯、大娘、大嫂、兄弟，兄弟王俊，現為金燈門中的掌門人。」

全場中一片靜寂，靜得聽不到一點聲息，所有的目光，都投注在王俊的身上。

王俊神情黯然，緩緩接道：「金燈門的掌門人都活不了多久，在下接掌金燈門不過是數天前的事，我不會武功，也不懂江湖中事，但仰面有天，江湖有道，道理擺在桌面上自然是不會有錯，諸位都受過金燈門的傷害，我希望諸位能講出一個事實來，金燈門有錯失的地方，我們金燈門一定償還。」

祇聽一個尖嗓門的女子聲音，道：「老身先講。」

王俊目光轉到那講話人的身上，那是一個五旬左右的老婦人。

祇見她神情冷肅，緩緩接道：「先夫和犬子，父子兩人都死在金燈門的手中，但不知是你們哪一位，這仇恨老身記了已整整七年。這七年來，老身一直耿耿難忘，我跑遍了大江南北，始終找不到你們金燈門的窰子建在何處。」

王俊神情肅然，道：「老夫人，你丈夫和兒子，都死在了金燈門的手中，那確實是很大的仇恨。」

那老婦人穿着黑衣短裝，手中執着一柄鳩頭拐杖。

祇見她拐杖在地上一頓，接道：「原來金燈門還有講理的人！」

黃媚低聲道：「大哥，問問她丈夫、兒子的姓名，為甚麼死在金燈門的手中。」

王俊一抱拳，道：「老夫人，你那丈夫和令郎的姓名，可否見告？」

黑衣婦人道：「先夫名叫陳章。」

于重接道：「鬼影陳章！」

黑衣婦人道：「不錯，正是先夫。」

王俊道：「令郎的名字呢？」

黑衣婦人悲聲地道：「小犬的名字叫作陳龍。」

于重道：「五毒蛇陳龍。」

黑衣婦人道：「他們父子兩人都死在你們金燈門下。」

于重道：「是！他們兩位確實是死在我們金燈門下。」

王俊回顧了于重一眼，道：「老二，咱們為甚麼要殺了他們父子？」

于重道：「陳章是我殺的，陳龍死於老三之手。」

黑衣婦人道：「哪一位是老三？」

方昭道：「區區方昭，就是老三。」

黑衣婦人兩道目光中滿含惡毒，望了方昭一眼，道：「就是你殺了我的兒子？」

方昭道：「是！令郎綽號稱五毒蛇，在襄樊兩地，十日中姦殺七個少女，第十日晚上被在下遇上，雙方動手相搏，不幸死於在下之手。」

黑衣老婦人道：「你胡說，老身自己的兒子，我怎麼不知道他會採花傷人？」

方昭笑一笑，道：「陳夫人，時間不算太久，襄陽府的檔案中還有他的記錄，而且那血案連續發生，震驚了襄樊一帶，祇怕那地方現在還記憶猶深，陳夫人如是不信，不妨到襄樊一帶去打聽一下。」

陳夫人怔了怔，道：「就算犬子行爲不檢吧！但關你們金燈門甚麼事？」

方昭道：「雖然不關我們金燈門的事，不過，金燈門中人不能不管這件事。」

王俊接道：「老夫人，咱們殺了令郎，不過那是有殺他的原因！未知老夫人對這原因有何高見？」

陳夫人冷冷說道：「我不管爲甚麼，但你們殺了我的兒子，我就要替他報仇。」

王俊道：「如果你自己覺得應該報仇，那是以後的事了。」目光一掠于重，接道：「老二，你爲甚麼殺了陳章？」

于重道：「他截劫一批財寶，刀傷八命，在下爲了救一位事主，和他動手搏殺，失手殺了他。」

王俊道：「應該的，他殺了八人，抵償一命有何不可？」

陳夫人冷冷說道：「老身先替兒子報仇，然後再報殺夫之仇。」

突然舉起手中的鳩頭拐杖，直對方昭擊了下去。

鄭同突然一揚右手，抓住了陳夫人的拐杖，道：「慢着。」

陳夫人怒道：「姓鄭的，咱們尊敬你是個人物，才把你請出來主持正義，想不到你竟然敢吃裏扒外。」

鄭同厲聲喝道：「住口，咱們要對付金燈門，也要找個理由出來，你那丈夫劫財傷命，兒子採花行兇，都犯了江湖大忌，死有餘辜，還有甚麼顏面找人報仇？」

陳夫人道：「那因爲死的不是你的兒子，你可知道母子連心這句話。」

鄭同道：「養子不教是誰之過？你能生不能教，怪得何人？」

陳夫人突然狂笑一聲，道：「鄭同，你現在是人物了，是麼？別人不知道你的出身，但老身知道，當年你初出江湖和犬子有何不同？劫財採花，甚麼事你沒有幹過？」

鄭同雙目中泛現殺機，道：「陳夫人，老夫昔年也許交友不愼，犯過幾次錯誤，但我錯而能改……」

陳夫人接道：「那是白璧之汚，就算作了一百件好事，也不能抵一件錯事。」

鄭同冷厲的說道：「你給我坐下，金燈門要答覆的事很多，我相信總有很多件他們找不出堂皇的理由出來，不能因你一個人搞亂了大局。」

陳夫人道：「老身不用你幫忙，我要替兒子報仇，憑仗我自己的武功。」

鄭同道：「那也不行，你這樣做壞了大家的事。」

陳夫人突然用力一掙，但却沒有掙脫鄭同的右手。

鄭同突然歎口氣，道：「陳夫人，你坐下，你不是金燈門中人的敵手。」

陳夫人一掙未脫，氣得怒喝一聲，左手放開拐杖，一掌向鄭同拍了過去。

這一掌出人意外，距離又近，本是很難閃避。但鄭同却能坐着未起，身子突然一偏，避了一掌。陳夫人一掌落空，身不由主的向前栽去。鄭同右掌輕輕一揮，拍在陳夫人的背心之上。陳夫人一張嘴，吐出了一口鮮血，身子搖了兩搖便倒摔在地上。

鄭同輕輕吁一口氣，道：「陳夫人，你連老夫一招都擋不住，如何能夠和金燈門中人動手？」

陳夫人倒摔在地上，就未再掙動，也不知是死是活。

王俊等冷眼旁觀，未發一言。

鄭同目光環掃，望了羣衆一眼，道：「諸位聽着，哪一位和金燈門中結有恩怨，可以提出來商討一番，不過要站得住脚，佔得住理。」

祇聽另一個女子的聲音，說道：「我……金燈門中人殺了我父親、兄弟四條命。」

轉頭望去，祇見那說話的人是一位白衣少婦，一身白衣，有如重孝。但也正因她這一身有如孝服，看起來，有一股俏媚的味道。

鄭同哦了一聲，道：「姑娘，令尊是何許人？姑娘又怎麼稱呼？」

白衣女子幽幽地道：「賤妾姓冷，先父冷樹……」

鄭同接道：「原來是君子刀冷樹的後人，在下失敬了。」

語聲一頓，接道：「姑娘怎麼稱呼？」

白衣女子道：「我叫冷香。」

鄭同道：「令尊俠名卓著，是白道中的人物，怎會和金燈門結下怨仇呢？」

冷香悲聲地道：「我爹爹確實死在金燈門下。」

鄭同道：「這就要問問金燈門了。」目光轉注王俊的身上，道：「貴門對君子刀冷樹的事，有何高見？」

王俊一皺眉頭，望了于重等人一眼，道：「君子刀冷樹的死亡，諸位賢弟、賢妹哪個動的手？」

于重、黃媚等一個個默然不語。

王俊連問數聲，一直無人回答。

直到王俊問到了第三次，于重才輕輕吁一口氣，道：「大哥，咱們金燈門中有一條規戒，那就是一人作事一人當，如若無人承認，那就說明這件事不是咱們金燈門幹的。」

王俊道：「我不明白，如若不是咱們金燈門幹的，爲甚麼會賴在我們身上？」

鄭同道：「君子刀的女兒豈會說謊，移禍金燈門？」

王俊道：「于兄弟，咱們不承認這件事，是否就可否認了這件事？」

于重道：「自然不是。」

王俊道：「既然不是，咱們就應該有個交代。」

于重道：「好！大哥，可否讓在下問冷姑娘幾句話？」

王俊道：「自然可以，但不知道鄭前輩意下如何？」

鄭同道：「話不講不明，木不鑽不透，老夫也希望你們把事情說明白。」

于重道：「多謝鄭前輩。」目光轉到冷香的身上，道：「冷姑娘，你如何能證明令尊是傷在我們金燈門下？」

冷香道：「我親眼看到的。」

于重接道：「姑娘既是親眼所見，想必可指出兇手是誰，金燈門下主要的人全都在此，姑娘請指出兇手。」

冷香搖搖頭，道：「不是看到兇手。」

于重道：「那是看到了甚麼？」

冷香道：「那是看到了我父親、兄弟的屍體。」

黃媚道：「冷姑娘，看到你父兄的屍體，難道就證明了他死在金燈門下？」

冷香道：「那自然不能證明，但我父親屍體之下寫了幾個字，却是鐵一般的證據。」

黃媚道：「令尊寫的甚麼？」

冷香道：「殺我者金燈門。」

黃媚點點頭，道：「果眞如此，那倒算得證據，不過，小妹還要請教冷姑娘一件事。」

冷香道：「小妹洗耳恭聽。」

黃媚道：「冷姑娘是否想到過，那可能是別人的嫁禍？」

冷香道：「別人爲甚麼要嫁禍金燈門？」

黃媚道：「金燈門的仇人太多，所以，他們很可能來一個移禍江東。」

冷香道：「姑娘，別忘了，那字是我父親的手筆。」

黃媚笑一笑，道：「冷姑娘，怎能確定那是令尊的手筆呢？」

冷香道：「字壓在屍體之下，屍體沒有移動過的跡象，別人怎會寫出來？」

我們也沒有殺死令尊的理由。」

黃媚道：「冷姑娘，如若我們眞的殺了令尊，我們怎會讓他在屍體下留下字跡，何況，

冷香道：「有……」

黃媚一怔，道：「姑娘請說。」

冷香道：「這是我父親告訴我的事，那是百分之百，不會有錯了。」

黃媚道：「姑娘請說吧！」

冷香道：「有一次，你們金燈門追殺一批綠林人物，他們一行九人，死了八個，還有一個人也受了傷，但你們不肯放過，我爹爹剛好路過，勸你們不可趕盡殺絕，當時你們還不肯接受，不知此事是眞是假？」

方昭道：「是眞的。」

于重道：「三弟在場麼？」

方昭道：「君子刀冷樹勸的就是我。」

黃媚道：「祇有三哥一人追殺九匪？」

方昭說道：「不是！我和上一任的掌門大哥。」

冷香道：「事實俱在，你們還有甚麼話好說？」

方昭道：「姑娘，當時的情形不知令尊是否說得清楚？」

冷香道：「爹告訴我說，他阻止你們，你們不肯聽從，直到拔刀而出，强行攔阻了這件事時，你們才勉强收手。」

方昭道：「令尊沒有說謊，經過的確是如此。」

冷香道：「這麼說來，你們承認了是殺我父親、兄弟的兇手了？」

方昭道：「不是，我們是承認了被你父親攔阻咱們追殺盜匪的事，咱們却沒有承認是殺死令尊和令兄的兇手。」

冷香道：「你們不敢承認。」

方昭說道：「不是不敢，而是咱們不是兇手。」

冷香道：「鄭前輩，你是否願意作主？」

鄭同道：「作甚麼主？」

冷香道：「替我們判定一下是非，看金燈門是不是殺死先父的兇手？」

鄭同道：「金燈門的嫌疑很大。」

王俊道：「我相信自己的兄弟，他沒有做過自然不能承認。」

黃媚笑一笑，道：「鄭前輩，你要主持公道，必須找出證據，不能夠隨便決定。」

鄭同道：「我祇說嫌疑很大，但那並不是指你們都是兇手了。」

黃媚道：「這就是了，冷姑娘，我們如有傷害令尊之心，那天他攔阻我們追殺匪徒時，就鬧得動手相搏了，何以會等候甚久？」

冷香道：「君子刀在江湖上亦非無名之輩，你們一、兩人決不敢動他。」

黃媚道：「我明白你的意思，那是說我們不聚在一起，就不敢動手和令尊作對了。」

冷香道：「至少，你們一對一的殺不了我爹。」

黃媚道：「姑娘，你能不能把這件事當作一個問題來商討一下，不要先入爲主，心中早已認定我們是兇手。」

冷香道：「你們不會證明，祇要別人能夠證明這件事，那就夠了。」

黃媚道：「聽口氣，姑娘已經認爲我們是兇手了，找我們就是來報仇的？」

冷香道：「確實如此，你們金燈門憑仗神妙的易容之術，出沒無常，行踪詭秘，到處留下金燈門的標誌，表示你們金燈門是替天行道，被民間視作萬家生佛，每個金燈門的人，都受到江湖同道的敬重，你們成名了，但却造成了很多的鬼魂。」

王俊回顧了黃媚一眼，道：「六妹，這件事咱們又如何解釋呢？」

黃媚笑一笑，道：「大哥，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我們沒有殺死君子刀冷樹，別人如若

硬說我們是兇手，大哥覺得應該如何？」

王俊道：「這個，這個……」目光轉注到鄭同的身上，道：「鄭老前輩，你的看法如何？」

鄭同道：「老夫的看法，目前，金燈門還談不上是兇手，但也脫不了嫌疑。」

王俊道：「此事要如何解決？」

鄭同道：「這個很難說了，目下老夫還沒有主意，祇能算一宗疑案，先擱下來就是。」目光轉到冷香的身上，道：「冷姑娘，你能不能提出更有效的證據？」

冷香道：「目下晚輩還無法提出。」

鄭同道：「好！那麼老夫就暫時作一個判定了。」

冷香沒有回答，王俊等也沒有說話。

鄭同重重咳了一聲，道：「冷姑娘請多想想，看看能不能找出一點新的證據出來，在未找出新的證據之前，咱們不能認定金燈門就是殺你父親的兇手。」

冷香歎息一聲，欲言又止。

鄭同道：「冷姑娘，老夫的判定，你服不服？」

冷香道：「如若是老前輩不肯支持晚輩，我就是心中不服，也別無良策了。」

鄭同道：「君子刀冷樹在江湖上的聲譽，不但老夫對他敬佩無比，天下武林同道，大都

對他敬慕異常，如果金燈門確是殺死令尊的兇手，老夫必將為你伸寃。」

冷香道：「多謝前輩。」

鄭同道：「好！你先在一旁坐着……」

目光轉到王俊的身上，接道：「王兄，老夫隨來之人大都是和金燈門有着宿怨的人，有十幾椿和你們金燈門有關，因此，老夫才帶他們來拜見貴門。」

王俊道：「我加入金燈門雖然不久，但我是金燈門的老大，不論甚麼事，祇要金燈門輸了理，而你們又證據明確，金燈門必然會對你們有個交代。」

鄭同道：「老夫相信你的話。」提高了聲音，接道：「諸位和金燈門有甚麼宿怨可以提出來，不過，證據愈是明確愈好。」

但聞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老夫有寃要伸訴。」

轉頭望去，祇見那說話之人是一個六十左右的老者，留着很長的白髯，瘦骨嶙峋，看上去有如一根竹竿。他身體十分瘦弱，瘦弱得似是一陣大風就可以把他吹跑了。

鄭同皺皺眉頭，道：「老人家你有甚麼寃情？」

白髯老人道：「我祇有一個兒子，我兒子也祇有一個兒子，結果，他們兩個人，都被金燈門中人殺死了。」

鄭同道：「你說話好生拗口，兒子的兒子，那不是你的孫子麼？」

那白髯老人說道：「不錯，正是老夫的孫子。」

鄭同道：「好吧！你說，你那兒子、孫子，怎麼會死在金燈門的手中。」

白髯老人道：「我兒子在官府中當差，我那孫子嘛……在江湖上打滾。」

鄭同道：「他們父子二人作的事情完全不同。」

白髯老人道：「正是如此，有一天，我那孫子又打家劫舍，但不幸的是，却被我兒子給抓住了。」

鄭同冷冷說道：「老人家，那是你兒子和孫子的事，你們一家人的事，和我們有甚麼關係？又和金燈門有甚麼關係？」

白髯老人道：「我這是開場白，以後，我會把他們和金燈門拉上關係。」

鄭同道：「拉上關係？」

白髯老人道：「不錯，他們慢慢就和金燈門有關了。」

鄭同道：「好，你說下去吧！」

白髯老人道：「我孫子殺了人，被處一個問斬的罪名。」

鄭同道：「那也和金燈門無關啊！」

白髯老人道：「我那孫子和金燈門不知道如何拉上了關係，金燈門中人爲了要救他，去劫了法場，我兒子責任在身，沒有法子，祇好追了上去，結果被金燈門中人殺了。」

鄭同道：「你兒子是官府中人，他被人殺了，自然由官府中人替他報仇，與我們有甚麼關係？」

白髯老人道：「好吧！就算我兒子沒有關係，那麼我的孫子呢？」

鄭同道：「你那孫子，不是被金燈門中人救了麼？」

白髯老人道：「救是救了，但他們又覺得我那孫子作惡太多，所以，又把他殺了。」

鄭同怔了一怔，道：「殺了？」

白髯老人道：「不錯，他們把我孫子殺了，結果，我一個兒子，一個孫子，不是全都死在金燈門之手中麼？」

鄭同道：「如若金燈門中人不救你孫子下來，那豈不是也要被你兒子殺了麼？」

白髯老人道：「不錯，若我兒子殺了我的孫子，但我兒子在世，過幾年，我再替兒子取房媳婦，豈不是可以再生個孫子麼？」

鄭同道：「再取個媳婦麼？你既然生了孫子，兒子難道還沒有娶媳婦麼？」

白髯老人道：「娶是娶了，不過，我老人家命苦，她又死了。」

鄭同道：「死了，怎麼會死了？」

王俊冷冷說道：「老人家，你媳婦死了，難道也和金燈門有關係麼？」

白髯老人道：「和金燈門無關。」

王俊道：「哦！」

白髯老人道：「但我兒子和孫子都死了，難道損失不大麼？」

王俊道：「很大，很大，不過，這和金燈門沒有關係。」

白髯老人道：「鄭同，我這血海大冤深不深？」

鄭同道：「不深。」

白髯老人道：「我該如何報仇？」

鄭同道：「你不用報仇了，你兒子和孫子都該死。」

白髯老人哈哈一笑道：「鄭同，你要我說出來，老夫就說出來，說了出來你不管，那是你的事了。」

鄭同道：「你胡搞瞎纏究竟是何意思？」

白髯老人道：「你要人說出了冤屈，祇要和金燈門有關，都由你承擔，對不對？」

鄭同道：「不錯。」

白髯老人道：「老夫說出來了，你不管，那就是你的事了。」
鄭同道：「好吧！老夫承擔了下來，你要如何？」
白髯老人道：「鄭同，你的意思是賠我兒子和孫子的命了？」
鄭同道：「我覺得連你也殺了，倒是乾淨得很。」語聲微微一頓，接着問道：「你是怎麼來的？」
白髯老人道：「和你們一起來的。」
鄭同道：「我怎麼記不起有你這麼個人來呢？」
白髯老人道：「我的年紀大了，你自然不會太注意了。」
鄭同冷笑一聲，道：「老人家，在下眼睛揉不下一顆砂子，你也不用僞裝了，究竟你是甚麼人？」
事情的變化大出王俊的意外，他呆呆望着鄭同和那瘦老人，一副茫然無措的樣子。
他雖然滿腹經綸，但究竟是全無江湖經驗的人，雖然覺得情形不對，但却看不出哪裏不對。轉頭望去，祗見于重、言小秋、黃媚等人，一個個面帶微笑，似乎是這件事的變化早已在他們的意料之中，所以一點也不覺得驚奇。
那瘦老人冷冷說道：「鄭同，你自己把這件事擔待下來，如若不給老夫一個交代，那就

別怪老夫翻臉不認人了。」

鄭同緩緩站起了身子，道：「老人家，你的事我鄭某人已經有了結論，你兒子、孫子之死，完全和金燈門無關，但你這一把年紀了，如此孤苦無依，實也是悲慘得很，現在你有兩條路可以選擇。」

瘦老人道：「哦！你不妨說出來聽聽，哪兩條路？」

鄭同道：「一條是由老夫成全你，去和你的兒子、孫子見面。」

瘦老人道：「那不是說，要殺了我老人家麼？」

鄭同道：「好像是如此了。」

瘦老人道：「這辦法不行，第二條路是甚麼？」

鄭同道：「第二條路是你給我立刻出去，不用在老夫面前再要花招了。」

瘦老人搖搖頭，道：「第一條路不好，第二條路更不好，看來，我老人家祇有選第一條路了。」

王俊大吃一驚，道：「老人家，好死不如賴活着，我想，你應該走第二條路，何必要走第一條路呢？」

瘦老人道：「我老人家孤苦無依，如此活下去，不知要苦到哪年哪月才止，第一條路雖

然很不好，但至少我老人家可以落一個痛快。」

鄭同笑一笑，道：「說得也是，我鄭某人祇好成全你了。」

突然右手一揮，劈出一掌。

王俊心中大震，道：「鄭兄，這位老人家已到了風燭殘年，而且又死了兒子、孫子，你怎麼能夠殺了他？」

他說這幾句話的工夫，雙方已經動上了手，瘦老人身子宛像一張飄落的樹葉，輕靈絕倫。鄭同連劈出了三掌，那瘦老人身子隨着劈出的掌勢移動，竟然輕輕把三掌閃避開去。每一掌看上去都十分危險，但每一掌都被他輕輕的閃避開去。

鄭同劈出了三掌之後，突然住手，雙目中暴射出冷厲的神芒，凝住在瘦老人的身上，道：「好一個風擺枯竹的身法，你究竟是甚麼人？」

瘦老人仰天哈哈一笑，道：「鄭同，你出手三掌才發覺我的可疑，不覺得太蠢了麼？」

鄭同冷笑一聲，道：「我姓鄭的一向是直來直往，用不着改扮偽裝。」

瘦老人笑了一笑，道：「鄭同，你也少給我老人家玩花招了，你是立刻滾出去呢？還是要我老人家揭穿你的陰謀？」

鄭同道：「你究竟是甚麼人？」

瘦老人道：「唉！鄭同，你又是甚麼人？我老人家不忍揭穿你的身份，是給你留下面子，但你如執迷不悟，可別怪我直話直說了。」

鄭同臉上一片黑，黑得看不出他是否有羞愧之色，但可從他目光中看出他心中受着很大的震動。

鄭同輕輕吁了一口氣，緩緩說道：「我如立刻離去，實有些心猶未甘。」

瘦老人說道：「怎麼樣你才會甘願離去呢？」

鄭同冷冷道：「在下要見識一下你的眞實武功。」

瘦老人道：「可以，你劃出道來吧。」

鄭同道：「咱們動手相搏，以五十招爲限，如若我勝不了閣下，在下回頭就走。」

瘦老人道：「你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不到黃河不死心，你出手吧。」

鄭同說打就打，身子一閃，人已到了瘦老人的身側。

雙方這一次動手，各自用出了眞實本領，但聞掌聲呼嘯，足影點點，搏殺得激烈絕倫。五十招晃眼而過。

瘦老人突然疾攻兩招，逼退了鄭同，道：「到了五十招，還要不要再打下去？」

鄭同冷冷一笑，道：「在下說出了五十招，那就是五十招。」

瘦老人道：「嗯！你走吧。」

鄭同一抱拳，道：「承教，承教。」轉身向外行去。

瘦老人冷冷說道：「站住！」

鄭同剛走到門口，聞言又停下了腳步，道：「閣下還有甚麼吩咐？」

瘦老人道：「你帶來這些婦孺老幼一大堆，留在這裏也沒有甚麼用了，金燈門中人不明眞象之前，他們可能不會下手對付這些人，但如今他們已經明白了內情，這些人留在這裏實在也發生不了作用。」

鄭同沉吟了一陣，突然舉手一招，道：「走！」快步向前行去。

隨着一羣婦孺老幼突然紛紛起身，緊隨在鄭同的身後離開了大廳，片刻之後走得一個不剩，連那受傷的老婦人也站起身子走了出去。

望着這不可思議的變化，王俊有些茫然，但他明白這瘦老人對金燈門有益無害。他急急抱拳一禮，道：「老前輩，這是怎麼回事？」

瘦老人收斂了臉上的笑容，神情恢復了嚴肅，緩緩地說道：「你是金燈門的這一代掌門人？」

王俊道：「不錯，在下王俊。」

瘦老人忽然歎了一口氣，道：「你們處境險惡，這地方方圓五里之內，都已經佈滿了強敵，現在想離開恐怕已非易事了。」

王俊道：「事情這樣嚴重麼？」

瘦老人點點頭，道：「不錯，他們似是有甚麼顧忌，所以，先派了一羣婦孺老幼混了進來，阻礙你們的手腳，事實上，那些人中已混入不少武林高手，準備作裏應外合用。」

于重道：「都是哪一方面的來人？」

瘦老人道：「很複雜，有綠林道上的大盜、巨匪，也有武林中正大門派的人。」

于重接道：「正大門派中人，是哪裏來的？」

瘦老人道：「武當派中的劍手，老夫親眼看到青鶴道長帶了六名劍手，守候在五里外一處要道。」

于重哦了一聲，道：「武當派青鶴道長，那是武當門下三鶴之一了。」

瘦老人點點頭，道：「不錯，青鶴道長雖然排名第三，但他的成就決不在兩位師兄之下，年少成名，氣焰逼人，雖然出身正大門派，但他的脾氣却是大得叫人難以忍受。」語音微微一頓，接道：「你們怎麼會招惹上武當派？」

于重苦笑了一下道：「我沒有招惹誰，祇是爲所當爲，行所當行，如何和武當派結下樑

子，連我也不明白。」

黃媚突然接口說道：「除了武當青鶴道長之外，還有些甚麼人？」

瘦老人道：「很多，很多，老夫一時間也沒分出他們的身份，但四面合圍，各有主體，合計恐怕五、六十人以上。」

王俊突然取出了懷中金燈，放在木桌上，緩緩說道：「諸位賢弟，賢妹，雖然諸位對我解釋了很多金燈門中事，但在下究非出身江湖，仍有很多不解之處，我希望能徹底的瞭解金燈門，如是諸位不能讓在下完全知曉，在下立刻交出金燈，還我本來面目。」

于重歎口氣，接道：「大哥，金燈門中的事情太多，咱們雖有解說之心，但一時之間却也無法解說得很清楚，有些事大哥還是不知曉。」

方昭道：「大哥既已進了金燈門，怎能輕易言退？如有不解之處，祇管請問，咱們自會據實回答，不敢稍有欺瞞。」

王俊點點頭，道：「現在，你們先據實回答我幾件事。」

言小秋道：「大哥問吧！」

王俊問道：「咱們金燈門究竟有多少人？」

言小秋道：「連大哥一共六人。」

王俊目光轉到那瘦老人身上，道：「這一位是咱們金燈門中人麼？」

于重笑一笑道：「不是，但他是咱們金燈門中極少的幾位好友之一。」

瘦老人冷冷接道：「明白點說，老夫受過金燈門的恩情，耿耿於懷，常思報答，總算被老夫找到了這個機會。」

王俊道：「原來如此。」語音一頓，接道：「武當派在武林中的聲譽如何？」

于重道：「很好，一向都被視爲維護武林安危的力量。」

王俊道：「在下在教書之時，也聽到過這些傳說，所以我覺得很奇怪，武當派爲甚麼要和咱們金燈門作對？」

方昭道：「大哥，這件事很難說，也許是武當門下有甚麼不肖弟子死在金燈門手下，也許他們受到甚麼人挑撥而來。」

王俊道：「眞的不知道麼？」

言小秋低聲道：「如若知曉了，我們爲甚麼要欺騙掌燈大哥？」

蕭飛燕道：「當今武林以少林派的聲譽最隆，咱們也得罪過少林寺中的和尚。」

黃媚道：「任何正大門派中人，都有些不肖弟子，一旦被咱們查出劣跡來，那就非死不可。」

王俊道：「爲甚麼對他們特別嚴厲？」

黃媚說道：「因爲他披着一件虛僞的外衣，使人防不勝防，其惡倍增，自然該死了。」

王俊本來感覺到滿腹委屈怒火，聞言之後，心中反而生出了一種慚愧之感，忖道：「看來，我確實錯怪他們了，唉！我本是掌燈大哥的身份，作事怎能如此的衝動？」

心中念轉，目光却轉注到那瘦老人的身上，道：「老前輩，貴姓大名，可否見告？」

瘦老人道：「老夫齊子川。」

王俊道：「齊前輩，在下失敬了，難得你甘冒大不韙，傳訊來此。」

齊子川道：「金燈門結下的仇人太多，因爲金燈門一向祇問是非，不計人情，所以也開罪不少好朋友。」

王俊點點頭道：「于兄弟，現在咱們應該如何？」

于重苦笑一下道：「大哥，這是一次大包圍，不知如何，消息竟然傳得如此快，目下四面都已被人封鎖，我已要言兄弟籌思脫圍之法了。」

言小秋笑道：「這一次敵人來得太快，而且，規模又如此龐大，鄭同帶人混入此地，雖然是別有圖謀，但也給了咱們魚目混珠的機會，他被揭穿了陰謀離去之後，咱們祇有兩途可循……」

王俊道：「哪兩途？」

言小秋道：「一條是咱們立刻離開此地，突圍他去，一條是守在此地，把是非黑白，證個清楚。」

王俊道：「齊前輩說來人衆多，已把這裏四下合圍，咱們祇有這幾個人，如何會是他們的敵手？」

言小秋道：「大哥，金燈門在武林中一向保持了隱密行動，除了咱們的自己人，和三、五位眞正的好朋友之外，知道咱們底細的並不多。」

王俊道：「你的意思究竟是突圍而去呢？還是要留下來？」

言小秋沉吟了一陣，低聲道：「如此，如此。」

手指蘸水，一面說一面在木桌上畫出了佈守之法。

這位年輕人雖然排行第四，但如論機謀策略，在金燈門中却是第一高人。

方昭笑一笑道：「咱們加入金燈門時都許下了以死維護門戶之心，生死事早已不算甚麼了，但在下覺得奇怪的是，咱們這麼隱密的行動，如何會被人摸得這樣清楚？」

蕭飛燕道：「不會是血手七醜洩漏出去的吧？」

言小秋道：「不可能，血手七醜夜襲張伯年府，幾遭全軍覆沒，耿光和黑狐狸受傷情

形，如無一月以上療養，很難復元，就算他們想把這消息傳出去，也來不及，何況正値過年時刻。」

蕭飛燕道：「四哥，照常情而言，過了臘八，黑白兩道中人，都趕回家過年，至遲二十三送灶之日一定封刀，尤其是正大門派中人，對此規矩執行很嚴，這些人如非事先有備，不可能會這樣快的集中到此。」

言小秋道：「祇有一種可能……」

蕭飛燕道：「甚麼可能？」

言小秋道：「他們是爲了一件特別重大的事。」

蕭飛燕道：「至少住在武當山上的青鶴道長來不及趕到此地。」

言小秋點點頭道：「這話大有道理。」

黃媚霍然站起身子，道：「莫非這是一個餌？完全有計劃的行動。」

言小秋道：「你是說由前任掌門大哥身中暗算那天算起。」

黃媚道：「不錯，這根本就是一個設計好的圈套，血手七醜他們不過是受人利用罷了。」

言小秋道：「嚴格說，我們是他們想釣的魚，血手七醜是人家安排在鈎上的餌，我們受愚了，血手七醜更可憐。」

王俊道：「甚麼人能有這麼精密的安排呢？」

言小秋道：「雖然是晚了一些，我還是猜到了他。」

于重道：「四弟，是誰？」

言小秋道：「張員外張伯年一手佈置下這張嚴密的網，血手七醜祇是貪念而死，咱們却是他網中的目標。」

王俊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道：「四弟，張員外是主謀？」

言小秋道：「小弟相信，八九不離十了，祇不過咱們還不知道他的身份。」

王俊道：「那麼，這些圍守四週的人呢？」

言小秋道：「也是張伯年的安排，他算準了咱們的行動，一直在監視着。」

于重道：「四弟這分析果然使人心服，張伯年究竟是何許人物？」

言小秋道：「表面上他是大員外、大善人，骨子裏恐怕別有一套，可怕的是，咱們對他瞭解得太少。」

于重道：「但他兒子的病？」

言小秋道：「自然不會是裝的，以六妹的精細，如若眞是裝的，決逃不過六妹的雙目。」

王俊道：「虎毒不食子，難道張伯年願意拿他唯一的兒子引咱們上門麼？」

言小秋笑一笑，道：「大哥，咱們怎能確定，那眞是張伯年的兒子？」

王俊呆了一呆，道：「是啊！他可以找一個孩子來冒充。」

蕭飛燕道：「那後園的佛堂，那獨目老尼，還有這座香爐……」

言小秋接道：「都是故意安排的，咱們上了當，還不知道。」

王俊長長吁一口氣，道：「歸併而言，這是張伯年的詭計，血手七醜祇是被利用來引誘我們上門，在這個過程之中，他們先在暗中下手，刺傷了上一任掌門大哥。」

言小秋道：「正是如此，而且，武當派的青鶴道長以及佈守在四週的人，都是張伯年早先通知了他們，一切都在他控制之下，才造成這樣一個嚴密合圍之勢。」

于重點點頭，道：「事情已到這步田地，咱們祇有走一步看一步了。」目光一顧齊子川，道：「齊老，這是一場硬拚，齊老不是金燈門中人，也不用跟着我們趟這次混水了。」

齊子川微微一笑，道：「老夫已經趟進來了，現在想抽腿祇怕已經太晚了。」

于重道：「齊老，你犯不着的，現在走也許還來得及。」

齊子川雙目一瞪，道：「于重，你要我老頭子先去送死是麼？」

于重接道：「齊老，你知道我不是這個意思。」

齊子川歎一口氣，道：「金燈門救了我老人家兩次性命，老實說，我生生死死早已不放

心上，我齊某人這一次聞風而來，實也準備和諸位患難與共，生死同命，事實上，四週早被圍困，我也無法離開此地了。」

言小秋道：「齊老說的也是，雪中送炭，咱們兄弟不接受齊老這份交情，也未免太負雅意了。」

于重低聲道：「大哥，咱們也該謝謝齊老了。」

王俊站起身子，恭躬一揖，道：「王俊代表金燈門謝謝齊老。」

齊子川一笑，道：「掌門人，言重了。」

言小秋望望天色，道：「咱們決心留這裏，主要的是想對青鶴道長，證明咱們的清白，也想瞭解一下張伯年是一個甚麼樣的人物，能在江湖上傳統的封刀期中，集合了這樣多高手為他效命。」

望了那香爐一眼，苦笑道：「五妹，如若這眞是張伯年的安排，祇怕這香爐也是假的了。」

蕭飛燕道：「四哥如是無法分辨，小妹又怎能分辨眞假？」

言小秋道：「如是這座香爐是僞製之物，也仿造得十分相似，分辨眞假祇怕要大費一番手脚了，目下情形逼急，不能分心於此，香爐暫歸五妹保管。」

蕭飛燕應了一聲，收過香爐。

言小秋道：「六妹。」

黃媚道：「小妹候命。」

言小秋道：「你原任工作由齊老頂替，你接替五妹以保大哥安全爲主。」

黃媚道：「小妹遵命。」

言小秋低聲道：「咱們的人手太少，六妹還要兼防正門，施援各方。」

黃媚道：「小妹理會的。」

言小秋道：「剛才小弟分佈的防守之法，不知諸位是否還能記得？」

羣豪齊聲應道：「記下了。」

言小秋道：「各位請熟悉一下防守形勢，借機生息一下，以備迎敵。」

沉吟了一陣，接道：「在下再重複一句，我們人手少，不希望有任何傷亡，必要時，可以集中人手於大廳之中。」

方昭道：「老四，咱們如若都逐步退入廳中，固可集中人力，但也把敵人的實力集於一處了。」

言小秋點點頭，道：「人家早已有預謀，羅網四佈，這本來就是一次死中求生之戰，至

少，集中了人手之後，咱們可以有選擇對手的機會。」

方昭回顧了黃媚一眼，欲言又止。於是，金燈門中人各自奔向了防守的方位。

大廳中，忽然間靜了下來，祇餘下了黃媚和王俊。王俊拉了一把太師椅，端坐在大廳之中。黃媚輕步行了過去，低聲道：「大哥，你要不要藏起來？」

王俊搖搖頭，道：「不用了，金燈門既然是堂堂正正的門戶，我們就應該端端正正的坐在這裏。」

黃媚輕輕吁一口氣，道：「大哥，兵刃無眼，暗器亦難防，你如不找一個隱蔽之處藏起身子，祇怕小妹保護不週。」

王俊道：「不用保護我，我已經會施用手中的短劍，這劍中藏有暗器，我一樣可以取他們的性命。」

黃媚道：「大哥，劍中的飛針太毒，如非情不得已，最好不要施用，小妹會盡力保護你。」

王俊不知哪裏來的勇氣，一挺胸，道：「六妹，不用為我擔心，我既是金燈門的掌門人，就應該承受金燈門中所有的災難。」

黃媚也不堅持王俊躲入隱蔽之處，嬌軀一晃，閃出廳外，隱去不見。

整座大廳中，空空蕩蕩的祇餘下了王俊一個人。

不知道過了多少時間，大廳外面突然响起了一聲呼喝。王俊站起身子，舉步向廳外行去。

祇聽黃媚柔和的聲音傳了過來，道：「大哥，不要動，別管大廳外面的事。」

這時日近中午。王俊又退回到原來的座位上。

大廳外兩個人影，疾如流星一般疾奔而來。

大廳外，四丈處一棵高大古柏上，突然響起了一聲斷喝，道：「站住。」

密茂的枝葉中，飄落下一個人來。一個全身勁裝的人，攔住了兩人的去路。他是方昭。

兩個向前奔行的人，來勢快，收勢也快，倏忽之間，停下了脚步。

方昭目光轉動，打量了兩個來人一眼，拱手一笑，道：「在下方昭，兩位怎麼稱呼？」

兩個人都是穿着一色天藍勁裝，背插雁翎刀，年紀很輕，都在二十五、六左右。

左首一人吁一口氣，道：「你叫方昭，可是金燈門中人？」

方昭道：「不錯，區區正是金燈門中人。」

兩個人相互望了一眼，道：「金燈門一共有多少人？」

方昭道：「不太多，也不太少，兩位不覺得問得太多些麼？」

左首藍衣人道：「好吧！不管你們有多少人，咱們要找一個作主的出來答話。」

方昭微微一笑，道：「在下就可以作一點小主。」

左首藍衣人道：「作一點小主，你是金燈門中的老大？」

方昭道：「不是。」

左首藍衣人右手一抬，雁翎刀突然出鞘，閃起了一片寒芒，道：「找你們老大出來！」

方昭沒有拔劍，但目光却盯注雁翎刀上，道：「閣下還未回答在下一句，兩位是哪一道上的人物？」

左首藍衣人道：「咱們是淮陽派……」

方昭接道：「淮陽派在江湖上，也算正大門戶，和我們金燈門有何瓜葛？找我們金燈門作甚麼？」

藍衣人道：「我已說出了身份來歷，已給足了你的面子，你不是金燈門中老大，作不了主，嚕嗦個甚麼勁呢？」

方昭道：「看兩位這點年紀，祇怕也不是淮陽派的掌門人吧？」

左首藍衣人道：「咱們不是掌門人，但却奉掌門人之命而來。」

方昭笑一笑，道：「要見我們老大，祇要請你們掌門人來，至於兩位這樣身份嘛，祇有

委屈一下和在下說說了。」

藍衣人道：「咱們在江湖上走動的人，要憑眞實武功，不是耍嘴皮子的。」

方昭道：「說的也是，兩位動手吧！」

兩個藍衣人互相望了一眼，突然欺身而上，兩把雁翎刀，像兩龍出水一般，分左右攻了過來。方昭飄身後退站定，手中長劍出鞘，一式「野火燒天」，金鐵交鳴聲中，封開了兩柄雁翎刀。

兩個藍衣人微微一怔，立刻又攻上來，雙方配合緊密，有如狂風驟雨一般，把方昭困於一片刀光之中。

方昭神態從容，長劍不緊不慢，正好封住了兩人的攻勢。

表面上看起來，兩把雁翎刀佔盡優勢，其實，兩人心中之苦，祇有他們才知道。

祇覺方昭的長劍，總是快那麼一點點，佔了先機。

兩個人、兩把刀飛舞如電，看上去威風八面，但事實上兩個人却無法越過雷池一步。在兩個藍衣人而言，這是一場激烈絕倫的惡鬥，但在方昭而言，却是打得十分輕鬆。片刻之間，已過百合。兩個藍衣人冒出了一身大汗，但方昭却仍然是不慌不忙，面不紅，氣不喘，臉上也不見汗水。

搏鬥之中，突聞一個冷冷的聲音傳了過來，道：「給我住手，沒有出息的東西，不要給我丟人現眼了。」聽得那呼喝之聲，兩個藍衣人突然向後退了一步。

方昭也未進襲，收了長劍，抬頭望去。

祇見一個六旬老人，身穿藍綢子棉袍，長髯如雪，飄垂胸前，正是淮陽派的掌門人，神刀無敵萬長青。

兩個藍衣人抹去了臉上的汗珠，躬身一禮，道：「見過師父。」

萬長青冷冷說道：「不知好歹的東西，我算白教了你們一場，人家要殺你們，早就要了你們的命，還有臉和人家纏鬥下去！」

兩個藍衣人羞紅滿頰，一欠身，道：「弟子等無能。」

萬長青道：「給我退下去！」

兩個藍衣人應了一聲，退向師父背後。

方昭目光轉動，祇見萬長青身後，一字排列着四個人，年紀都在四十上下，每人背負雁翎刀，都是淮陽派中的精銳。一個年紀很輕的青衣童子，懷中抱着一把九環金背大砍刀，這是江湖上很有名的一把刀，也是萬長青仗以成名的兵刃。

萬長青抬抬手道：「閣下怎麼稱呼？」

方昭笑一笑，道：「方昭。」

萬長青道：「閣下在金燈門中排行第幾？」

方昭道：「方老三。」

萬長青說道：「原來是方三爺，在下失敬了。」

方昭道：「不敢當，見名如見人，閣下是淮陽派掌門人萬老爺子？」

萬長青道：「不敢當，方三爺適才教訓小徒，蒙手下留情，老朽很感激。」

方昭道：「兩位兄台刀法精純，在下祇是勉爲其力抵禦。」

萬長青道：「方三爺過謙了，老朽年紀老邁，但這雙老眼還不花，我看得很清楚。」

方昭笑一笑，未再答話。

萬長青輕輕咳了一聲，道：「老朽先謝過不殺小徒之情。」

方昭道：「慚愧，慚愧。」

萬長青道：「私情既罷，老朽倒想請教方三爺一件事了。」

方昭道：「萬老爺子吩咐。」

萬長青道：「老朽此番受人之邀而來，方三爺想是早知曉了？」

方昭道：「這正是在下心中之疑，淮陽派和金燈門，素來是井水不犯河水，萬老爺子親

率貴派精銳來此，頗有興師問罪之意，不知為何故？」

萬長青一鎖眉頭，道：「方三爺真的不知道麼？」

方昭道：「在下如是知曉了，怎會推作不知？」

萬長青道：「史家堡的史大官人，是不是貴門所殺？」

方昭搖搖頭，道：「不是。」

萬長青冷哼一聲，道：「史大官人對淮陽派三度有恩，手中執有淮陽派的護身金牌，貴門夜入史家堡，殺了史大官人，也等於是砸了咱們淮陽派的招牌，這件事，貴門準備如何對老夫交代？」

方昭苦笑一下，道：「老爺子，無憑無據的，你怎能找上我們金燈門？」

萬長青道：「老朽如是能夠提出證物呢？」

方昭道：「甚麼證物？」

萬長青右手伸入懷中，取出一物，道：「這個，方三爺認識麼？」

方昭道：「認識，金燈門的金燈標誌。」

萬長青道：「這張標誌，就留在史大官人的臥室之內，伴着這張金燈標誌的，就是史大官人的屍體。」

方昭呆一呆，道：「史大官人確非金燈門所殺……」

萬長青接道：「這個金燈標誌，也非貴派所有了？」

方昭道：「標誌確是本門所有。」

萬長青道：「是別人僞造的？」

方昭搖搖頭，道：「不是。」

萬長青道：「這就是了，金燈標誌既非別人僞造，它怎會跑到了史大官人的卧室中去，伴着那血淋淋的屍體。」

方昭一時間想不出解說之詞，不禁爲之一呆。

萬長青道：「方三爺，金燈門在江湖上自稱爲替天行道，應該都是坦蕩君子，既然敢殺人，爲甚麼不敢認賬？」

方昭道：「老爺子，這中間必有誤會，本門自當給老爺子一個解釋。」

萬長青道：「行！方三爺如何解釋，老朽洗耳恭聽。」

方昭呆住了，一時間，他確實想不出如何解釋這件事情。

萬長青冷哼一聲，說道：「方三爺，你語塞了。」

方昭道：「萬老爺子，此事來得太過突然，在下確實一時之間想不出適當的措詞，不

過，金燈門的行動，在下全都知曉，史大官人是正人君子，我們爲甚麼要殺他？」

萬長青道：「這就是老朽要問的事，方三爺既然無法回答，那就請讓讓路。」

方昭道：「萬老爺子的意思是……」

萬長青道：「我要去見見貴門的老太，要他給老朽一個交代。」

方昭道：「老爺子，敝門老大就位不過數日，而且不是江湖人，也不會武功。」

萬長青道：「他還活着吧？而且也不是啞巴？」

方昭道：「老爺子！」

萬長青厲聲喝道：「方老三，你無法解釋，又不讓去路，那是迫老夫硬闖了。」

方昭道：「老爺子，今天來此找我金燈門的，似非止貴派……」

萬長青接道：「那是他們的事，和老夫無關，我祇要問明白，史大官人爲何被殺，是何人下手的？」

方昭道：「有些事，我雖然是不太明白，但我可以肯定的告訴萬掌門人一聲，金燈門決沒有殺害史大官人。」

萬長青道：「我要證明，我要很合理合情的解釋，空口白話無法叫老夫相信。」

方昭笑一笑，道：「掌門人，方某人保證，一定會給貴派一個詳細的說明，祇不過時間

上要有一點變動。」

萬長青道：「怎麼說？」

方昭道：「除了今天，貴門中人可以選擇任何時間，來和金燈門中人交談。」

萬長青道：「老夫很擔心一件事。」

方昭道：「你擔心甚麼事？」

萬長青道：「我擔心錯過了今天之後，很可能會找不到諸位了。」

方昭道：「萬掌門人這樣說，可是怕我們跑了？」

萬長青道：「就算你們跑到天涯海角，老夫也有辦法找到你們。」

方昭道：「這就是了，那你還怕甚麼？」

萬長青道：「我怕錯過了今天之後，諸位屍骨早寒了，我又如何和你們見面啊！」

方昭仰天打個哈哈道：「這麼說來，你非要搶先一步了？」

萬長青道：「不錯，老夫要搶先一步，我先替史大官人報仇。」

方昭冷笑一聲，道：「聽萬掌門人的口氣，似是咱們已經用口舌解決不了。」

萬長青道：「淮陽派在江湖上立足，一向是不欺人，但也不受人欺侮，恩怨分明，是非清楚，如若貴派無法解說內情，那就祇有還老夫一個公道。」

方昭道：「閣下步步進迫，方某人已退無可退了，今天咱們無法應命，萬老爺子如是堅持不肯答允，那就祇有任憑閣下闖進去了。」

萬長青道：「方老三，話是你說的，可別怪老夫出手了。」他一揮右手，道：「給我闖過去。」隨着揮動的右手，兩個人影雙龍分水般由萬長青的兩側閃了出來。兩道寒光交進合擊，有如一把巨剪。

方昭一看兩人出刀的手法，已知遇上了勁敵，一吸氣疾退三步，長劍風擺枯荷，左右搖動，封開了兩柄合擊的雁翎刀。

這兩人都是淮陽派中的一流高手，刀法精厲，合擊落空，不容對方還擊，立即刀招一變。兩把雁翎刀左送右擊，攻勢凌厲，祇見一團刀光。

方昭長劍疾轉，有如瑞雪飛舞，和刀光糾結纏鬥一處。萬長青冷眼旁觀，發覺方昭的劍招平實中，常有奇招突出。每每被雁翎刀迫入劣勢時，忽然間有兩招奇怪變化攻了出來，又搶回失去的平衡。萬長青一皺眉頭，口齒啓動，欲言又止。

不一刻工夫，雙方已搏鬥到五十餘合。

他身側的另兩個隨行而來的壯漢，輕輕咳了一聲，道：「師父，弟子去助兩位師兄一臂。」

萬長青未答應，也未阻止。這就是默認，不反對的允准。

兩個壯漢刷的一聲，抽出了雁翎刀合圍而上，這兩人加入了搏鬥之中，情勢立刻大變。

這四個壯漢，都是萬長青最滿意的弟子，也是淮陽派這一代中四個武功最强的人。

這兩人一出手便形成了四人合搏，威勢又自不同，多了兩個人，但增加的威力却又不止是兩個人了。奇怪的是，方昭獨鬥兩人時保持了一個平分秋色、不勝不敗的局面，但獨鬥四人時，也是個不勝不敗的局面。

儘管四把雁翎刀怒潮洶湧，合攻的刀光綿密如幕，但方昭却仍能應付過去。

萬長青愣住了，暗暗忖道：「看來金燈門下之人，果然是非同小可。」

單是一個方老三，就抵住我淮陽門下四大金剛。

原來這四個中年大漢都是淮陽門中四個成就最好的弟子，號稱淮陽門下四大金剛。

其實，方昭獨鬥四人是打得十分吃力的，祇是他盡量保持着外形的平靜，不讓人瞧出自己是在全力搏殺。

這時，王俊突然大步走出了大廳，背手站在門口，高聲叫道：「老三！退下來。」

自然，這不是王俊的主意，他根本就無法瞧出搏鬥的情形來，令諭雖然是他口中傳下來，但却是黃媚的主意，黃媚看出了方昭吃力的情形，如讓他再搏下去，不出五十合，非敗

在對方手中不可。

聽得王俊的呼喝之聲，方昭立時全力反擊三劍。

這三劍連環而出，如同一招，劍聚銀光，迫開了四人的合擊之勢，閃退五尺。

王俊大聲說道：「老三，退回來啊！」

方昭一拱手，道：「萬掌門人，老大相召，兄弟要去聽命了。」

萬長青冷笑一聲，道：「方三爺，老夫也正要去見貴門老大。」

他口中雖然强硬，但內心之中却是別有一種想法，忖道：「單是一個方老三，就力敵我淮陽門下四大金剛，金燈門中數兄弟，想來都非泛泛之輩了。」

心中念頭轉動，人却停下未動。

祇聽一個清朗的聲音傳入耳際，道：「萬掌門人，也來興師問罪的麼？」

萬長青回頭望去，祇見說話的，正是武當派中三鶴之一的青鶴道長。

武當三鶴名噪江湖，青鶴道長的年紀最輕，但却是劍招最爲辛辣的一個。

萬長青回頭一抱拳，道：「道長，也來找金燈門麼？」

青鶴道長說道：「不錯，金燈門這幾年鬧得太不像話，貧道受命來教訓他們一番，而且也準備把幾個罪魁禍首押返武當，聽候掌門人的處置。」

萬長青呵呵一笑道：「是啊！目下貴派掌門人正是本屆的武林盟主。」

青鶴傲然一笑，道：「如果敝掌門不在盟主之位，貧道也不會在這年節期間率人到此了。」

萬長青道：「金燈門這幾年確實太猖狂，如果不給他們一點教訓，祇怕他們還要不停的鬧下去了。」目光轉動，打量青鶴一眼。

祇見他身後，相隨着六個中年道人，都在三十五、六的年紀，那正是練武人最高成就的境界歲數。

六個隨行道人各佩長劍，臉色一片肅穆，一望即知是極有成就的劍手。

萬長青點點頭，拱手說道：「老朽來找金燈門，祇求瞭解昔年一段公案，既是道長執法而來，老朽祇有奉讓了。」

自和方昭一戰，萬長青已然心中明白，單憑淮陽派的力量決無法對付金燈門。

哪知青鶴道長忽然謙虛起來，說道：「掌門人既是和金燈門存有一段公案，自然也應該趁此了斷一下，貧道願為助力，咱們一起去吧！」

萬長青微微一怔，道：「道長說的是，咱們應該問個明白。」心中暗道：「江湖傳說青鶴躁急，看來傳言確不可信，單是這一手，非把淮陽派拖下渾水不可了。」

青鶴道長身佩長劍，黃色的劍鞘和寬大的道袍，輕飄飄的向前行去，神情十分瀟洒。萬長青緊隨在青鶴道長的身側，步履十分沉重。青鶴道長却是神態自若，步履輕鬆。

又行進了丈許左右，忽見人影一閃，兩個人攔住了去路。是于重和齊子川。

青鶴道長伸手摸了一下腰中的劍柄，冷冷說道：「你們是甚麼人？」

于重冷冷一笑道：「在下名于重。」

青鶴道長道：「嗯！你是金燈門中的甚麼人？」

于重道：「于重，排行老二！」

青鶴道長道：「閣下報名報得很清楚。」

于重道：「對武當三鶴，咱們一向十分敬重。」

青鶴道長道：「好說！好說！」

于重說道：「道長大駕親臨，不知有何見教？」

青鶴道長道：「聽說金燈門中的老大才是作主的人？」

于重道：「不錯，不過若是不太重大的事，在下也可以作得一點主。」

青鶴道長道：「這是很大的事，祇怕非得貴門老大出面不可。」

于重道：「可否讓在下試試看。」

青鶴道長道：「不用試，對貴門而言，這大概是一樁前所未有的重大之事了。」

于重道：「哦！」

青鶴道長道：「閣下可知道，當今武林的盟主是甚麼人？」

于重道：「貴派掌門人。」

青鶴道長道：「不錯，這一任的武林盟主是我們武當派，貧道正是受了武林盟主之命，特地來找貴門。」

于重道：「找我們金燈門？」

青鶴道長道：「找貴門，貧道有掌門命令在身，必須和貴門老大說說了。」

于重冷笑一聲，道：「道長，既是奉了盟主之命，想必是有爲而來了？」

青鶴道長道：「不錯，咱們的確是有爲而來。」

于重道：「道長準備如何對付金燈門？」

青鶴道長道：「貧道奉到的令諭是要把諸位押上武當山，聽候盟主的處置。」

于重道：「咱們一無背棄武林正義，二無觸犯武林門規，爲甚麼要把我們押上武當山去？」

青鶴道長微微一笑道：「于二俠說得很有理，不過，貧道祇是奉命行事，押解諸位回山

覆命，于二俠既有道理，那就等見到了敝掌門再說不遲。」

于重一皺眉頭，道：「道長，如果我們不肯去呢？」

青鶴道長點點頭，道：「想當然耳，貧道早已在預料之中了。」

于重道：「道長的意思是……」

青鶴道長道：「貧道的意思很明顯，如若貴門不肯遵從令諭，那祇有一途可循。」

于重道：「願聞其詳。」

青鶴道長道：「彼此在武力上分個高低出來。」

于重說道：「這麼說來，咱們是非打不可了。」

青鶴道長道：「貧道執法，不畏强暴，貴門中人如果不肯隨貧道上山領罪，可能要後悔莫及。」

于重臉色一變，道：「道長，我們尊敬貴派，並不是害怕貴派。」

青鶴道長道：「很好，很好，既是如此，咱們就不用談下去了。」

右手一擺，六個隨從道人刷的一聲抽出了長劍。

于重神情冷肅，道：「道長，眞的要動手麼？」

青鶴道長點點頭，道：「武當三鶴出口的話一向不准變更！」

眼看雙方就要展開一場搏鬥，突然王俊的聲音傳了過來，道：「老二，齊子川，請暫住手。」

于重一回頭，道：「有甚麼吩咐？」

王俊手執短劍，站在大廳門口之處，道：「快些回來！」

于重怔了一怔，道：「爲甚麼？」

王俊道：「咱們金燈門對老大之命一向遵從，我叫你們回來。」

于重道：「好吧！小弟遵命就是。」口氣之中雖然不樂，但人却退回到大廳中去。

青鶴道長哈哈一笑，道：「萬掌門人，看來金燈門並不像傳言中那麼厲害了。」

萬長青道：「這就是所謂的見面不如聞名啊！」

青鶴道長點點頭，又舉步向前行去。一面高聲說道：「金燈門中人聽着，貧道武當青鶴奉了武林盟主的令諭，特來收服諸位，如不棄劍就縛者，格殺勿論。」說話之間，人已到了大廳前面。

王俊仍然靜靜的站在原處未動，于重、方昭擱在了王俊的身前，蕭飛燕和黃媚，却分站在王俊的身側，言小秋獨自一個，迎在五尺開外。祇聽他冷笑一聲，道：「站住！」

青鶴道長停下了脚步，道：「你是金燈門中的老幾？」

言小秋道：「老四言小秋。」
青鶴道長道：「言老四。」
言小秋道：「不敢當。」
青鶴道長道：「你叫貧道停下？」
言小秋道：「不錯！要你停下。」
青鶴道長冷笑一聲，道：「好大的膽子，竟然對貧道如此無禮。」
言小秋道：「彼此既是明目張膽爲敵，實也用不着甚麼虛假手段了。」
青鶴道長冷冷說道：「言小秋，你是不到黃河不死心，不見棺材不掉淚了。」
言小秋道：「說的也是，在下一向天生硬骨，有這點怪脾氣。」
青鶴道長道：「我自有辦法，能讓你改一改，動手！」
兩個佩劍道長應聲而去，把言小秋圍了起來。
言小秋臉色冷肅，道：「青鶴道長，兵刃無眼，若是眞的打起來，祇怕會有人傷亡。」
青鶴道長笑道：「把實力集中大門外面，保持着適當的距離，這法子不錯啊！」
言小秋道：「道長，如是一對一的動手相搏，言某人決不找人幫忙。」
青鶴道長道：「貧道執法而來，用不着和你們說甚麼江湖規矩了，動手！」

兩個道人應了一聲，刷的一聲長劍出鞘，兩道劍光直向言小秋刺了過去。

就在兩個道人長劍出鞘的同時，言小秋的長劍也同時出鞘。

一道青芒，疾閃而起。但聞噹的一聲，兩個道人手中的長劍被那青芒一下子分擋開去。

原來，言小秋這把劍完全是青銅鑄造，劍身泛起了一片青色光芒。封開了兩個道人的長劍之後，言小秋並未立刻還手，却淡淡一笑，道：「道長，在下……」

青鶴道長冷冷接道：「既然已兵刃相見，似乎用不着說條件了，給我殺。」

兩個執劍道人應了一聲，長劍疾揮，連綿刺出，兩人攻勢快速，眨眼間各攻四劍。

那武當派乃天下第一劍派，門中弟子都是千挑萬選的好資質。兩個道人又是青鶴選出的好手，聯手合璧，雙劍如出水蛟龍一樣，劍光如電，各展精妙。

言小秋手中的青銅劍閃起了一道耀目的青虹，捲飛在兩個道人的劍芒中，保持着一種穩定的平衡。兩個道人劍如急風驟雨，但言小秋却一直是那麼不慌不忙。

雙方搏鬥了五十餘招，仍然保持個不勝不敗的局面。

青鶴道長一皺眉頭，道：「再上去兩個！」

又有兩個道長應聲而出，四柄劍，包圍了言小秋。

王俊眼看四個人合打一個，不禁心中冒火，冷笑一聲，正要下令于重、方昭等迎戰，却

被黃媚示意阻止道：「大哥，四哥最擅防守，當年曾力拒江北八虎八刀的圍襲，激戰三百招，未分勝敗。」

王俊皺皺眉頭說道：「四個打一個，那不是太不公平了麼？」

黃媚道：「大哥，世上不公平的事很多，所以才有我們這等人。」語聲一頓，又接道：「我們的人手太少，一向是以寡敵衆，四哥支持不住的時候，我會看得出來，自會報告大哥派人助戰。」

言小秋獨拒兩個人的攻勢時，保持個不勝不敗之局，但四個道人的合攻，竟也是同樣的局面。

青銅劍幻起了一片青芒，守得嚴謹無比，四柄長劍仍然無法越過雷池一步。

不多的工夫，雙方又搏鬥了五十餘招。

青鶴道長愣住了，暗暗忖道：「這些劍手都是武當門下第一流的劍手，四個人聯袂的出手，威力要比兩個人增强了一倍，但對方竟仍能從容應付。」

忽然間，金燈門的地位在他心目中提高了很多。

四個武當劍手久攻不下，心中也動了怒火，長嘯一聲，各出絕技，四把劍同時展開了迅若驚雷的攻勢，但見寒芒大盛，綿密聯合劍勢，佈成了一道劍網直罩下來。

青銅劍一柱擎天，幻起一片青虹，但聞一陣金鐵相觸的錚錚之聲，罩下的劍網忽然間散佈開去，像一片飄落的雪花，遇上了沸水熱氣，頓然間化作無形。劍氣斂收，寒芒消散，四個武當道人各執長劍肅然而立。每個人臉上都泛現出蒼白之色，顯然，這是全力一擊。

言小秋手中執着長劍，臉色却是一片平靜。但從外表看來，言小秋還未出盡全力。青鶴道長臉上的狂傲之氣，至此已然完全消退，代之而起的是一片嚴肅之色。

淮陽派的掌門人萬長青，手中捧着大刀，臉色也是一片凝重。

顯然，他對金燈門的實力也要重新估計，暗自慶幸自己沒有獨自找上門來。

青鶴道長行到了言小秋的身前，低聲說道：「佩服，佩服，閣下高明得很。」

他口氣之中，已然大爲客氣。

黃媚沉聲道：「大哥，喝退四哥，換我上去。」

王俊還不大瞭解金燈門，但他隱隱覺得這五人之中，以黃媚和言小秋的武功最好。也許是于重、方昭都有絕技沒有施展出來。

黃媚開了口，王俊祇好依言行事，高聲叫道：「老四回來，六妹去會會青鶴道長！」

言小秋緩緩說道：「本門大哥有命，在下失陪了。」忽然轉身向廳中行去。

青鶴道長道：「慢着，貧道還有話……」

但言小秋仿如未聞，仍然是緩步向前行去，連頭也未回一下。

青鶴道長頓感到一種被人羞辱的怒火，冷笑一聲，接道：「站住！」

但見人影一閃，嬌艷絕倫的黃媚已橫身攔在青鶴的身前，道：「道長，有甚麼話對我說也是一樣，敝門中戒規森嚴，對掌燈大哥之命，一向不敢稍有違背。」

青鶴道長並非好色之徒，但見了黃姑娘這般明媚，也有着眼睛一亮的感覺。

他究是出身於正大門派的人，略一定神，恢復了鎮靜，緩緩說道：「那位言少兄很高明。」

黃媚道：「道長誇獎。」

青鶴道長道：「也許貴門中的作爲，確實都是替天行道的事，但江湖上對貴門確有很多不利的批評。」

黃媚道：「江湖上的傳言並不可信。」

青鶴道長道：「綠林道中人對貴門大都啣恨極深。」

黃媚說道：「那更證明了我們的淸白。」

青鶴道長道：「但江湖中正大門派也有很多人對貴門不諒解，因此，告狀到武當的積案多達數十件。」

黃媚道：「哦！」

青鶴道長道：「這一屆的武林盟主由本派掌門當任，姑娘想必早已知道了。」

黃媚道：「三年前，武林大會推舉貴派掌門主盟武林，現在已經過了三年多了！」

青鶴道長道：「上一屆武林大會修改了會章，每一屆盟主的任期由三年改為五年。」

黃媚道：「原來如此。」

青鶴道長道：「貧道奉了掌門師兄之命，特來請貴門中人同往武當山上一行，辨明是非黑白。」

黃媚笑一笑，沒有答話。

青鶴道長接道：「本派掌門的武林盟主身份，乃天下武林大會通過，在武林之中自有權威，這一點姑娘想是早已清楚了。」

黃媚道：「這件事我沒有權力答覆，要我們掌燈大哥決定。」

青鶴道長接道：「好！那就請你們的掌門大哥和貧道答話。」

黃媚笑一笑道：「道長，可否先聽聽小妹的私人看法呢？」

青鶴道長道：「姑娘請說。」

黃媚道：「咱們金燈門沒有奉邀參加武林大會，那是說明了我們金燈門在武林中是微不

足道罷了，事實上，我們確是個小門派。」

青鶴道長道：「但貴門在江湖中的聲望却是不小。」目光轉動，四顧了一眼，接道：「貴門中還有多少人？」

黃媚道：「我說過是小門戶，上下祇不過六個人罷了。」

青鶴道長搖搖頭，道：「不可能吧？」

黃媚道：「千眞萬確，信不信那是道長的事了。」

青鶴道長道：「但江湖上傳說金燈門人手遍佈，大江南北都有你們的耳目，人數之多何止千名。」

黃媚道：「武林中很多門派控告我們爲非作歹，但本門中人個個都問心無愧。」

青鶴道長道：「貴門含寃莫白，何不隨貧道同往武當山上一行，向盟主說明內情，也好由盟主昭告天下，洗清貴門的寃。」

黃媚笑一笑道：「若是武林盟主眞能主持正義，咱們金燈門也不用在江湖中走動了。」

青鶴道長臉色一變，道：「女施主出言傷害敝掌門，不覺得太過放肆麼？」

黃媚冷冷說道：「我說的是實話，就算咱們掌燈大哥要見貴掌門，也用不着你道長把咱們押回去……」

青鶴道長冷冷接道：「姑娘的意思是……」

黃媚道：「小妹先要向道長請教一事。」

青鶴道長道：「請說。」

黃媚道：「道長是以私人的身份捲入這場恩怨呢，還是奉了盟主之命而來？」

青鶴道長道：「自然是奉命而來。」

黃媚道：「小妹聽說，凡是以武林盟主的身份，拘提同道，須有兩個不可缺條件。」

青鶴道長道：「甚麼條件？」

黃媚道：「一是原告的狀本，二是拘提金牌，但不知道何人告了我們金燈門？拘提金牌何在？」

青鶴道長怔了一怔，道：「那要看來人的身份，像貧道這樣身份的人，用不着拘提金牌和原告狀本，照樣可以拘人，押回武當山聽候審訊。」

黃媚道：「我明白了。」

青鶴道長道：「你明白甚麼？」

黃媚道：「你是私自來此。」

青鶴道長道：「我現為武林盟主座前三大護法之一，代為巡守、執法，怎能算是私人行

動？」

黃媚淡淡一笑，回頭說道：「掌燈大哥，這老道士是私人行動，不是逞強好勝，爲人所用，就是受人挑撥而來，大哥，他該犯何罪？」

王俊道：「蒙混營私，是非不明，應該給他一點教訓了。」

黃媚笑道：「青鶴道長，你聽到了麼？我們掌燈大哥很仁慈，祇叫我教訓你一頓就是，你想受些甚麼樣的教訓，自己說吧！」

青鶴道長道：「女施主利口如刀，休怪貧道無禮了。」

黃媚笑一笑道：「照這樣說，你想和我打一架麼？」

青鶴道長道：「你是一個女流之輩，如何是我敵手，換一個人出來，貧道……」

黃媚接道：「不用了，道長祇管出劍，你要客氣，我就先攻了。」

說攻就攻，長劍一揚，刺向對方前胸。

青鶴道長祇覺那一劍的來勢若點若劈，竟然找不出它攻向的部位，不禁一呆，疾快的向後退了五尺。黃媚長劍一揚，仍然攻向前胸。

和上次一樣，青鶴道長仍然無法分辨出長劍刺出的部位，祇覺要閃開這一劍，十分困難，青鶴道長又被迫退數尺。

黃媚一連三劍都是用同一招式，攻向同一個部位。

青鶴道長也是用同一個辦法向後閃避，退開了一丈多遠。

以武當三鶴在江湖上的威名，被這麼一個姑娘家三劍逼退了一丈多遠，實在是一件很丟人的大事。果然，青鶴道長避過了三劍之後，臉色大變。

黃媚笑一笑，道：「我說過，我的劍招不太好讓避，閣下似乎是有些不信。」

青鶴道長道：「姑娘，你要小心了。」

話未落口，長劍已然遞上了。

武當派本為江湖上著名的劍派，這青鶴道長又是武當門下極為傑出的人。劍招出手，有如倒掛天河，綿綿不絕的劍招變化，直攻而上。

黃媚手中劍左封右刺，常常迫得青鶴道長途中撤招，間中也有兵刃相撞的金鐵交鳴之聲。雙方交手三十招，仍是個不勝不敗之局。但明眼人都已看出，黃媚是有意相讓。

自然青鶴道長心中也明白，攻出了第三十六劍之後，突然收劍而退，道：「金燈門中人，果然不凡，貧道領教了。」

黃媚道：「道長心存謙讓，小妹感激不盡。」

青鶴道長笑一笑，道：「姑娘，今日之事，貧道祇怕無法替姑娘掩蓋了。」

黃媚道：「掩蓋甚麼？」

青鶴道長道：「貧道要把這件事據實奉告盟主，也就是本派的掌門人。」

黃媚沉吟了一陣，道：「可以，小妹祇有個請求。」

青鶴道長道：「貧道能辦到麼？」

黃媚道：「能够，而且也是你應該做的事。」

青鶴道長道：「那是甚麼事？」

黃媚道：「就把今日之事，據實奉告盟主。」

青鶴道長笑一笑，道：「這個自然。」

黃媚說道：「道長如果要走，恕小妹不送了。」

話雖說得客氣，但詞意之中却無疑是在下逐客令。

青鶴道長借階下台，還劍入鞘道：「姑娘，貧道今日雖然不能把貴門中人帶走，回山覆命，但並不是說這件事就此完了。」

黃媚一揮手道：「咱們隨時候教。」

青鶴道長一轉身，道：「走！」帶着武當門下劍士快步而去。

淮陽掌門人萬長青帶着門下，緊隨青鶴道長身後行去。

黃娟冷冷說道：「萬掌門人，請留步。」

萬長青愣了一愣，停下脚步。他乃一派門戶之長，若是不理會別人的呼叫，傳揚到江湖上去了，那可是一樁丢人事件。

緩緩轉過了身子，萬長青强自忍下心中的激動，道：「姑娘是找我麼？」

黃娟道：「不錯，正是。」

萬長青道：「咱們素不相識，你找我作甚麼？」

黃娟道：「你不是也奉了武林盟主之命來問罪本門吧？」

萬長青道：「不是。」

黃娟道：「那你來作甚？」

萬長青道：「你們殺了我一位恩人！」

黃娟道：「你要替他報仇？但不知報了沒有？」

萬長青道：「沒有，在下發覺貴門人人都有超人之能，所以，短短幾年就在江湖上闖出了名頭。」

黃娟接道：「那是我們金燈門的事，不勞貴掌門人費心，萬掌門人大仇未報，那也不用急着走了。」

萬長青臉色一變，道：「姑娘要留下區區麼？」

黃媚道：「留你下來，答覆我們掌燈大哥幾句話。」

萬長青道：「姑娘不敢留下武當劍士，却把麻煩找上了淮陽派？」

黃媚道：「不論你怎麼想，重要的是你必須留下來。」

萬長青仰天打個哈哈，道：「姑娘你好大的口氣，萬某人闖蕩了大半輩子江湖，還沒有遇上過這樣的事。」

黃媚道：「上得山多遇到虎，今天很不幸的叫你遇上了。」

萬長青伸手取過金背刀，平橫前胸，道：「你們先走，爲師繼後。」

黃媚厲聲喝道：「萬掌門人，我已經說明了，諸位不聽從，休怪我手段狠辣了。」

這時，隨同萬長青而來的淮陽派弟子，已然快步向前行去。

黃媚冷笑一聲，突然飛身而起一劍劈下。

萬長青大刀迎揮，橫向旁側一帶，希望一招敗敵，先把黃媚手中的長劍震飛。

他手中金背刀沉重威猛，重達數十斤，希望憑仗手中的臂力，一刀震飛黃媚手中的兵刃。

哪知刀劍相觸，祇响起一陣鏘然輕響，黃媚劍上的陰柔之力，竟然把萬長青雄猛的刀上

力量完全卸去。黃媚劍勢貼刀下划，斬向萬長青握刀的右手，猛吸一口氣，萬長青忽然間向後退了三步。黃媚劍招疾變，一探腕間，隨着萬長青向後的奔退之勢，直刺而出。這一劍就勢攻出，劍招快速，萬長青竟然閃避不及，寒芒過處，穿透了萬長青的握刀右腕。

如果黃媚手中長劍一轉，萬長青的右腕勢必被劍鋒絞裂，但黃媚手下留情，停劍未動，道：「萬掌門人，委屈你留下來了。」左手一抬，點了萬長青的穴道。

這時，向前奔走的淮陽派弟子，眼看掌門師父被人生擒，個個轉身奔回，意圖搶救。

但聽萬長青冷厲的說道：「回去，爲師未回之前，你們代我行命，嚴厲約束淮陽派中人，不許離開一步，違令者逐出門牆。」

淮陽門下弟子但聽萬長青一番厲喝之後，立刻回頭而去。

黃媚低聲說道：「萬前輩，我們沒有傷人之意，留下老前輩，祇是想查明眞相。」

萬長青說道：「外面的强敵還多，姑娘雖然勇冠三軍，祇怕你一人之力，也難是他們之敵。」

黃媚低聲道：「掌門人，金燈門自出道以來，一直和江湖上兇惡之徒不停的搏殺週旋，我們一直在接受着冷酷的考驗，我們的人手不多，但是每一個都有經歷過兇險的情景，閣下可以放心，比目下處境還兇險的事，我們也經歷過。」

萬長青哦了一聲，未再多一言。

青鶴道長的撤走、萬長青的被擒，似乎對强敵的影响很大，所以不少人圍攏了上來，但却沒有人再立刻衝上。黃媚也未再向外衝殺，雙方又形成了一個對峙之局。

黃媚扶着萬長青行入大廳之中。

這時，王俊懷抱金劍，端坐在廳中一張太師椅上。

黃媚扶着萬長青在一張椅上坐下，道：「這是我們掌燈大哥，兩位談談吧！」

萬長青身上三處麻穴被點，祇失去了抗拒之力，但他的頭腦還可以想，口還能言。

放下了萬長青之後，黃媚嬌軀一閃，人又離開了大廳。

大廳中祇餘下萬長青和王俊兩個人。

王俊輕輕咳了一聲，緩緩說道：「萬掌門人，貴門派對本門似乎有很多成見？」

萬長青道：「談不上甚麼成見，在下來找貴門中人，祇是替一位故舊報仇。」

王俊道：「你能够肯定那人是我們殺的麼？」

萬長青道：「貴門有殺他的能力，也有這個傳言，所以，在下找上了貴門。」

這時，蕭飛燕快步行了過來，蹲下身子，替萬長青包紮傷口。

萬長青輕輕吁了一口氣，接道：「不過，現在在下已經改變了看法。」

王俊道：「甚麼看法？」

萬長青道：「金燈門中人的武功，大出在下的意料之外，所以，我覺得在下過去的看法也許錯了。」

王俊道：「哦！說說你現在的看法。」

萬長青道：「以金燈門中人的武功，實也用不着暗施偸襲，就算明目張膽的找上門去，也可以殺了他。」

王俊點點頭，道：「金燈門的各種事務，我祇能瞭解個十分之七、八，不過，在下可以奉告掌門人的是，金燈門中若做錯了甚麼都會有一個交代。」

萬長青歎口氣道：「貴門的行動太神秘，所以江湖上有很多傳說對貴門十分不利。」

王俊道：「金燈門是個祇求心安、爲所當爲的組合，我們不想揚名於世，也不願爭利人間，進入金燈門的人都有一個志願，那就是奉獻自己，爲人間做些有益的事。」

萬長青道：「好博大的思想！」

王俊道：「萬掌門人，在下有事請教，不知可否據實見告？」

萬長青道：「掌燈人但請吩咐！」

王俊道：「我們的行動很隱密，諸位怎會找上此地？」

萬長青道：「有人告訴了諸位的行踪。」
王俊道：「甚麼人？」
萬長青道：「那人，那人……」說了半天，說不下去。
王俊道：「萬掌門人，你不敢言明，可是有難言之隱？」
萬長青搖了搖頭道：「不是，不過那人的面目很平凡，在下無法說出他的特徵來。」
王俊道：「是甚麼樣一個人，你總該有些記憶吧！」
萬長青道：「一張很平凡的面目，一張很會說話的嘴，很詳細的說明了貴門的行踪，不過他的面目太平凡，平凡得找不出一點特徵，所以在下無法說出他形貌。」
王俊道：「還有很多江湖同道，都在同一時間內趕來此地，是否也接到了通知呢？」
萬長青道：「大概是吧！」
王俊道：「江湖上好像是有一個規矩，在過年之時，不掛刀用劍，不開殺戒，但諸位卻在過年之時趕來此地。」
萬長青道：「江湖上確有這麼一個規矩，至少要過了元宵節才能佩刀掛劍，行走江湖，但是對你們金燈門來說，這情形就大不相同了。」
王俊道：「爲甚麼？」

萬長青道：「因爲貴門一向行踪神秘，有如見首不見尾的神龍，那就沒有法子計較年節了。」

王俊道：「唉！萬兄，在下有件事不明白，想請敎萬兄了。」

萬長青道：「不敢當，王兄請吩咐。」

王俊道：「我們金燈門自信沒有作過甚麼爲害人間的事，爲甚麼正邪兩道中人，都對我們存着很强烈的仇恨之心？」

萬長青沉吟了一陣，道：「這中間的道理，在下也不能肯定的回答是甚麼。但貴門做事一向不留餘地，再加上行踪神秘，造成了江湖一股怪流，這也許就是正邪兩道都不能和貴門和平相處的原因了。」

王俊笑笑道：「萬兄，這一次包圍敝門的人不少吧？」

萬長青道：「相當的多，不過，除武當的劍士之外，還有很多正大門戶中人，不下六、七十位之多……」

王俊接道：「他們爲甚麼不見攻來？」

萬長青道：「因爲武當派是這一屆的武林盟主，所以大家都讓了他們三分，目下武當派人已撤走，其他的門派是否會立刻發動，在下就無法斷言了。」

王俊道：「貴門何以先行出手呢？」

萬長青赧然地道：「因爲在下報的是私仇……」似是突然間，想到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口氣一變，接道：「掌燈人，在下來此之前曾聽說，少林寺也有兩位大師趕到，但他們爲何來此，在下就不得而知了。」

王俊閉目沉思了一陣，說道：「萬掌門人，你覺得金燈門目下的處境如何？」

萬長青還未來得及答話，聽外已傳來兵刃交擊和厲喝之聲。

萬長青輕輕吁一口氣，緩緩接道：「又打上了！」

王俊從未經歷過這樣的事，有些情不自禁的問道：「萬掌門人，聽外打得很激烈吧？」

萬長青微微一怔，道：「掌燈人，你聽不出來麼？」

王俊道：「在下不會武功。」

萬長青怔了一怔，說道：「掌燈人不會武功？」

王俊笑笑，道：「萬掌門人可是覺得很奇怪？」

萬長青道：「確實有些奇怪。」忽然哈哈一笑，接道：「掌燈人，你的武功大約已到了不着皮相的境界，在下確實有些看不出來。」

王俊道：「那是在下根本不會武功，所以，你瞧不出來。」

萬長青道：「貴掌燈人屬下，個個如生龍活虎，掌燈人的武功，自然是更爲高明了。」
王俊苦笑了一下，道：「在下希望萬掌門人相信，我眞的不會武功。」
萬長青道：「哦！這眞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了。」
王俊道：「萬掌門人，你看這一場搏鬥下來，會是甚麼樣的結果？」
萬長青凝神傾聽了一陣，道：「這個很難說了，目下打鬥得非常激烈。」
王俊道：「聽兵刄相擊之聲，似是還在展開一場混戰。」
萬長青道：「貴門中人的武功，似是極爲高强，但來的人手太多，祇怕很難避免鬧出流血慘事了。」
王俊道：「我也正爲此擔心，覺得這一戰可能造成不堪收拾之局。」
忽見人影一閃，剛剛替萬長青包好傷口的蕭飛燕，突然又去而復返，道：「大哥，敵勢强大，外面搏殺激烈，三哥身受四處刀傷，六妹動了怒火，已劍劈七敵，正在大開殺戒。」
王俊一皺眉頭，道：「老二呢？」
蕭飛燕道：「二哥和齊老並肩拒敵，也祇是力堪自保。」
王俊道：「四弟呢？」
蕭飛燕道：「四哥剛調息完畢，接替了小妹，但他一面力拒强敵，一面還要顧及三哥，

在攻勢上大打折扣。」

王俊道：「去叫老三下來休息。」

蕭飛燕道：「三哥裹傷苦戰，堅不肯退，看來要大哥下令，他才會退下來了。」

王俊哦了一聲，站起身子。

萬長青輕輕吁了一口氣，道：「掌燈人，老朽可否也去瞧瞧？」

王俊略一沉吟，道：「好！五妹，解開萬掌門人的穴道。」

蕭飛燕怔了一怔，遲疑地道：「大哥！這個……」

王俊接道：「我說，解開他的穴道！」

蕭飛燕不敢再出口反駁，應了一聲，解開了萬長青的穴道。

萬長青望了王俊手中的短劍一眼，道：「掌燈人這樣相信萬某，萬某人很感激。」

王俊道：「萬掌門，不用客氣，咱們去吧。」舉步向前行去。

萬長青緊隨在王俊身後，向外行去。

這時，整個的搏殺已經移到了大廳外面，于重和齊子川聯手拒敵，擋住了左面的攻勢；言小秋和方昭守着右面方位；黃媚獨擋正面，力擋强敵的攻勢。地面鮮血淋漓，橫七豎八躺了一地屍體。

方昭的傷勢不輕，半個下身都爲鮮血染濕，但他仍然在奮力苦戰。

王俊大喝一聲，道：「老三，回來。」

方昭疾攻一劍，向後退去。

言小秋劍勢擴展，把方昭留下的空隙完全補了起來，方昭退到了廳門口處，一欠身，道：「見過掌燈大哥。」

他身上受了四處刀傷，肌肉翻裂，鮮血仍不停的向下流着。

蕭飛燕迅快的取出金創藥，包紮起方昭的傷勢，道：「三哥，你失血太多，快去坐息一下。」

方昭苦笑一下，道：「這點皮肉之傷，我還可以撐得住，金燈門遇上了從未有過的苦戰，我怎能逃避不管？」

王俊冷冷說道：「你傷勢很重，上陣動手，還要別人分心照顧哩，快去休息一下吧！」他已逐漸體會到金燈門掌燈大哥應具有的權威。

方昭應了一聲，行入廳中。蕭飛燕沒有出陣助戰，但却仗劍站在廳門外面。看樣子，她是志在保護王俊和堵擊漏網而入的敵人。

這時候場中的搏殺，無法指點，祇好任他們激鬥下去。

但萬長青目睹現在慘烈的搏殺，却看得暗暗心驚，這個縱橫江湖的神秘組合，人數如此之少，武功却是如此高強。

但聞王俊緩緩說道：「萬掌門人，這些參與這場惡鬥的都是甚麼身份？似乎不是來自一處？」

萬長青道：「他們本就非同一門派的人，這些人的身份似乎十分複雜，有些是江洋大盜、綠林悍匪，但也有各大門派中人。」伸手指着一個手握雙刀，攻勢兇猛的大漢，接道：「掌燈人，瞧到了他麼？那是湘鄂兩省中很有名的大盜雙刀花平。」

王俊凝目望去，祇見他雙刀飛舞，有如瑞雪冷芒，攻勢猛烈，在圍攻言小秋的惡鬥中，是一股主攻的力量。

王俊道：「這人在江湖中聲名如何？」

萬長青道：「既稱大盜，自非好人，但他是那種盜亦有道的人，定有三不搶的規矩。」

王俊道：「哪三不搶？」

萬長青道：「忠臣義士不搶，孤兒寡婦不搶，孝子善人不搶。」

王俊道：「萬掌門人，這麼說來，他不算壞人。」

萬長青道：「打家劫舍，搶劫度日，自然不能算是好人。」

王俊道：「這等人，盜中有道，非好非壞，我們應該如何對付？」

萬長青沉吟了一陣，道：「祇能說他惡跡雖著，不是十惡不赦之徒，但搶劫生涯之中，殺人放火不計其數，如論王法，那是定殺不赦的罪了。」

蕭飛燕道：「四哥對他的底細大概也很清楚，所以，對他一直有些手下留情，不肯對他下毒手。」

萬長青哦了一聲，沒有接口。

這時，言小秋正受着七、八個人的圍攻，其中以花平的攻勢最爲凌厲。

王俊道：「這個人攻勢兇猛，照萬掌門的說法，也不用對他手下留情了。」

祇聽搏殺中的言小秋高聲說道：「小弟謹領大哥的令諭。」劍法忽然一變，寒芒飛繞中，飛起了一顆人頭——是雙刀花平的頭。

人頭直飛起兩、三丈高，然後跌落在地上。

花平忽然被殺，使得圍攻右路的羣匪，都爲之心神一震。兇猛的攻勢頓時停了下來。

這一路，都是中原道上的綠林人物結合。得勝時各逞神威，攻勢兇厲無匹，但一旦落敗，却都一哄而散，各奔東西。

雙刀花平之死，使他們感覺到金燈門中人物的厲害，至少，誰的攻勢太過兇猛，誰就可

能要先死。這些人已有私心，立刻形成了一股散夥形勢，你望我，我望你，大家向後退去，片刻工夫，人都倒退了一丈開外。

强敵三面攻勢，本以右面最爲危急，但卻未料到，竟是右面先行解決。

萬長青暗暗嘆息一聲，忖道：「這金燈門中人，不知是一個甚麼樣子的來路，怎的每個人的武功都如此高强。」

但聞黃媚的聲音，傳了過來，道：「大哥，這些人攻勢惡毒，甚麼手段都使得出來，可惡至極，小妹要忍不住殺人了，還要大哥示下。」

萬長青回顧了王俊一眼，說道：「掌燈人，對陣搏殺，動手拚命，難道也要王兄的決定麼？」

還未得王俊回答，蕭飛燕已搶先說道：「不錯，我們金燈門有這麼一個規矩，凡是大哥在場的事，都是大哥作主，如果大哥不在，以六妹的性格，至少又殺了三、四個人。」

王俊道：「十幾個人圍攻一個女子，老實說，已經失去江湖英雄本色，六妹也不用手下留情了。」

祇聽黃媚的笑聲，傳了過來，道：「多謝大哥。」劍勢忽然一變。

但見寒芒流轉，奇招橫出，慘叫之聲，傳了過來，不過一刻工夫，被黃媚活劈了一個，

刺殺了一個，中劍受傷者，另有三人。

這一下反擊的疾攻快斬，一下子擊潰了中間一些人的鬥志，倏忽間，全都向後退開一丈四五。

黃媚抹去劍上血跡，還劍入鞘，望着那些後退一丈開外的人，冷漠對峙。

這時，祇餘下左側還在展開着一場激烈的搏殺，齊子川和于重聯手把門戶封閉得天衣無縫。任是强敵數度猛攻，仍然難越雷池一步。

萬長青眼看到金燈門以寡擊衆的成績，心中暗暗佩服，但有一點不解的是，金燈門掌燈大哥有着無比的權威，但武功最好的，却是倒數上來，最年輕美艷的黃媚，她似是六人之中武功最强的高手。祇覺個中疑竇重重，但却又想不出何以如此。

心念轉動之間，忽然一聲佛號傳了過來，道：「諸位暫請住手，老衲有事請教。」說話的是一個身着紅色袈裟，年約五旬的大和尚。

搏鬥中的人聞聲停手，各自向後退了兩步。

凝目望去，祇見那紅色袈裟的僧侶面色冷肅，腰間佩着一把戒刀。

萬長青低聲問道：「王兄，你認識這個人麼？」

王俊搖搖頭，道：「不認識，這位大師父是一個甚麼樣的人物？」

萬長青道：「少林寺中的有名人物，非凡大師。」

王俊道：「非凡大師是怎麼樣的一個人物？」

萬長青道：「非凡大師在武林中很有名氣，也很受武林同道敬重。」

王俊道：「常聽人說，少林和尚都是好人，這和尚也不會是壞人了。」

萬長青道：「非凡大師是目下少林寺中的外事總管，凡是少林寺對外事務，都由他出面調停，聽說他極得少林寺掌門人的器重。」

王俊道：「如果掌門人對他沒有足够的信任，他又怎會具有處理事情的能力。」

萬長青微微一笑，低聲道：「掌燈人說的是……」語聲一頓，接道：「非凡大師處事的能力，除了少林門派的人支持之外，主要還是靠他自己的一身武功和豐富的江湖經驗，在下知曉少林寺中有人趕來，但却未料到趕來的竟是非凡大師。」

王俊道：「聽閣下的口氣，對那非凡大師的為人十分敬重了。」

萬長青點點頭，道：「江湖上對非凡大師的一般評論很公正。」

王俊輕輕吁一口氣，道：「聽閣下的口氣似乎是不敢肯定這件事情。」

萬長青道：「在下眞是不太敢肯定這件事情，因為，貴門給在下的教訓太大了。」

王俊道：「本門給閣下甚麼教訓？」

萬長青道：「江湖上把貴門傳說得很壞、很壞，直到在下見到貴門之後，才發覺江湖上的傳言不是那麼回事，貴門竟然是一個完全維護武林正義的組合。」

王俊歎口氣，道：「萬掌門人，江湖上的是非太多，行走不易。」

這時，非凡大師已經行到了雙方搏殺的場中，高聲說道：「哪一位是金燈門的掌燈人？」

于重回顧了王俊一眼，欲言又止。

王俊一挺胸，道：「在下是金燈門的掌門人。」

非凡大師打量了王俊一眼，一合掌，緩緩說道：「老衲少林非凡，見過掌燈人。」

王俊一抱拳，道：「不敢當，在下王俊，敢問大師有甚麼吩咐？」

非凡大師道：「老衲適才見過了武當派的青鶴道長。」

王俊點點頭，道：「那青鶴道長和大師說些甚麼？」

非凡大師道：「老衲還想聲明一下老衲的另一重身份。」

王俊道：「在下洗耳恭聽。」

非凡大師道：「老衲應本屆武林盟主之聘，出任了這一屆武林盟主的總護法。」

王俊道：「哦！總護法。」

原來，被推舉出來的武林盟主，可以在天下各大門派中選聘護法，總數八人，再由八人

中推出一人為總護法。

少林非凡大師被武當掌門人聘為護法，又被八大護法推為總護法。

能被武林盟主聘為護法的人，自然都是各門各派中的精英高手。

但王俊不知道這些規矩，也不知盟主座前，身為護法的權位、身份。

非凡大師長眉微微一揚道：「老衲以武林盟主座前總護法的身份和閣下論事，不知够不够這個條件？」

于重接道：「大哥，盟主座前總護法，有權排解江湖上任何紛爭，咱金燈門要好好接待才是。」

王俊點點頭，一拱手，道：「大師有何見教？」

非凡大師道：「貴門此番行動，早已在盟主的預料之中，所以老衲是奉了盟主的令諭趕來此地。」

王俊道：「大師的意思是……」

非凡大師笑一笑，道：「金燈門在江湖上的作為，姑不論是對是錯，但貴門不以章法行事，大大違背了武林中的規戒。」

王俊道：「那將如何呢？」

非凡大師合掌說道：「這就要看掌燈人的意思了！」

王俊冷笑一聲道：「我！我想本門所作所爲仰不愧天，俯不怍地，實在想不出有任何錯失。」

非凡大師臉色微變，道：「這數十年來，江湖上能夠保持了一個粗安平靜之局，都是因爲近年來，各屆盟主殫精竭力維護之功，自然，各大門派世家能夠合作，也是重要原因，門派之間有了爭執，大都能遵從盟主裁決，唯獨貴門我行我素，不知令諭，行踪飄忽，却又遍及大江南北，經過之處，血染黃沙，鬧出了無數的流血慘劇，這一點，我想貴門早已心中明白了。」

王俊確實明白，那就是義理兩字，笑一笑，緩緩說道：「金燈門所作之事，就王俊所知，無一不是光明磊落，斬奸除惡的舉動，對於義理兩字，全無虧負，在下實也想不出我們有甚麼錯失。」

非凡大師臉色一沉，道：「但江湖上有不少告了貴門，盟主也曾令諭我等追查貴門行踪，準備邀請貴門中爲首之人親上武當說明內情，但却一直無法尋找到貴門中人的行踪，如今總算被老衲尋得。」

王俊道：「哦！」

非凡大師道：「所以，老衲希望貴門派中人，能够隨老衲同往武當一行，面見盟主，辨明是非。」

王俊道：「這個，這個……」

回顧了于重一眼，接道：「老二，咱們應該如何？」

于重道：「照理說，咱們應該同往武當一行，不過，此間事情未了……」

非凡大師冷冷接道：「老衲如未見着諸位時，諸位盡可借故推託，但被老衲碰上了，老衲自然不能輕輕放過，任諸位離去。」

王俊道：「二弟，武林盟主，可是當眞的有權管咱們？」

于重道：「盟主爲天下武林同道推選，就事而言，確有管理咱們之權。」

王俊道：「二弟，咱們金燈門作爲的事，沒有不能見諸天日的吧？」

于重道：「沒有。」

王俊道：「好！既然如此，咱們爲甚麼不上武當山去面見盟主。」

于重道：「道理上說，咱們確也該到武當山上一行。」

非凡大師合掌道：「阿彌陀佛！善哉！苦海無邊，回頭是岸，盟主賢明，必有公斷。」

王俊沉吟了一陣，道：「好！在下答允同上武當山一行，晋見盟主，但望大師能寬限咱

們幾日，過了年節定當趕往答辯對質，以明是非。」

非凡大師搖搖頭，道：「掌門人，老衲十分抱歉，恐怕不能等候諸位過年節了。」回顧了一眼，接道：「諸位施主知曉過年，但這四週之人哪一個不知年節？他們大背常情，千里趕來聚集於此，又有何人能過上一個安樂年節？這些人不下數十位，大都是和貴門有着深仇大恨的人，他們能棄年節不過，貴門為何不能？」

王俊無法決定了，歎口氣道：「大師，此事關係到金燈門的聲譽，恕我無法作主，我要和幾位兄弟們商量一下，再回答大師如何？」

非凡大師點點頭，道：「好！老衲命他們退出十丈，諸位好好商議一番，一個時辰之後，老衲再來聽候回音如何？」

王俊一揮手，道：「一個時辰之後，在下自有答覆。」

非凡大師回顧了羣豪一眼，高聲說道：「諸位如肯接受本座調解的，那就後退十丈，如不願接受本座調解，請留原地不動。」

話聲甫落，人人向後退去，竟無一人留在當場。

非凡大師望着地上橫陳的六具屍體，和五個痛苦呻吟不絕之人，暗暗歎息一聲，伸手點了傷者穴道，先替他們止了血，然後，才挾着退下。

古宅大廳之外，祇餘下了金燈門中人。

王俊並未退入廳中，就在大廳外面，把于重等召集一處，道：「二弟，目下情境，咱們應該如何？」

于重道：「大哥的意思呢？」

王俊說道：「國有法，家有規，江湖上既然有了這麼一個組合，咱們就得聽他們的，對麼？」

于重沉吟了一陣道：「大哥說得有理。」

黃媚清脆如鶯的聲音，婉轉耳際，道：「大哥，小妹覺得咱們不能到武當山去。」

王俊接道：「爲甚麼？」

黃媚道：「咱們若上武當山面見這一屆武林盟主，必然交出兵刃束手就縛。」

王俊道：「崇法認罪，辨明是非，以還我清白，自然要聽命行事了。」

黃媚道：「聽說武當掌門是一位很有修養的人，武功、德望，都受着武林同道的敬重，不過，這裏還有着太多的可疑，咱們不能上別人之當。」

王俊道：「六妹的意思是……」

黃媚道：「我想這中間最可疑的一點是這些人怎麼知道了我們的行踪？又怎會這麼巧

的，把人集中於此？」

王俊沉吟了一陣，道：「這情形確然是可疑，這些人放着年節不過，全都找來此地，豈是巧合！」

黃媚說道：「依小妹的看法，這是有計劃佈置的一個陷阱，那位張員外是其中的主謀之一。」

王俊道：「嗯！如非爲了救他，咱們也不會全部集中於此了。」

黃媚輕輕吁一口氣，道：「所以，小妹覺得晋謁武林盟主事應該從長計議。」

王俊道：「六妹，這和晋見武林盟主有甚麼關係呢？」

黃媚道：「大哥，咱們若緊隨那位護法去見武林盟主，第一件事，必須要交出兵刃束手就縛，才能登上武當山。」

王俊道：「交出兵刃？」

黃媚道：「是！交出兵刃，咱們都變成了赤手空拳，一旦遇襲，如何拒敵？」

言小秋道：「咱們是被告，照規矩，咱們還要戴上一種刑具。」

王俊怔了一怔，道：「還要戴刑具，甚麼樣的刑具？」

言小秋道：「聽說，那是一種專門設計的刑具，用來對付武林中人。」

王俊道：「這就得從長計議了。」

黃媚道：「大哥，若一定要上武當山，咱們也不能放下兵刃、戴上刑具，如一旦被人狙殺，祇有送命的份兒。」

王俊道：「咱們如果不上武當山，那又是一個甚麼樣的後果呢？」

于重回顧了萬長青一眼，道：「咱們從來沒有參加過武林大會，也沒有推選過武林盟主，有個甚麼樣的結果，小弟也不太清楚，萬掌門人，你是一派掌門的身份，想來定然知曉後果了？」

萬長青道：「老朽知道。」

王俊道：「可否見告呢？」

萬長青道：「掌燈人想知曉內情，在下怎敢不言？」

王俊道：「在下洗耳恭聽。」

萬長青猶豫了一下，才緩緩說道：「如果不服裁決，那就等於背叛了武林盟主，整個武林同道，都會變成了敵人，天下雖大，可以說沒有立足之地。」

王俊道：「武林盟主決定的事，是不是公平？」

萬長青道：「到目前為止，經裁決的糾紛不下百餘件，大體上都還能叫人心服。」

王俊又問道：「這一屆武林盟主的爲人如何？」

萬長青道：「武當派掌門人是一位修養有素，宅心忠厚的人，江湖上之人對他都很敬仰。」

王俊道：「這麼說來，他很受愛戴了。」

萬長青道：「他是個好盟主，斷事精明，爲人正道，唯一的缺憾，他很少在江湖上走動，對江湖上的事情知得太少。」

王俊道：「那將如何？」

萬長青沉吟了一陣，說道：「如此一來，一旦遇上複雜的事務，無法借重經驗，倘祇從情理方面去論斷是非，那就難免有所偏差了。」

王俊說道：「入情在理的事，怎麼還有偏差？」

萬長青道：「江湖上事務龐雜，有些事單從表面上看是千眞萬確，一無差錯，但事實經過却又不是那麼回事，這一點非有很豐富的江湖經驗，就難作論斷了。」

王俊說道：「非凡大師的總護法是眞是假？」

萬長青道：「這個，在下倒可以向諸位保證，非凡大師是千眞萬確的總護法。」

王俊道：「萬掌門人，那個總護法的身份在江湖上有多大的權威？」

萬長青道：「總護法有搜證、抓人的大權。」

王俊道：「厲害啊！如果被抓之人不肯聽從呢？」

萬長青道：「這就是關鍵所在了，身任總護法的人如沒有相當的武功和名望，這個總護法就幹得很辛苦，所以，武當派掌門人再度被選爲武林盟主之後，就提出了條件，由非凡大師出任總護法。」

王俊道：「非凡大師的武功十分高强？」

萬長青道：「不錯，十分高强，在當今少林高僧之中，非凡是一位很傑出的人物。」

王俊道：「如果我們不答允非凡總護法的條件，勢必鬧成不可開交的局面了？」

萬長青道：「這個，在下就無法說了。」

王俊沉吟了一陣，道：「六妹，看來此事十分重大，咱們不能輕率從事。」

黃媚嘆息一聲，道：「依大哥的意思呢？」

王俊道：「咱們金燈門所作所爲，即是義俠的本份，實沒有甚麼不可告人之處，又何懼見那武林盟主？」

蕭飛燕低聲道：「大哥，若咱們放下兵器，戴上了刑具之後，咱們却不能得到公平的審判，那時又將如何呢？」

王俊道：「我會和非凡大師談好條件。」

黃媚還待接口，却被于重示意阻止。

中途被劫

非凡大師很守約定，依時而至。他身披袈裟，大袖飄飄，赤手空拳而來。

王俊迎於大門外，于重等羣豪，却列隊於王俊的身後。

王俊一抱拳，緩緩說道：「大師，在下等自信所爲，或有干犯王法律令之處，但自信所爲都是義俠行爲。」

非凡大師合掌宣了一聲佛號，道：「掌燈人既然有此信念，何不同行一見武林盟主，明辨是非？」

王俊道：「大師德高望重，一言九鼎，在下希望能得大師一些保證。」

非凡大師道：「甚麼保證？」

王俊道：「第一，我們能得公平審判。」

非凡大師道：「武林盟主，賢明精幹，貧僧倒是可以保證諸位有足夠的時間，提出辯白解說，雙方對質。」

王俊道：「第二，我們不能戴上刑具，我們要有自保的能力。」

非凡大師道：「這個麼，老衲不便答允，需知武林盟主對待天下的武林同道，執法如

一，決不能有所偏袒不同。」

王俊一皺眉頭道：「總護法不答應了？」

非凡大師道：「不能，不過……」

王俊接道：「不過甚麼？」

非凡大師道：「老衲可以答允你保障安全，直到見過盟主爲止。」

王俊道：「見到盟主之後呢？」

非凡大師道：「那就不是老衲所能擔負的責任了，諸位有冤屈可向盟主申訴。」

王俊道：「祇有盟主一個聽我們的爭論辯說麼？」

非凡大師道：「不論盟主是一位如何公道的人，一人斷事難免有過於主觀之嫌，所以執法堂的審判大會，除了盟主以外，還有八位聽證人，這些都是武林中一向認爲公道的人。」

王俊道：「那是說連同盟主，一共有九個人了。」

非凡大師道：「正是如此。」

王俊道：「大師可是聽證人中之一？」

非凡大師道：「老衲不是，老衲是執法的人。」

王俊輕輕吁一口氣，道：「大師，如果我們不答應呢？」

非凡大師皺皺眉頭，道：「不答應，對貴門將是很大的不利，不論你們含寃多深，將會永遠無法申訴了。」

王俊哦了一聲，道：「大師，可否能說得明白一些？」

非凡大師道：「就依老衲而言吧，我相信諸位都是滿懷正義的人，但如藐視老衲的執法行爲，有理也變成無理，那時貴門處境當然是一個和天下武林抗拒的局面了。」

王俊道：「大師也不會放過我們？」

非凡大師道：「自然，老衲非出手不可，就算貴門能和老衲對抗，但却無法和天下各大門派對壘。」

王俊道：「武林盟主眞的能號召天下武林門派一齊和我們爲敵？」

非凡大師道：「不錯，這一屆武林盟主的個人聲望已受天下敬仰，再加近來各門派已很重視這個武林分辯是非的組合，所以，組成一個執法會。這是各大門派出精英高手組成，人數之多，決非任何一個門派所能抗拒。除此之外，盟主一道令牌，天下各大門派，都將遣出高手，搜索抗令之人。」

王俊歎口氣，道：「這樣說來，天下之大也沒有我們容身之地了。」

非凡道：「這幾年，武林中很少糾紛、搏殺，其故即在此，任何人都不敢抗拒武林盟主

執法的人。」

王俊道：「大師，這都是後果，但不知道眼下的局面呢？」

非凡大師道：「阿彌陀佛，老衲既是總護法，也不容諸位抗命不理，我隨來有四位護法，諸位至少要先殺了我們五人，才能有逃走的機會。」

王俊道：「一定要殺了才行？」

非凡大師道：「不錯，老衲本人執法，不同一般的比武過招，我們一動手，非要擒獲諸位不可，諸位抗拒，那就是不死不休的局面了。而且，執法會有條很冷酷的規定，那就是我們如不能拘回抗命的人時，也要帶他的屍體回去覆命。」

語聲一頓，接道：「就算諸位能夠通過老衲這一關，也無法逃過天下各大門派的緝拿，想想看，以金燈門的實力，眞能和天下武林對抗麼？」

王俊沉吟了良久，目光轉注到于重的身上，道：「二弟，咱們應該如何？」

言小秋突然接口道：「大哥，非凡大師德高望重，咱們金燈門又沒有作過甚麼見不得天日的事，小弟之意，非凡大師能給咱們一種保證時，咱們應該到武當山上一行。」

于重輕輕咳了一聲，道：「大哥，金燈門成立數十年，從來沒有碰過如此重大的事，這件事要大哥決定了。」

王俊道：「好難的決定！」

目光突然轉到萬長青身上，接道：「掌門人，在下擬領教一事。」

萬長青對金燈門中人，已生出了很强的佩服之心，道：「掌燈人請吩咐。」

王俊一字一句的說道：「非凡大師的爲人如何？」

萬長青道：「很受武林同道愛戴。」

王俊道：「他能守信諾麼？」

萬長青道：「一言如山，決不改變。」

王俊道：「我們雙方對答之言，掌門人都聽到了？」

萬長青道：「字字入耳。」

王俊道：「掌門人是否願意隨同一行，也好替我們作個見證？」

萬長青道：「這個，這個……」

非凡大師一合掌，接道：「就老衲暗訪所得，金燈門確是個俠義組合，掌門人如有暇方便，何不同赴武當山一行？」

萬長青道：「好吧！既然掌燈人和大師都看得起我萬長青，在下祇好恭敬不如從命了。」

王俊目光又轉到了齊子川的身上，接道：「齊老，你請便吧！敝門很感激你的幫助。」

齊子川道：「老朽這條命是貴門所救，如非貴門援手，齊子川早已身化塵土，老朽願和諸位同往武當山一行，作個證人。」

王俊回顧了非凡大師一眼，道：「大師，方便麼？」

非凡大師道：「方便，若貴門在聽證大會上能夠提出人證，盟主還要傳諭求證，能由證人同行，老衲更是歡迎萬分。」

王俊仰面望天，緩緩說道：「我這決定，也許有違金燈門的傳統，但金燈門既屬武林一脈，我們也不能永遠獨行其是，我們該把自己的事交給武林盟主，由他去作這些事，也可以免去別人對金燈門的誤會。」

目光由于重黃媚等臉上掠過，道：「諸位賢弟，賢妹，放下兵器吧！」

當先把手中的短劍，遞給非凡大師。

非凡大師接過短劍，單掌立胸，道：「施主好明智的決定啊！老衲佩服得很。」

于重、方昭、言小秋、蕭飛燕、黃媚依序交上兵器。

非凡大師一一接過，道：「但得諸位無罪離開武當山時，老衲立當原物奉還。」口中雖在說話，右手却去接齊子川手中的拐杖。

王俊急急說道：「齊老不是本門中人，不受此限制。」

非凡大師嗯了一聲，道：「掌燈人，他已和我們動過手，如若不收了他的兵器，如何能叫人心服？」

齊子川哈哈一笑道：「老朽决心已定，何在乎交出兵器？」雙手把拐杖送了過去。

非凡大師接過拐杖，道：「齊兄和執法會中人對抗過，祇怕也要戴上刑具了！」

齊子川道：「爲朋友可兩脅插刀，何況齊某是在報救命之恩。」

非凡大師點點頭，面對着守在數丈之外的人羣，高聲說道：「金燈門已交出了兵器，接受老衲的勸言，諸位之中，如有和金燈門中人鬧過糾紛，含寃莫白的，可以到武當山前院，七星峯上，武林盟的大會堂去投訴，武林盟主會給諸位一個公平的交代。」語聲一頓，接道：「由此刻起，金燈門中人的安全，已由老衲負責保護，諸位若對金燈門中人有所舉動，那就是對着老衲來了，也是和武林盟主對抗了。」

這一番話似是發生很大的力量，大部份人轉頭而去。

非凡大師高宣一聲佛號，道：「隨行執法何在？」祇聽一聲回應，四個人緩緩由人羣中行了出來。

四個人穿着不同，年齡也不同，第一個年約三十，穿着長衫，將一把長劍扛在肩上；第

二個人穿一身黑色勁裝，腰圍軟鞭，年約二十六、七；第三個一身白衣，身佩雙刀，長像很英俊，年齡不過十八、九歲的樣子，祇是臉色一片冷漠；第四個是一個五旬左右的老者，矮矮瘦瘦的，穿着一件月白長衫，背上插着一把判官筆，留着山羊鬍子。

非凡大師目光一掠金燈門的王俊，道：「掌燈人，這四位隨行執法，都是武林中有名的人物，各人都有着獨特的造詣，他們是老衲由天下各大門派之中，選出來的高手，也是隨同老衲執法的人，如今貴門已經交出了兵器，這些人都是保護你們的。」

王俊道：「大師，至少現在還沒有證明我們有罪，難道還要替我們戴上刑具？」

非凡大師道：「掌燈人，這是非履行不可的條件之一，諸位是被告，在武林盟中的規定，凡是被告都要戴上刑具。」

王俊道：「你要我們戴上刑具在大街窄道上行走？」

非凡大師道：「那倒不致於如此，咱們有一輛篷車，諸位請坐在篷車上，咱們一起把諸位送上武當山去。」

王俊道：「這個麼？咱們要仔細的想一想了。」

非凡大師道：「掌門人，不用想甚麼了，諸位既已交出兵器，老衲不希望再引起一番紛爭。」

王俊回顧了于重等一眼，道：「諸位賢弟、賢妹，咱該如何？」

于重道：「非凡大師說的不錯，掌燈大哥既然已決定交出了兵器，等於是咱們已經接受了武林盟主統治，那就戴上刑具吧。」

王俊輕輕吁一口氣，道：「諸位賢弟，也許我的決定錯了。」

黃媚笑一笑道：「金燈門大哥決定的事決不會有錯。」

王俊苦笑一下，欲言又止。

非凡大師道：「如若諸位不反對的話，老衲就叫他們上刑具了。」

王俊點點頭道：「好吧！」

非凡大師高聲說道：「刑具拿過來！」

一個中年大漢應聲奔了過來，他手中提着一個木箱，行到非凡大師的身前，停下了腳步。打開木箱，取出了七套刑具，那是七個手銬，一種銀色的手銬。

王俊怔了一怔，說道：「要我們戴上這個麼？」

非凡大師道：「不錯，這銀色手銬是武林盟中規定的刑具，一共兩種顏色，這一種銀色的手銬，是還沒有定罪之人所用。」口中說話，手却沒有閑着，已經把手銬套在王俊的手上，噗的一聲，鎖了起來。他幾乎是用半强迫的方式，把一隻手銬硬套在王俊的手上。

黃媚星目一瞪，道：「大師，你這是甚麼手法？」

非凡大師冷冷說道：「女施主，已經決定的事，老衲不想夜長夢多。」

黃媚冷笑一聲，道：「大師，咱門並沒有敗在你手中，而是自動放下兵器，你是有道高僧，希望你不會欺騙我們。」

非凡大師說道：「女施主最好相信老衲，我執法如山，從不徇私，也從未出過甚麼錯誤。」

黃媚道：「大師，你這是威脅我們？」

于重道：「算啦，大哥已經被戴上了手銬，咱們爭執這些又有甚麼用處？」

他伸出了雙手。

金燈門中人連同齊子川都未再多言，伸出雙手，被戴上了手銬。

非凡大師輕輕咳了一聲，道：「篷車。」

一輛黑色的篷車，疾馳而來。

黃媚冷笑一聲，說道：「大師準備很充分啊！」

非凡大師道：「那是因爲老衲做事，從未有失敗過。」

齊子川道：「說的是啊！武林盟主之下的總護法，自然權勢龐大，威風凜凜了。」

非凡大師接道：「齊子川，你本來不是金燈門中人，爲甚麼要蹚這次渾水？」

齊子川道：「大師，也許你知道江湖上有一種道義，也有一種恩情，老朽在報恩，同時，也想看看武林盟主審問江湖事是不是眞的很公平。」

非凡大師道：「那很好，這篷車可以坐十個人，諸位請上吧！」

齊子川笑一笑，當先行上篷車，金燈門中人魚貫相隨，登上篷車。這是一輛特別設計的篷車，篷面很寬大，果然有十個人的位置。

衆人上車之後，篷車的垂簾立刻放下。

輪聲轆轆，篷車以極快的速度，向前馳去。

齊子川輕輕吁一口氣，道：「掌燈人，老朽覺得情形有些不對。」

王俊道：「在下也覺得情形有些不對，也許我眞的作錯了事。」

黃媚笑一笑道：「大哥，不用內疚，我們流浪得太久了，我們也希望有一個安定的時間讓我們休息一下，如若這位非凡大師眞的能保護我們的安全，我們倒希望能夠到武當山去瞧瞧。」

王俊道：「六妹，我心中好後悔，也許讀書和學武是兩件事，這些江湖上的事，實叫在下想不明白。」

了賊船。」

齊子川道：「以那非凡大師在江湖上的聲望該不會騙咱們的，但看情形，咱們却似是上

王俊接道：「在下也擔心一件事，他們會不會把咱們處決了。」

黃媚笑一笑，說道：「我想，這個他還不敢，就算萬一發生了事，咱們也不能束手待斃。」

王俊道：「可是你們已交出了兵器，而且又戴上了手銬。」

黃媚說道：「這手銬未必能眞的銬住咱們。」

齊子川道：「老朽試過了，這手銬相當堅牢，祇怕不易打開。」

黃媚笑了一笑，道：「那要看鎖的是甚麼人了。」

言小秋道：「六妹藝事博雅，開鎖之技，天下無多。」

王俊道：「可是她雙手被鎖，縱有開鎖的絕技，也是無法施展了。」

黃媚笑一笑，道：「大哥，不用憂愁。」突然一縮雙腕，一雙玉手竟然從手銬中退了出來。

王俊吃了一驚，詫異地道：「這是怎麼回事？」

黃媚道：「他這手銬若眞能鎖得住金燈門中人，咱們也不會在江湖上如此受人重視了。」

祇見黃媚伸手由袋中取出一截鐵絲，先在王俊手銬上撥動了一陣，竟然把特製的手銬撥開。依次施展，片刻之間，打開了所有人腕上的手銬。

王俊呆呆的望着黃媚，臉上是一片驚奇和訝然混合的神色。

如非是親身經歷，說甚麼也難相信，看上去嬌柔異常的六妹，竟然是一個無所不能的人。

也許是王俊兩道目光看得太露骨，使得一身奇絕武功的黃媚竟然有些忸怩起來，垂下頭，低聲道：「大哥，還有甚麼吩咐？立刻逃走，還是……」

王俊霍然警覺，說道：「咱們現在應該如何？」

言小秋接道：「不能逃走，聽說這屆武林盟主很公正，咱們何不看個水落石出。」

黃媚道：「若小妹的看法不錯，我相信，等不到咱們到武當山，途中就會有變。」

于重道：「非凡大師本是武林中很有名望的人，但處置此事却是叫人難以心服。」

言小秋道：「咱們已恢復雙手自由，可以拒敵，何不索性多忍耐一些時間，看個水清魚現。」

王俊道：「對！咱們先看看非凡大師究竟用心何在。」

車中人暗作議論，決心等待着看個結果。蓬車却以極快的速度，沿着南下的官道上奔馳

如飛。長程健馬，特製的輪車，其快不在奔馬之下。一口氣，跑出了數十里。

篷車四週，密垂的黑色篷幕，使得車中人無法瞧到車外的景物。

忽然間，奔行的篷車急驟的停下，馬聲長嘶，人立而起，幾乎掀翻了篷車，車中人都受到了劇烈的震動。

別人都有着深厚的武功，反應靈敏，但王俊却身難自主，因那急收之力，身子忽然向前撞去，黃娟適時一伏嬌軀，硬把王俊向前奔撞的身子，給壓了下來。

齊子川回顧了于重一眼，低聲道：「于兄，有變化了。」

于重點點頭，低聲道：「三弟，你的傷勢如何？」

方昭道：「不妨事。」

言小秋突然一伸手，撥開車篷一角的布幕，向外看去，祗見篷車停在一片荒涼的官道之上，七個蒙面人，一字排在車前，攔住去路。

原來乘馬走在篷車後面的非凡大師，已然躍下馬背，行到車前。四個隨行的護法，緊隨身後。

非凡大師單掌立胸，打了一個問訊，緩緩說道：「諸位施主，識得老衲和篷車上的標誌麼？」

七個蒙面人除了臉上那蒙面黑布祇露出兩個眼睛之外，還穿着一身黑衣，看上去有一種詭異的味道。居中的黑衣人冷笑一聲，道：「篷車是武林盟下押送囚犯之車，大師是盟主之下的總護法非凡大師。」

非凡大師道：「不錯，諸位既識此車來歷和老衲身份，請讓讓去路吧！」

居中黑衣人道：「如果咱們能爲閣下讓路，就不會現身攔道了。」

非凡大師回目一顧，四個隨行護法，突然散佈開去，亮出了兵器。

言小秋微微一笑，低聲說道：「咱們金燈門行俠江湖，一向都是保護別人的安危，今天嘗試一下被人保護的味道，倒也不錯。」

黃媚搖搖頭，道：「四哥，我總覺情形有些不對，咱們要準備一下，免得變生肘腋，措手不及。」

于重道：「到目前爲止，咱們還未發覺事情的可疑所在，但有備無患，聽六妹的，準備應變。」

祇聽非凡大師高宣了一聲佛號，道：「老衲執法數年，來往押送囚犯不下數十次，還未見過搶劫武林囚車的事。」

居中黑衣人道：「不幸的是，今日叫你遇上了。」

非凡大師點點頭，道：「諸位可知道老衲這囚車之中，押送的是甚麼人？」

居中黑衣人道：「金燈門中人的兄弟。」

非凡大師道：「諸位攔途截劫囚車，是爲了報仇呢？還是要解救他們？」

居中黑衣人道：「大師問得太多了。」突然舉步直對非凡大師行了過來。

非凡大師戒刀出鞘，冷冷喝道：「站住！」

居中黑衣人突然一揮手，道：「大師，佛門弟子怎可妄動殺機？還不放下兵器！」

那一揮手，似有着無窮的威力，非凡大師手中的戒刀，竟然握拿不穩，五指一鬆，戒刀落地，緊接着身子搖了兩搖，摔跌在地上。

四個隨行護法，忽然一招，兵器出鞘，但見居中黑衣人雙手連揮，四個護法，齊齊倒了下去。

透過篷布，向外查看的言小秋祇瞧得臉色大變。

黃媚似已覺出情形不對，忍不住低聲道：「四哥，事情怎麼了？」

言小秋道：「一交手間，非凡大師和四個隨行護法，全都倒了下去。」

黃媚道：「有這等事？」

言小秋道：「他祇是舉手一揮，有如施展魔法一樣。」

齊子川道：「不可能啊！那非凡大師武功造詣極深，武林中沒有幾個人能夠勝他，其中定有原因。」

言小秋接道：「七個黑衣人中的居中一個，像會神術魔法一樣，擧手一揮間，人就倒了下去。」

黃媚一皺柳眉兒，道：「若有這等事，那簡直不是武功了。」

言小秋點點頭，說道：「六妹，那不是武功……」

祇聽一個冷冷的聲音，傳了過來，道：「你們可以出來了。」

黃媚望望王俊，又望望于重，欲言又止。

言小秋低聲道：「二哥，你出面吧！大哥對江湖事知曉太少。」

于重點點頭，重重的咳了一聲，道：「朋友是甚麼人？」

但見寒芒一閃，篷車上的車簾突然飄落在地上。

祇見一個黑衣人手中執着的長劍，正在還入鞘中。

除了那拔劍斬篷車的黑衣人外，還有六個黑衣人遠遠的站在七、八尺外。

地上躺着非凡大師和四個隨行的護法，趕車的車把式，也跌臥車門四、五尺外之處。

那斬下車簾的黑衣人，並無進一步的行動，斬斷車簾之後，人又退回原處。

他是站在最左的一個。

七個黑衣人一樣的衣服，一樣的黑巾蒙臉，除了兩個眼睛露出來之外，連使用兵器的雙手也戴着黑色的手套，黑色的高腰靴子。除了兩道眼神之外，全部隔在一片黑色之中。七個人唯一的不同之處，就是居中那黑衣人高些，如想分辨出其餘六個人不同的身份，祇有從他們眼中分辨。

黃媚和言小秋正在注意六個人的眼神之別。

一切似是都由那居中的黑衣人作主。

但聞居中的黑衣人冷笑一笑，道：「諸位請下來吧！」

黃媚低聲道：「大哥，戴好手銬。」當即步下篷車，羣豪魚貫相隨。

他們的手銬早已打開，此刻却把手銬隱於袖中，看上去，七個人都戴着手銬。

居中黑衣人仰天打個哈哈，道：「金燈門在江湖上的行踪一向行不留痕，飄忽不定，以此傲視天下，但諸位沒有想到，上得山多遇到虎，今日會一網成擒了。」

黃媚冷笑一聲，道：「你們感覺到已經把我們生擒了，是麼？」

居中的黑衣人道：「就算你們還有反抗的能力，但你們比非凡大師如何？何況你們手上還有手銬。」

目光盯注在黃媚的臉上瞧了一陣，道：「你叫黃媚？」

黃媚忍下口氣，道：「不錯。」

居中黑衣人又一陣哈哈笑，道：「江湖上祇知金燈門行踪飄忽，難以預測，却不知金燈門中還有如此艷麗的美女。」

黃媚一揚柳眉，但却又强自忍下去，沒有發作。

黑衣人揮手，道：「識時務者爲俊傑，站到一邊去。」

黃媚心中忖道：「我們可以反抗，至少可以跑，但大哥不會武功，無論如何是跑不了的，爲了大哥的安全，祇好先忍耐一下了。」心中念轉，人却依照那黑衣人的手勢，退到了一側。

居中黑衣人兩道目光，又轉注在蕭飛燕的身上，道：「你可是叫蕭飛燕？」

蕭飛燕道：「是！」

黑衣人道：「你也站過去。」

蕭飛燕略一沉吟，行到了黃媚的身側。

黑衣人道：「哪一位是金燈門中老大？」

王俊道：「在下便是。」

黑衣人打量了王俊兩眼，道：「你就是金燈門的掌燈大哥？報上姓名來。」

王俊道：「在下王俊。」

于重、方昭、言少秋按次序報上了姓名。

黑衣人望望地上非凡大師一眼，道：「諸位想試運氣呢，還是束手就縛？」

王俊說道：「束手就縛如何？試試運氣又如何？」

黑衣人道：「束手就縛就是咱們點了諸位的穴道，再請上篷車，然後咱們帶諸位去一個地方。」

王俊道：「甚麼地方？」

黑衣人冷冷說道：「諸位別忘了，你們是階下之囚，並非是我們邀請的貴賓，到哪裏去，諸位都沒有反抗的餘地。」

王俊輕輕嘆息一聲，道：「諸位是甚麼身份？爲甚麼黑巾蒙面，不敢以眞面目示人？」

居中黑衣人道：「你們金燈門向以易容術自豪江湖，你竟然會問出這樣的話來。」

王俊道：「咱們束手就縛，那是因非凡大師是武林盟中的總護法，咱們不願反抗，才甘心束手就縛。但閣下……」

居中黑衣人冷冷道：「對我們是最好別反抗，反抗的後果會相當的悲慘。」

王俊道：「至少，我們應該知道你們是甚麼人，來自何處。」

居中黑衣人道：「用不着知道我們的身份，至於來自何處，諸位祇要跟着走自然就會知道。」

王俊呆住了，雙方話已說死，再辯論下去，似乎祇有眞刀眞槍的動手一途了。

祇見齊子川身子一轉，突然向前行去。

居中黑衣人冷冷說道：「站住！」口中說話，右手却輕輕一揮。

在後側的一個黑衣人突然飛身而起，一個巧燕穿雲，由齊子川的頭頂飛過。一回身，攔住了齊子川的去路，手中長劍同時出鞘，劍勢橫擧，冷冷說道：「你耳朵不聾，應該聽到咱們大哥的喝叫之聲了。」

齊子川緩緩回過身子，目光投注在那居中黑衣人的臉上，緩緩說道：「老夫不是金燈門中人。」

居中黑衣人冷然一笑，道：「你旣和金燈門中人走在一起，又被戴上刑具，那也祇好把你算入金燈門了。」

齊子川雙眉聳動，準備反抗。

言少秋却突然開口說道：「齊兄，咱們金燈門連累了你，在下等心中不安得很，但人在

矮椽下，不能不低頭，齊兄何不忍耐一時。」

齊子川輕輕咳了一聲，道：「言兄說的也是，非凡大師能把老夫視爲金燈門中人，替我戴上了手銬，也難怪這幾位把我看作貴門中人了。」

那攔路黑衣人長劍緩緩揚起，劍尖抵住了齊子川的背心之上，道：「老頭兒，最好少耍花招，在下的手中之劍，可不懂敬老尊賢。」

齊子川道：「這老字我是當之無愧，賢字之稱，老夫可是愧不敢當。」

他緩步又走回原位。

居中黑衣人突然對着言小秋一招手，道：「你過來，這一次咱們倒要談談了。」

言小秋應聲行了過去，站在那黑衣人的身前。

居中黑衣人哈哈一笑道：「江湖上傳說金燈門中人刁鑽古怪，但在下看來，諸位却聽話得很啊！」

言小秋强忍下心中的積忿，默然不語。黑衣人伸手點了言小秋兩處穴道，道：「抬上車去。」兩個黑衣人應聲行了過來，依言把言小秋抬上篷車。方昭、于重、齊子川都被點了穴道，抬上篷車。

王俊最苦，他從未嘗試過被點穴道的滋味，但覺被點處一陣酸麻難當，着着實實的摔了

一跤。

五個人都被送上篷車，居中黑衣人才對蕭飛燕和黃媚一抬手，道：「你們兩位也請過來吧！」蕭飛燕、黃媚對望了一眼，緩步行來。

黑衣人雙目中射出兩道奇光，盯注在黃媚的臉上，道：「金燈門能否存在江湖，你那幾個義兄的生死都已操在你的手中了。」

黃媚嫣然一笑，道：「我當眞有那麼重要麼？」

居中黑衣人道：「很重要，不過，姑娘，聽在下勸你一句話，別把條件提得太高。」

黃媚眨動了一下眼睛，道：「多謝你的指教。」

黑衣人道：「看來姑娘是一個很合作的人，不過老夫也不能過於信任你，還是要點你的穴道。」

黃媚道：「閣下請動手吧！」

黑衣人點點頭，道：「金燈門中人很識時務。」出手點了黃媚和蕭飛燕的穴道。未待居中的黑衣人吩咐，兩個黑衣人疾奔而至，接住了她們，送上篷車。

篷車立刻又向前行去。

王俊睜大了眼睛，望着黃媚、于重，呆呆的說不出一句話。黃媚笑一笑，閉上了雙目。

王俊身不能動，口不能言，但他心中却明白得很，耳朵也可以聽。

祇聽篷車外面，傳來那黑衣人的聲音，道：「直馳荷花潭。」

王俊心中悔恨交集，暗暗忖道：「我如不擅自作主，要他們交出兵器，束手就縛，祇怕也不會落得今日的下場了。」悔恨儘管悔恨，但却無能爲力，索性閉上了雙目。

不知道過去了多少時間，王俊突然覺得心頭一震，竟被人解開穴道，淸醒過來。緊接着一隻滑膩的小手伸了過來，掩住了王俊的口。

是黃媚。她的料斷沒錯，王俊正要張口大叫，却及時被黃媚堵住了嘴巴。

一縷柔細的聲音，傳入了王俊的耳際，道：「大哥，別出聲。」

一陣處子幽香，撲入鼻中。

王俊心中一蕩，急急定下心神，回顧了黃媚一眼，低聲道：「我……」

黃媚搖搖頭，附在王俊的耳際，道：「大哥請放心，我們會盡一切力量保護你的安全，車外人都是耳目靈敏的武林高手，不能讓他們聽到一點聲息。」

王俊點點頭。以後，王俊聽不到他們談些甚麼，祇見黃媚、言小秋口齒啓動，却聽不到一點聲息。

黃媚似是怕冷落了王俊，和言小秋談了一陣後，又回過頭來，低聲對王俊說道：「大

哥，我們已經有了完善的計劃，你可以安心休息了。」語聲一頓，接道：「記着，見到外人時仍然裝出穴道被制的樣子，別被人家瞧出來。」

王俊點點頭。黃媚又回頭和言小秋、于重等商量了一陣，伸出手去，輕輕握了王俊一下左手，道：「大哥，好好的睡一覺，下車的時候，我們會推醒你，不過你要記着，大哥，咱們的處境很危險，隨時可能有變化，所以我們必須時時提高警惕。」

王俊點點頭，道：「我知道。」

黃媚頷首一笑，閉上雙目。王俊哪裏睡得着，這些事，都是他一生中從未經過的事情，但見黃媚、蕭飛燕等，一個個都閉目休息，他祇好閉上了眼睛，裝出一副閉目養神的樣子，事實上，他心中一片紛亂，但他表面上還保持相當鎮靜，不動聲色。

不知道過去了多少時間，篷車突然停下來，用不着黃媚等招呼，王俊當先睜開了眼睛。

黃媚回顧了王俊一眼，道：「大哥，沉着一些，不要害怕。」

王俊又點點頭。

密垂的車門突然打開，兩隻手伸進來抓起一個人，拖了出去。

那是言小秋。緊接着于重，方昭，齊子川，王俊。

對黃媚和蕭飛燕似是特別的優待，兩個人登上車把她們抬了下來。

王俊目光轉動，發覺停在一座廣大的庭院之中。

庭院中假山連池，亭閣俱全，是一座很有氣派的大宅院。

一個穿着黑衣服的人，臉上蒙着黑布，站在幾個人身前。其他的人，都是穿着青色短衫的下人。

王俊無法分辨出那黑衣人是否是剛才居中那位黑衣人，但却感覺到那黑衣人的兩道凌厲的目光十分懾人。

祇聽那黑衣人冷冷說道：「你們聽着，我現在要解開你們被點的穴道，讓你們腿能行，口能言。」沒有人回答黑衣人的話，事實上，也不用回答，那黑衣人已經出手。

隨在他幾個人身上各拍了一次，然後又點了幾個人雙臂上的穴道。

這都是王俊從未有過的經歷，但人身的穴道，不論他是否學過武功，都有着相同的作用。王俊感覺着一雙手臂完全失去了作用，軟軟的垂了下來，連擺動也不能。但說來很奇怪，除了手臂之外，人身其他的部份仍然可以行動。

黑衣人當先而行，一邊行一面說道：「諸位，進入大廳之後，希望能夠據實回答我們的問話。」

黃媚笑一笑道：「你們是甚麼人？江湖上一向傳說我們金燈門中人神秘，但現在看來，

你們比我們還要神秘十倍了。」

黑衣人冷笑一聲，道：「姑娘，如果你們和敝上談得好，咱們之間就不會再有甚麼神秘了。」

黃媚哦了一聲，道：「原來你還不是首腦。」

黑衣人道：「姑娘是聰明人，這句話就問得不聰明了。」

黃媚道：「怎麼說？」

黑衣人道：「對付你們幾個，大概還不致於勞動到敝上出馬。」

黃媚道：「原來如此。」談話之間，人已到了大廳之外。

一片寂靜，靜得可以聽到幾人的腳步聲。大廳的門敞開着，黑衣人當先而行，步入大廳。于重等魚貫相隨，步入大廳。

進了大廳，才發覺這大廳佈置得很豪華。正中間一張高大的太師椅上，坐着身着紫袍的人。那人臉上戴了一個面罩，紫色絨布做成的面罩。除了露出兩隻眼之外，整個的頭臉都在那面罩之下。

紫袍人兩側站着四個白衫佩劍的青年，都在二十左右的年紀，這四人倒是未蒙面罩。除了這四個白衫人之外，大廳中再無別的人。廳太大，人數不多，看起來有些空闊。

黑衣人一躬身，道：「金燈門中人已經全部帶到。」

紫袍人點點頭，說道：「你和他們談好了麼？」

黑衣人道：「談是談過了，不過，屬下沒有把話講得很清楚。」

紫袍人嗯了一聲，道：「好！你做得很好，請坐吧！」

黑衣人又是一躬身，道：「屬下謝坐。」

那紫袍人太師椅的兩側，擺了四張錦墩，黑衣人在右首第二張錦墩上坐下。

這情形已很明顯，除了紫袍人之外，這大廳中還有四個屬於有固定座位的人，其餘的祇有站着的份兒了。

紫袍人兩道目光盯注在黃媚的身上，口中却道：「替七位貴賓添上首座。」

大廳一角處人影閃動，七個青衣女婢緩步而出，每人手中搬着一張錦墩，放在那紫袍人的對面，大約有八尺的距離。

女婢搬上了錦墩，羣豪也不客氣的坐下了。

黑衣人重重咳了一聲，道：「在下已經說得很清楚了，諸位據實回答敝上的問話吧。」

王俊看看于重，又看看黃媚，才緩緩說道：「那要看你問些甚麼事了。」

黑衣人冷冷說道：「不論甚麼事，你們都要回答。」

王俊一皺眉頭，不知道如何回答。

黃媚開了口，鶯聲燕語的說道：「你們問吧！我們知道的一定會回答你們。」

紫袍人點點頭，道：「你叫黃媚？」

黃媚答道：「是！我在金燈門中排行第六。」

紫袍人道：「黃媚姑娘，咱們先談公事呢？還是先談私事？」

黃媚道：「公事談甚麼呢？私事又談甚麼呢？」

紫袍人道：「公事談你們金燈門中事……」

黃媚笑一笑接道：「私事呢？」

紫袍人道：「私事麼，談談黃姑娘的終身大事。」

黃媚道：「我還是不太明白，不過，咱們先公後私。」

紫袍人道：「好！長話短說，你們金燈門在江湖上雖然很有名氣，但你們的人手太少，組織不夠龐大，而且現在又招了很大的麻煩，驚動了武林盟主，他派出總護法非凡大師來生擒你們，這老和尚是武林中出了名的難鬥人物，何況，他手下的護法都是各派中的精英人物組成，實力相當的强大，這一點諸位應該已經明白。」

黃媚道：「我們經歷過了。」

紫袍人道：「你們如若被擒上武當山，必然會性命難保。」

黃媚接道：「他們不講理麼？」

紫袍人道：「講理，但你們衹有六個人，六張嘴，如何能說過他們幾十張嘴，老實說，你們上了武當山，就很難再活着下來。」

黃媚道：「閣下的意思呢？」

紫袍人道：「我的意思很明白，你們不能上武當山。」

黃媚道：「我們不上武當山，豈不是要被武林盟主下令通緝我們麼？」

紫袍人道：「不錯，所以從此之後金燈門很難在江湖上立足了。」

黃媚道：「我們應該如何呢？」

紫袍人道：「在此情形下，諸位應該先找一個靠山。」

黃媚道：「甚麼靠山？」

紫袍人道：「我！我可以幫助你們，把你們隱蔽起來。」

黃媚道：「如何隱蔽呢？」

紫袍人道：「你們金燈門在江湖上已夠神秘，從此之後更爲神秘一些，衹有藏在暗中的人才能清楚各種情況。」

黃媚歎息一聲，道：「閣下，你可不可以說得明白一些？」

紫袍人道：「好吧！區區領導了一個很大的組合，我們作的事無日無之，但却從來沒有一個人會懷疑到我是這個組合中的首腦人物。」

黃媚道：「那眞是很難叫人相信的事，一定要具有無比的才能才行。」

紫袍人道：「姑娘明白了麼？」

黃媚搖了搖頭，說道：「我祗知道我們的處境危險，也知道了把身份更隱密起來才安全，但我不太明白閣下的用心是否還有別的用意。」

紫袍人道：「有！把你們的人全部併入我領導的組合之中。」

黃媚道：「是不是想把你領導的組合也跟着叫金燈門？」

紫袍人道：「不是，金燈門已經破散，從此之後武林中再也沒有金燈門這個組合了。」

黃媚道：「你是說，要我們參加你們的組合之中……」

紫袍人接道：「在下正是此意，但不知諸位的意下如何？還望諸位給我一個答覆。」

黃媚道：「要我們答覆甚麼？」

紫袍人道：「同不同意區區的辦法？」

黃媚道：「茲事體大，恕我無法回答你，這要我們掌燈大哥決定。」

紫袍人道：「哪一位是掌燈大哥？」

王俊一抬頭，道：「我！」

紫袍人點點頭，道：「你叫王俊。」

王俊道：「正是在下。」

紫袍人道：「你能回答區區的問話麼？」

王俊道：「在下能，不過，這件事關係金燈門中所有的人，我必須和他們談談才行。」

紫袍人道：「祇怕你們沒有太多的時間了。」

黃媚嫣然一笑道：「閣下，這樣的大事，怎麼不給一點時間讓我們商量？」語聲一頓，接道：「不躭誤你的時間，借這個機會再談談我們私人之間的事。」

紫袍人哈哈一笑道：「姑娘，你要我直話直說呢？還是曲折有緻一些？」

黃媚道：「咱們都是武林中人，還是直話直說吧！」

紫袍人道：「好！姑娘如此說，區區就把話明說了。」

其實說與不說，他的眼神已經告訴了黃媚。

黃媚道：「我洗耳恭聽。」

紫袍人道：「區區對姑娘的美貌十分傾心。」

黃媚道：「哦！」

紫袍人道：「所以，我希望姑娘能答應區區的婚事。」

黃媚道：「哦！」

紫袍人道：「當然，對你這等美貌的姑娘，自然要準備一份好好的聘禮。」

黃媚道：「甚麼樣的聘禮？」

紫袍人哈哈一笑，道：「相當優厚。」

黃媚道：「我可不可以先知道是甚麼樣的聘禮？」

紫袍人道：「一件萬年溫玉珮。」

黃媚道：「眞的麼？」

紫袍人道：「那溫玉珮佩在人身上，可養顏益壽，是一件不算太差的聘禮吧！」

黃媚道：「還有些甚麼？」

紫袍人道：「七顆明珠，內中有一顆是夜明珠。」

黃媚道：「想來那幾顆明珠也是很名貴的了。」

紫袍人道：「不錯，任何一顆都在萬金以上。」

黃媚道：「可不可以給我瞧瞧呢？」

紫袍人道：「還有啊！」

黃媚道：「哦，還有甚麼？」

紫袍人道：「一株千年人參。」

黃媚道：「千年人參？當眞麼？」

紫袍人道：「一點也不會錯。」

黃媚道：「夠了，夠了。」

紫袍人道：「還有兩件。」

黃媚道：「我聽得已經有些震動了。」

紫袍人道：「另外兩件，也會讓姑娘滿意。」

黃媚道：「我在很用心的聽。」

紫袍人道：「一件海龍皮的披風，縱然在冰天雪地中，祇要身披此物，也不會有寒冰的感覺。」

黃媚道：「當眞件件珍貴！」

紫袍人笑一笑，道：「還有一件是天風刀譜。」

黃媚道：「這些都給我？」

紫袍人道：「五件聘禮，價值不菲，祇要姑娘答應一聲，在下立刻奉上這五件聘禮。」

黃媚道：「要立刻答應麼？」

紫袍人道：「是！在下希望姑娘能作一個決定。」

黃媚輕輕吁一口氣道：「我答應，不過，除了那五件聘禮外，我還有別的條件。」

紫袍人道：「甚麼條件？」

黃媚道：「放了金燈門中所有的人，不許傷害他們。」

紫袍人道：「這一點很容易辦到，不過，他們又往何處躲避呢？」

黃媚道：「天下之大，何處不可存身？祇要他們散了金燈門，找一處隱密的地方一住，誰也找不到他們了。」

紫袍人笑一笑道：「好吧，你們多年袍澤，條件不算太苛刻。」

黃媚道：「我還有條件。」

紫袍人道：「說下去，一口氣說完吧。」

黃媚道：「放了他們之後，我還要知道他們確實安全離開，我才能答應你的婚事。」

紫袍人道：「還有甚麼？」

黃媚道：「沒有了，那麼優厚的聘禮，甚麼人都會聽得動心。」

紫袍人道：「就這樣決定了，是麼？」

黃媚點點頭。

紫袍人道：「區區可以立刻下令，放了他們。」

黃媚點點頭道：「好！放了他們離開，再收你那五種很優厚的聘禮，我就可以答應你的婚事。」

紫袍人道：「黃媚姑娘，有一件事，祗怕你還不清楚，我想先說明白。」

黃媚道：「嗯！你說吧！」

紫袍人道：「我的年紀很大。」

黃媚道：「我看得出來。」

紫袍人道：「我已經六十多了。」

黃媚道：「你一身武功，已到了爐火純青之境，就算是年齡大一些，也不要緊的。」

紫袍人道：「黃媚，你答應得如此爽快，老夫倒有些不放心了。」

黃媚道：「我在江湖上跑慣了，故缺少那一種羞人答答的少女忸怩，看起來似乎是不夠溫柔。」

紫袍人道：「我祇覺有些懷疑，這像做夢一樣。」

黃媚道：「這不是做夢，而是很眞實的事，我在江湖上走的太久了，看到很多血淋淋的事，雖然我年紀不大，但却不喜歡空中樓閣，我要說眞眞實實的事。」

紫袍人輕輕吁了一口氣，道：「好！好！我立刻放了他們。」

王俊目睹黃媚和紫袍人的交談，心中難過至極，但他却强自忍下，沒有接言。

黃媚擧手理一下鬢邊的長髮，送給紫袍人一個媚笑，道：「我能不能和我們幾個兄弟談談？」

紫袍人道：「可以。」

黃媚目光轉往王俊的臉上，接道：「大哥，人在矮椽下，不能不低頭，大哥，小妹已決定答應婚事。」

王俊冷冷笑道：「爲了那五種很優厚的聘禮？」

黃媚道：「自然，那也是原因之一。」

王俊道：「咱們兄弟姊妹生死與共，要死咱們大家死，不能要你一個人犧牲。」

黃媚笑一笑道：「金燈門的規戒很森嚴，但那是在平常的時候，咱們都得聽從大哥的令諭，目下的情況不同，咱們不能讓這一門死絕，小妹平日得幾位兄長照顧，犧牲我一人，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王俊正想反唇相激，耳際間突然響起了黃媚的聲音，道：「大哥，聽小妹的話，和二哥們一起走，在外面等我，兵不厭詐，我不會讓他碰我一下。」

這幾句傳音之言似乎是一顆定心丸，給王俊服了下去。

王俊激動的心情似乎忽然間平復了下來。蕭飛燕突然接道：「六妹，嫁人之事屬於大喜，五姊我應該在身邊照顧你才是。」

黃媚搖搖頭道：「不用了，你去多照顧一下大哥。」

目光轉到于重的身上，接道：「二哥，大哥交給你們了，小妹……」

于重肅然接道：「六妹已經決定的事，我這個作師兄的，也不便反對了。」

黃媚道：「那很好，二師兄明白事理，省了小妹不少口舌。」

于重道：「我們幾時動身？」

黃媚道：「這個我去問問他。」

于重道：「如是能夠現在走，我便立刻告別。」

黃媚點點頭，目光又回到那紫袍人的身邊，道：「我們的話你都聽到了？」

紫袍人道：「聽到了。」

黃媚道：「你作何打算？」

紫袍人道：「放他們走。」

說放就放，立刻下令，解開了于重等人身上的穴道，道：「門外有篷車相候，你們可以走了。」

于重道：「就這樣簡單麼？」

紫袍人道：「黃媚看法深入，一切都有她獨斷獨行的風格，區區很欣賞她的爽朗。」

于重道：「六妹保重。」當先舉步，向外行去。方昭，言小秋等魚貫相隨，出了廳門。蕭飛燕扶着王俊，走在最後。

王俊出了廳門之後，轉頭看去，祇見黃媚已經到了紫袍人的身側，背身而立，給了王俊一個背影。

果然，大門外停了一輛篷車，像來時乘坐的一樣，車身四面的篷布很厚，坐在車中，難見四外景物，篷車一口氣奔行出二十餘里，才停了下來。

這一段行程中，沒有一個人說話，王俊幾次要開口，都被蕭飛燕以手阻止。

馳車人打開了篷布，說道：「諸位，可以下車了，咱們的瓢把子一向是言而有信，諸位下車之後最好能走得遠遠的，藏得好好的，別被武林盟中人搜查出來。」放下了王俊等人，一轉車頭，揚鞭而去。

王俊望着那遠去的篷車，輕輕歎息一聲，道：「二弟，咱們眞的就這樣不管六妹的死活了麼？」

于重笑一笑，道：「大哥，咱們先找一個安靜的地方，談談六妹的事。」

語聲一頓，接道：「三弟，四弟，快扶着大哥，齊兄，五妹斷後，看看有沒有人跟踪咱們，我在前面開道。」

王俊從沒有這樣的經歷，祇覺整個身軀被一種强大的力量托着，脚不着地，有如騰雲駕霧一般。

但王俊還有眼可以看，發覺于重等行經之路，都是草叢、麥田，連小徑也棄之不走。

這一陣快走急奔，將近一個時辰，才停了下來。

這是一座茅舍，隱藏在雜林之中，一面斷崖，一面小溪。

茅舍很寬大，而且也沒有荒涼的感覺，似乎每隔一段時間便有人來打掃一次似的，但却沒有人留住的痕跡。

片刻之後，蕭飛燕、齊子川也趕來茅舍。蕭飛燕理一下飄亂的散髮，緩緩說：「大哥，你坐一下，我去燒一點開水。」

目光轉到于重的身邊，接道：「回二哥的話，不見追踪之人。」

齊子川道：「于老二，現在咱們可以放膽談談。」

于重道：「成！我也要對大哥說明，齊兄，有話儘管請問。」

齊子川道：「金燈門人數不多，但却是一個充滿着智慧，變化萬千的組合，老朽算是佩服了你們。」拂髯一笑，接道：「尤其是那位黃媚姑娘，眞是渾身解數，叫人難測高深。」

于重笑一笑道：「六妹機智絕倫，武功又高，金燈門數次遇上了凶險，都憑仗她的才智躲過。」

王俊嘆口氣道：「二弟，把六妹一個人留在那裏，實叫人心中難安。」

于重道：「大哥不知江湖中凶險，剛才咱們在那座大庭之中，手中沒有兵器，廳中、廳外又佈下重重埋伏，咱們如果鬧翻動手，祇怕很難破圍而出。」

王俊道：「哦！我怎麼一點也瞧不出來呢？」

言小秋道：「大哥不是江湖中人，自然瞧不出任何徵候了。」

王俊道：「現在咱們脫圍而出了，但六妹却一個人留在那裏。」

言小秋道：「大哥，休息一下，咱們再商量幫助六妹的辦法。」

蕭飛燕提着一壺熱水行了過來，接道：「不用去援救六妹，她告訴我了，要我們在這裏等她三天，三天之內她一定回來。」

王俊道：「三天？那豈不和紫袍人成親了？」

蕭飛燕道：「大哥放心，六妹精得很，沒有人能吃得住她……」

她放下茶壺，緩步行到了王俊的身側，低聲道：「大哥，六妹要我轉告你幾句話。」

王俊道：「轉告甚麼？」

蕭飛燕道：「六妹說，要你安心睡覺，三天內她定然會回來見你。」

王俊道：「她真的這樣說了？」

蕭飛燕道：「掌燈大哥，小妹有幾個膽子敢騙你？」

王俊道：「但願她能夠在三天內回到此地。」

蕭飛燕道：「大哥，你不瞭解六妹，她是位遇强更强的人，武功和智慧都是如此。」

齊子川道：「于老二，你們那位六姑娘那身武功是怎樣學的？似乎是無所不能。」

于重笑道：「六妹不但天份過人，而且學的武功十分博雜，她無往不利。」

言小秋接道：「平常之日，我言老四的主意最多，甚麼事都由小弟出主意，但如事情突然有變，六妹就比我高明了。」

齊子川道：「老朽有一件事想不明白，想請教于兄。」

于重道：「齊兄請說！」

齊子川道：「你們這個金燈門的組合，似乎不是同出一人門下。」

于重道：「我們根本就不是同出一門。」

齊子川道：「哦！這麼說來，你們根本是由不同門戶的人，組成這一個門派了。」

于重莊嚴的說道：「金燈門中人不論出身，祇求一件事……」

齊子川道：「甚麼事？」

于重道：「俠膽仁心，替天行道，仰俯不愧天地。」

齊子川道：「很高的要求。」

于重笑一笑道：「所以，金燈門中做事，一向不計得失，但求心之所安。」

齊子川道：「一個仁俠的本份，理當如此，不過，這做法你們吃虧太大。」

于重道：「此話怎講？」

齊子川道：「你們被綠林道中人所忌恨就是因此了，且你們這等仁俠之事，却完全被武林同盟所誤會，那不是一件不值得的事麼？」

于重苦笑一下道：「我們在求眞眞正正的做事，但却不知道如何作人，而且我們太忙，忙得沒有時間去向人家解說清楚……」

目光一掠王俊，接道：「最苦的是我們的掌燈大哥，這些年來，他們已經犧牲了四位之

多，目下我們這位掌燈大哥更爲辛苦，他不懂武功，却捲入了江湖搏殺之中。」

齊子川道：「于老二，老朽想不通，爲甚麼你們掌燈大哥最易傷亡？依照常情，一門之長應受保護。」

于重道：「我們這情形不同，因爲，金燈門人少事繁，我可以隱身在暗中行事，但掌門大哥必須當面和人談是論非，別人對金燈門的恨和仇，全都對他而發，就這樣，他成了衆矢之的，也成爲保護我們的犧牲者。」

王俊道：「在下慚愧。」

于重道：「大哥，不要這樣，上一代掌門大哥選擇了你來掌金燈門，我想可能別有用意，我和四弟商量過了，我們應該改變一下金燈門的規矩了。」

齊子川道：「如何改變呢？」

于重道：「上一代的掌燈人，爲何把這一代掌燈之位傳給了一個不會武功的人，他有些甚麼用心，不言而喻了。」

王俊道：「怎麼說？」

于重道：「掌燈大哥不會武功，這是金燈門中從未有過的事，他沒有機會告訴我們了，但我們體會出他的用心。」

王俊道：「他用心何在？」

于重道：「他的用心是要用自己的死亡，來修正這個金燈門的規矩。」

王俊道：「他是掌門大哥的身份，也是整個金燈門中最有權威的人，爲甚麼他不能決定，反而要自己犧牲了一條命？」

于重道：「在他之前，很多位掌門人都已經死去了，他自己不能貪生怕死，所以，他以死亡來修正這個不合理的規矩。」

王俊道：「若是咱們金燈門中人一定要有一個人犧牲，身爲老大，自然是應該首當其衝。」

于重嘆口氣，道：「等六妹回來，我們要好好的研商一下，看看怎麼修正一下這個不合理的規矩。」

提起了黃媚，王俊忽然有着一種悃然若失的感覺。祇聽齊子川說道：「于兄，老朽有一點請求，不知貴門可否答允。」

于重道：「甚麼事？」

齊子川道：「老朽這一把年紀了，看到你們這些人爲正義付出的犧牲是那樣壯大，心中十分感動，想以風燭殘年，加入你們金燈門，不知意下如何？」

于重道：「齊兄的盛情我們非常感激，不過，金燈門的規矩十分森嚴，重要的事，必須由金燈門中人共同商談才能決定，齊兄這份心意，祇有等我們六妹回來之後，再作計議了。」

齊子川說道：「行，不論你們是否准我加入金燈門，但老朽願意以最大的力量幫助你們。」

于重道：「齊老，本意上我們很歡迎，我們也確實需要增加一些人。」

齊子川道：「好吧！咱們就這樣一言爲定，等你們討論過之後，老夫再作決定了。」

天色晚了下來，羣豪就在這座茅舍中分頭休息。王俊和言小秋分在一間房中。

但言小秋在房中停留了片刻之後，却起身而去。片刻之後，蕭飛燕行了進來。

王俊正想安歇，蕭飛燕却啓門而入。他不禁一皺眉頭，道：「五妹，這樣晚了，你還沒有睡？」

蕭飛燕道：「我奉命保護大哥。」

王俊道：「四弟呢？」

蕭飛燕道：「巡邏去了。」

王俊道：「五妹，這幾天你也很累，該早些休息了。」

蕭飛燕笑一笑，道：「大哥，若我是六妹，你也會攆我出去麼？」

王俊臉一熱，道：「五妹，說笑話了，就算是六妹，也不能深夜還留在此地，徘徊不去，五妹……」

蕭飛燕道：「我知道，大哥是讀書人，講究男女授受不親，不過，咱們武林兒女不大重視這個……」

王俊一怔，接道：「五妹的意思是……」

蕭飛燕道：「小妹的意思是咱們祇講求心地坦白，不太理會世俗之見。」

王俊道：「原來如此，看來我這個作大哥的，有很多地方要向你們學習了。」

蕭飛燕道：「事實上確也如此，大哥既然躋身到武林之中，也應該學習一下武林中的規矩了。」語聲一頓，接道：「大哥，六妹還有一句話，要我轉告於你，當時人太多，小妹不便出口。」

王俊哦了一聲，道：「甚麼話？」

蕭飛燕幽幽地道：「六妹說，要你好好的保重，上一代大哥臨死之前，暗中交代過她一句話。」

王俊道：「交代甚麼？」

蕭飛燕道：「上一代大哥交代六妹說，他要找一個讀書人，掌理金燈門的門戶，要六妹全力支持你，保護你。」

王俊道：「為甚麼要這樣說呢？」

蕭飛燕道：「六妹告訴我，我們有很多缺點，但由於我們的江湖習性，使我們很難改正這些缺點，必須找一個不是江湖中人，而且又是個飽學之士，對事情有他獨特的看法。」

王俊道：「五妹，是指哪一方面？」

蕭飛燕道：「所有的方面，包括金燈門中所有的作法……」

王俊點點頭，接道：「不錯，我們是替天行道，我們心存仁俠，但我們也有很大的缺點，我們作事的方法似乎是太過激烈了一些，而且祇講求效果迅速，不太兼顧到法理人情。」

蕭飛燕道：「所以，我們寄望大哥，改革整個金燈門的作法。」

王俊點點頭道：「對，我們要替天行道，也要兼顧情理。」語聲一頓，接道：「五妹，你說，六妹真的能安全脫險歸來麼？」

蕭飛燕道：「你放心，小妹可以保證，平常之時看到六妹文文秀秀的，而且也很少講話，但一旦遇到真正的痲煩事，那就會看到她的能耐和智慧了。」

王俊道：「但願如此，希望她無恙歸來。」

蕭飛燕道：「大哥，你關心六妹，難道就不怕我……」

王俊呆了一呆，接道：「你怎麼樣？」

蕭飛燕道：「不怕我吃醋？」

王俊的臉紅了，紅得像鮮血一樣，笑一笑，說道：「五妹，我對你們都很關心，不論是甚麼人遇上了危險，大哥都像關心六妹一樣。」

蕭飛燕笑一笑，道：「大哥，我在開玩笑，你可別生氣，這裏很清靜，你可以好好想一想如何改進咱們金燈門的作法。六妹回來之後，咱們要好好商量一番，我們金燈門要作些甚麼事，應該如何作。」

王俊點點頭道：「我會在這兩三天之中擬定一個計劃，再提出來和你們商量。」

蕭飛燕笑一笑道：「大哥安歇吧，小妹告退了。」轉身退了出去。這幾天的折騰，雖然使得王俊疲累已極，但死亡的威脅，使他一直在不自覺中聚着精神。此刻，死亡的威脅已經消失，王俊也在不知不覺中放鬆了心情，這放心便睡了六、七個時辰。醒來時，已經是第二天過午的時分。

祇見言小秋坐在一側，面上帶着微笑。

王俊急急挺身坐起，道：「四弟，甚麼時候？」

言小秋道：「剛過午時。」

王俊道：「六妹回來了麼？」

言小秋搖搖頭，道：「不會這麼快。」

王俊道：「她孤身女子獨留虎穴，咱們要不要去接應她一下？」

言小秋道：「再等兩天吧！三日後，如若還無消息，我們會全力以赴。」

王俊不便再說甚麼，話題一轉，道：「五妹要我修改一下金燈門的規矩……」

言小秋道：「是！二哥、三哥都在等候着大哥的垂詢，金燈門人手太少，要作的事情太多。」

王俊點點頭，道：「我會全力試試。」

*　　*　　*

等到了第三日太陽下山時分，仍不見黃媚歸來。王俊强忍下心中的激動，未再多言，但于重、方昭、言小秋、蕭飛燕都已經改換了疾裝勁服，雲集在茅舍的廳中。

這兩天內，他們作了不少的事，準備了兵器、暗器。所有人的神情都很嚴肅。

沒有一個人開口，更沉默，使整座茅舍中有着悲壯的氣氛。

事實上，每個人心中都有很多話，但却强行壓制着不肯說出來。

齊子川緩步由室外行了進來，輕輕咳了一聲，道：「第三天了，黃姑娘還未回來。」

于重像彈琴一樣，一字一句的說道：「要過了今夜子時，才算三天。」

齊子川搖搖頭，道：「于兄，事實上你們如能早一天去，也許能幫幫黃姑娘的忙，她的智謀、武功雖然是我齊某人極少見過的突出人物，但是她太過孤單了，就算强極了，也祇是她一個人啊！」

于重道：「金燈門的規矩，我們不會爲私人報仇。」

齊子川怔了一怔，道：「你是說，你們不管黃姑娘？」

于重道：「如果六妹還活着，我們會救她出來，如果她已經死了，我們祇能對她表示一點悲悼，金燈門從不爲死去的兄弟姊妹們復仇，我們留下性命，作一點更有意義的事。」

齊子川道：「這算是甚麼規矩，金燈門祇不過是你們幾個人組成的一個組織，但你們覺互相不顧安危……」

王俊突然冷冷接了一句，道：「金燈門若是有這個規矩，則這規矩太不合理了，我們一定要廢除它。」

所有的目光都投注在王俊的臉上，但却沒有一個人接口多言。王俊輕吁一口氣，道：

「二弟，我們情同兄弟，要患難與共，安危相扶，六妹爲了救我們身陷危境，我們援助她怎能算是私事？她若不幸死去了，我們替她報仇，又怎能算是報私仇？」

于重道：「金燈門有一條規戒說，不洩私忿，不爲私用，不爲死去的兄弟、姊妹們報仇。」

王俊大聲道：「修改！修改！這算是甚麼規戒？不爲死者報仇，爲甚麼不問問那些兄弟、姊妹是怎麼死的？」

于重道：「大哥說的是。」

王俊忽然站起了身子，道：「我可以不幹這個金燈門的大哥，但這些不合理的規戒，非要修正不可！」

于重道：「咱們金燈門中的規戒，祇有大哥才能修正。」

王俊道：「我一定要修正。」

但見人影一閃，黃媚飄身而入，笑一笑，道：「大哥，小妹回來了。」

王俊很意外，全場中人都有些意外。祇見蕭飛燕臉上有着一抹淡淡的笑意。

王俊出了一陣子神，才緩緩說道：「六妹，你沒有事吧？」

黃媚道：「小妹特地回來覆命，我替諸位兄長帶回來了原有的兵器，而且，也查出了咱

們為甚麼一開始就陷入了一個大圈套中的原因。」

于重哦了一聲，道：「是怎麼回事？六妹，可否說清楚一些？」

黃媚道：「事情雖然很曲折，但如一下子說穿了，也就沒有甚麼了。」

她輕輕吁一口氣，接道：「那位大首腦，就是號稱百萬的張員外張伯年，他表面做盡了好事，但骨子裏却是北五省中坐地分贓的大盜，咱們金燈門破壞了他不少的大買賣，所以，他決心要把咱們一網打盡，利用了血手七醜，把咱們引上門來，但咱們的武功大出他的意料之外，所以，他們原準備在府中對咱們下手的計劃也有了改變。」

王俊道：「好可怕啊！」

黃媚笑一笑，接道：「幸好，他對小妹動了非份之想，要不然，咱們一上囚車，就會被他暗下毒手處決了。」

于重道：「這麼說來，那些找上咱們報仇的人，也是他的安排了？」

黃媚道：「是！他把咱們查得很清楚，很巧妙的把他作的事也扣在了咱們頭上，而且，他一年前就派人在武林盟中告了狀，他是個老謀深算的人，用了連環計，一謀不成，一計又出。」

齊子川道：「難道非凡大師也被他買通了不成？」

黃媚道：「原來我也是這樣，但[illegible]們不是，祇是那老和尚太過輕信人，被人利用了不算，還被藥物所毒，落入地下囚牢之中，老和尚好懊惱，也好氣忿。」

言小秋道：「老和尚不講理，不知好歹，也該讓他吃點苦頭。」

黃媚道：「幸好，他吃了那麼多苦，省了我不少的事。」

王俊道：「以後呢？」

黃媚道：「我先解了非凡大師們一身中之毒，借洞房花燭之夜，制服了老賊張伯年，以後的事，我就交給了非凡大師去辦，怕你們掛念我，我就趕了回來。」

齊子川道：「怎麼，那老和尚不追究你們了？」

黃媚道：「老和尚很固執，但他受了我救命之恩，沒有辦法，祇好放我離開，不過，他要我們三個月之內，自動到武當山去一次，向武林盟主說明，還說他一力擔保咱們，但這件事小妹不能作主，要回來向諸位兄長請教了。」

王俊道：「六妹，就這樣簡單麼？」

黃媚道：「自然，還經過了一番激烈的死鬥，張伯年武功不弱，和我力鬥百合，幸好非凡大師等及時趕到，制服了張伯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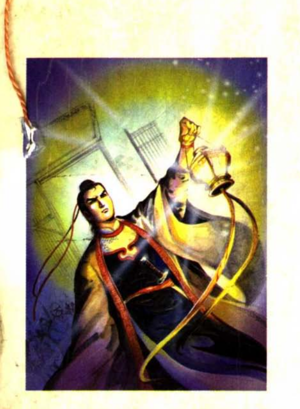
王俊輕輕吁一口氣，道：「原來，這三日中你辦了這樣多的事情。」

黃媚道：「這件事過去了，但金燈門的事沒有完，我們有很多規矩實在應該修正一下，難得大哥也有這種想法，金燈門今後的景況如何，就看大哥你了。」

（完）



年輕書生王俊無意中救了金燈門的掌門，並接下掌門臨終交下的金燈。按門規，王俊便成了金燈門的掌門。但他不會武功，對江湖事一無所知，如何率領衆門下？



金燈門

故事梗概

金燈門是一個俠膽仁心，替天行道的門派。

年輕書生王俊無意中救了生命垂危的金燈門掌門，並接下掌門人臨終交下的金燈。按照規例，他便成了金燈門的掌門，但他不會武功，對江湖上的事更一無所知，他如何率領衆門下呢？

就在他當上掌門不久，金燈門突然身陷重圍，面臨絕境，黑、白道中人均欲置之死地，但金燈門的人自認所爲不愧天地。究竟是誰從中搞鬼？目的何在？王俊又如何帶領門人化險爲夷呢？

故事情節曲折驚險，扣人心弦。

金燈門

著作者：卧龍生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發行者：環球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至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七線）
郵政信箱：一五八六
電報掛號：四〇一三
圖文傳眞：五四〇四四二二
印刷者：環球印刷所
定價：港幣二十五元
一九九〇年夏季再版

■ PRINTED IN HONG KONG ■ PRICE HK$ 25.00